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第五十期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要目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重訂（第三次及第二十二次客車暫時停開）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開平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遼寧總站 到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五	九•〇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五八	一一•四六	一三•〇四	一三•二七	一三•〇八	一四•二六	一四•五九	一五•三六	一六•〇八	一七•四一	一七•五〇		
第卅一次及第七十五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〇	八•〇五	一一•二六	一六•〇八	停	六•二五	五第七十次	山自唐起		六•一〇	七•一〇	八•二五	一〇•四七	一五•三六	一六•〇四	一七•四一	一八•一六		
第一次 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八•四五	九•一三	一〇•〇一	一一•二八	一一•二六	一一•四〇	一二•四七	一三•四五	一四•二一	一四•二七	一四•四三	一五•一七	一五•四九	一六•三二	一七•〇四	一七•三三	一八•〇四	一八•四〇	六•二五
第三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四六	一四•五〇	一六•三〇	一六•二九	一六•四五	一八•〇三	一九•〇八	二〇•二八	二〇•三二	二〇•三五	二〇•四七	二一•二二	二二•〇二	二三•四六	二三•〇八	二四•三六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四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三〇	開	往	上海										
第五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三〇五次 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八•三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二九	二一•四八	二二•一〇	開	往	浦口										
第二十一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〇•一三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三•一六	二三•四七	〇•一四	一•一〇	二•〇六	三•二七	三•三三	三•四〇	四•一〇	五•一三	六•一八	七•〇七	七•三三	七•五五		
第四〇一次 平滬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一〇•〇〇	一〇•三〇	一一•四〇	一四•〇五	四•三〇	六•四〇	九•四〇	一〇•二三	一五•〇五	停									
第三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一〇•五五	一一•二四	不停	一三•二五	一三•四五	一三•五〇	一四•四七	一五•四〇	一六•三九	一六•四四	一六•五〇	一七•一四	一七•四六	一八•〇八	一九•〇二	一九•五〇	一九•二七		

上行車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開平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到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六•〇〇	六•五五	六•五四	七•四五	八•四五	九•四四	一〇•一〇	一〇•三三	一〇•三〇	一一•四五	一二•四六	一三•四六	一四•〇〇	一四•一四	一五•四五	一七•三一	一七•五五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九•四五	一〇•〇四	一〇•二七	一〇•三六	一一•二九	一二•一八	一三•三五	一三•四五	一三•五〇	一三•四八	一四•四五	一五•四〇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五
第卅六次及第七十二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一〇•三〇	一一•五三	一三•五〇	一四•四八	一八•二六	二〇•三五	二三•三五	二三•三七	停	二第七十次	津自天起		六•〇五	六•五一	一二•四三	一五•三八	一六•五〇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三五	一四•〇〇	一四•三七	一五•一三	一六•〇五	一六•一三	一六•三三	一六•三七	一七•四三	一八•五一	一九•五〇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七
第二次 瀋平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〇•一五	二一•二六	二三•二〇	二三•三九	〇•一二	〇•一九	一•一八	二•一六	二•四二	二•五八	二•五五	四•〇八	五•一二	六•一五	六•三〇	六•三九	不停	八•四七	九•一八
第七十四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滬平直達貨車											四•五〇	七•二八	一〇•〇九	一三•三九	一七•三〇	一八•三〇	三•一三	二〇•五五	二一•〇〇
第三〇六次 浦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浦口		開	來	四•五五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第三〇二次 滬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上海		開	來	七•一五	七•三〇	七•四〇	八•五〇	九•四五	一〇•二四
第六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八•〇五	九•一五	不停	不停	一一•五〇
第二十二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三•三〇	〇〇•〇一	〇〇•二九	〇一•二九	〇二•一三	〇二•三〇	〇三•五六	〇四•〇〇	〇四•二五	〇五•一六	〇六•二三	〇七•二六	〇七•四〇	〇八•三〇	〇九•三六	一〇•五五	一一•二九

合理化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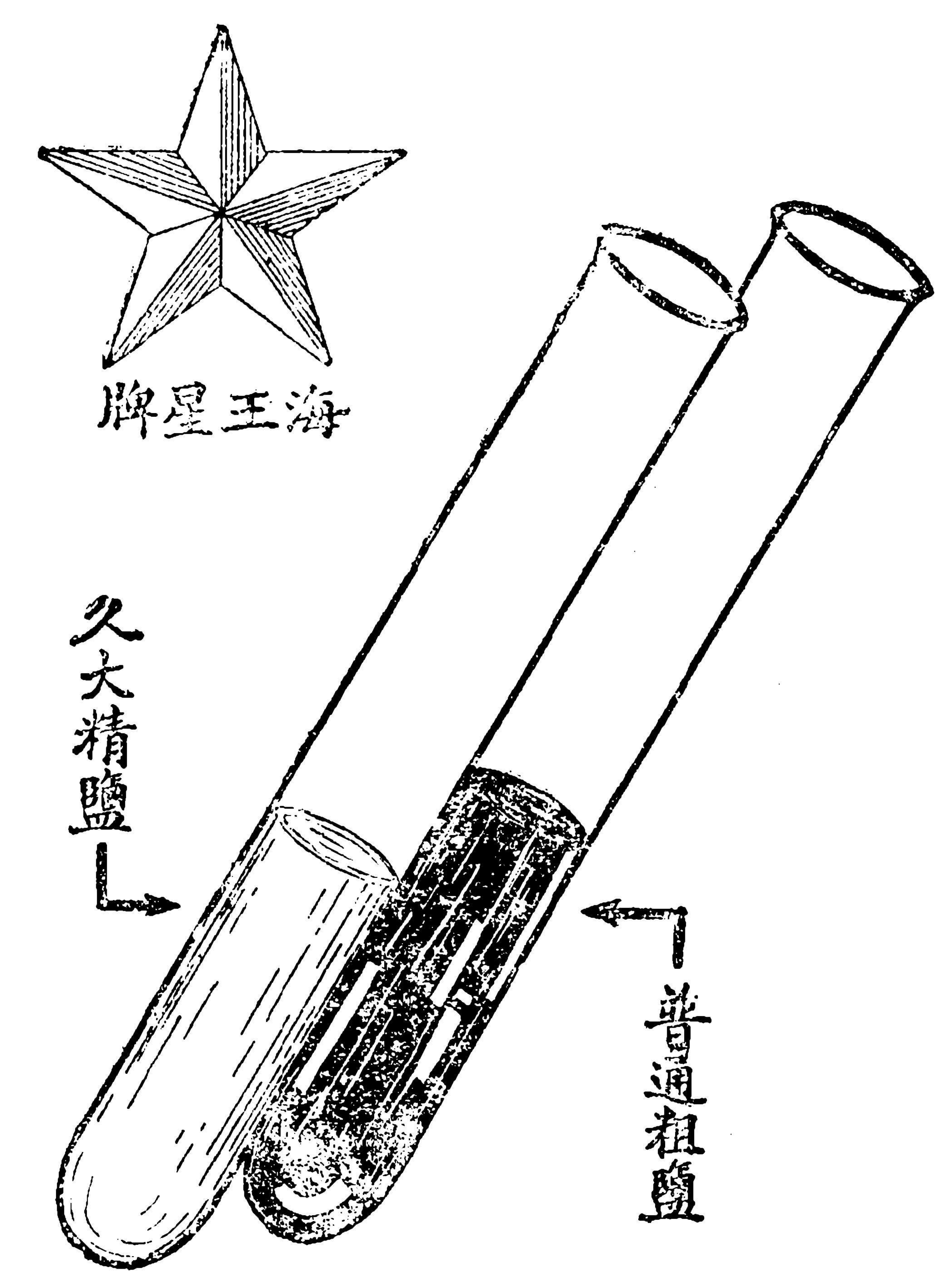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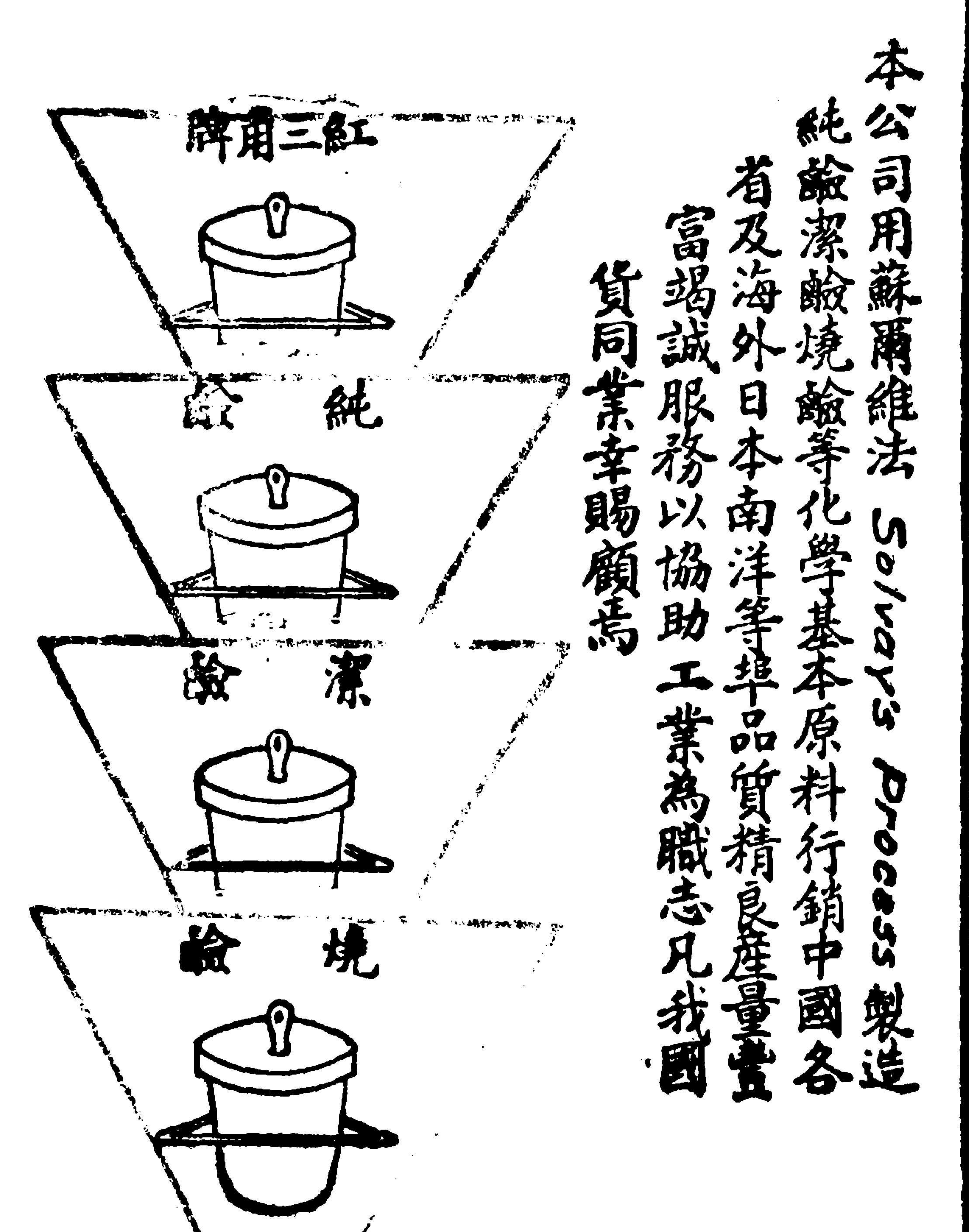
總店 天津法租界

總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天津 **永利製鹼公司** 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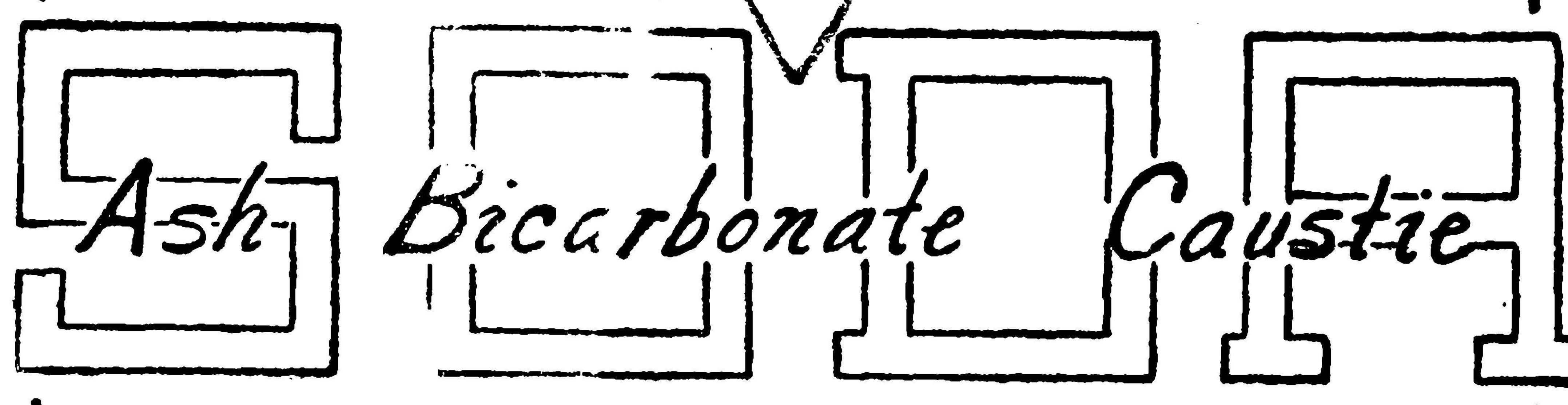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s Process 製造純鹼潔鹼燒鹼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産量豐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貨同業幸賜顧焉



總店 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電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香港長沙重慶福州南京遼寧及全國各埠國外日本南洋均有專行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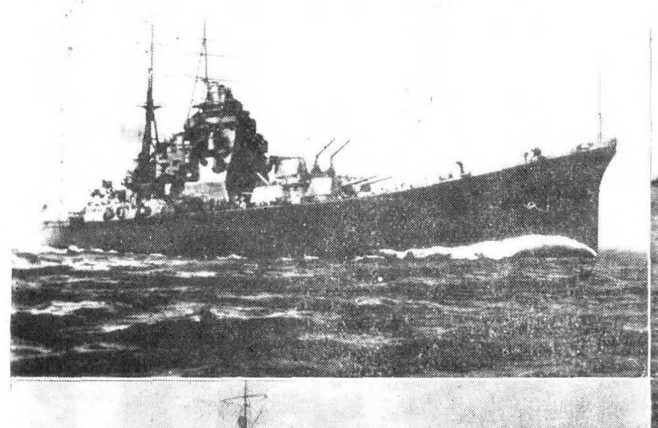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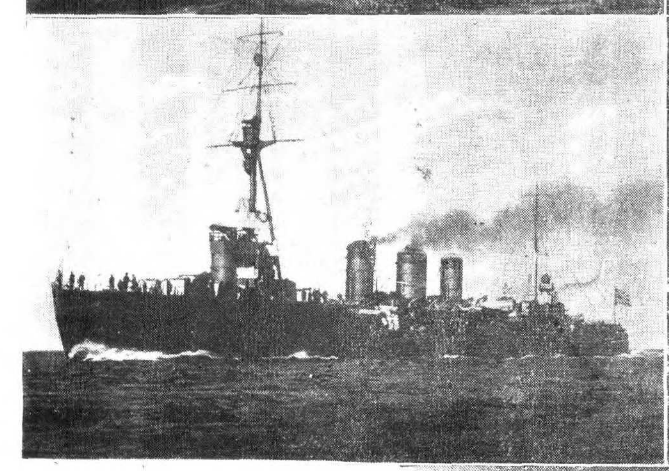
ANUFACTURED BY
PACIFIC ALKALI CO., LTD.
TIENTS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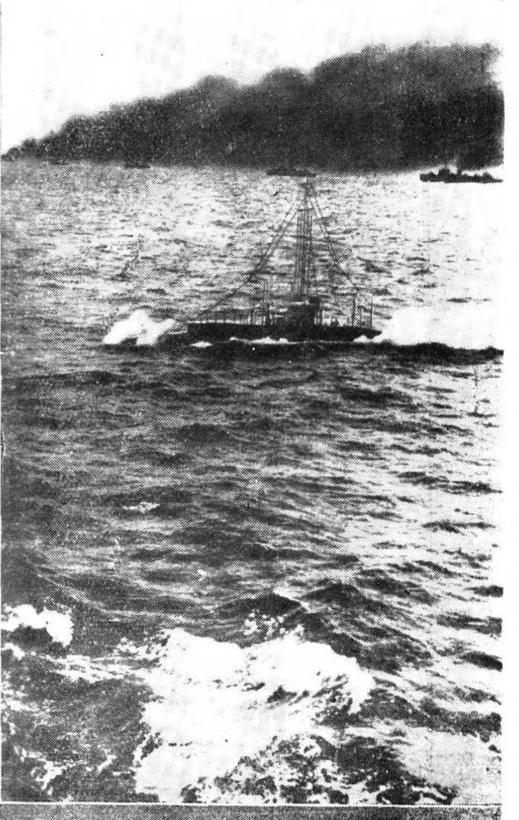
五中全會開幕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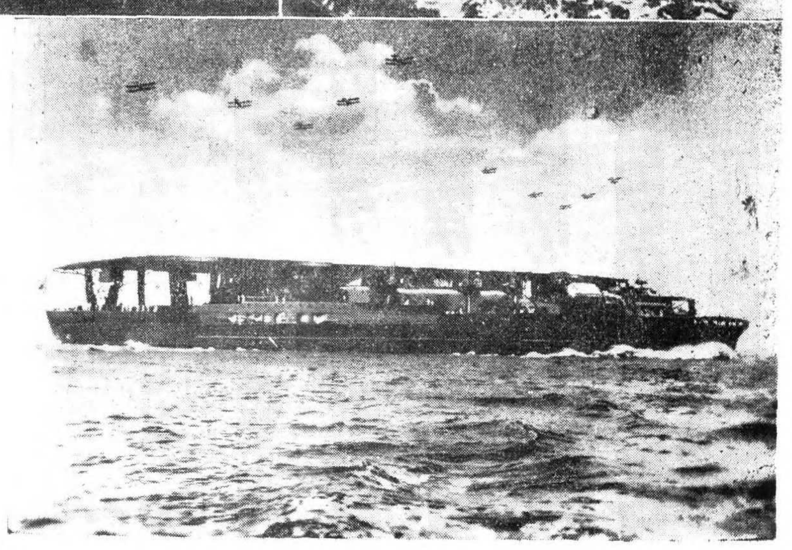


東京海縮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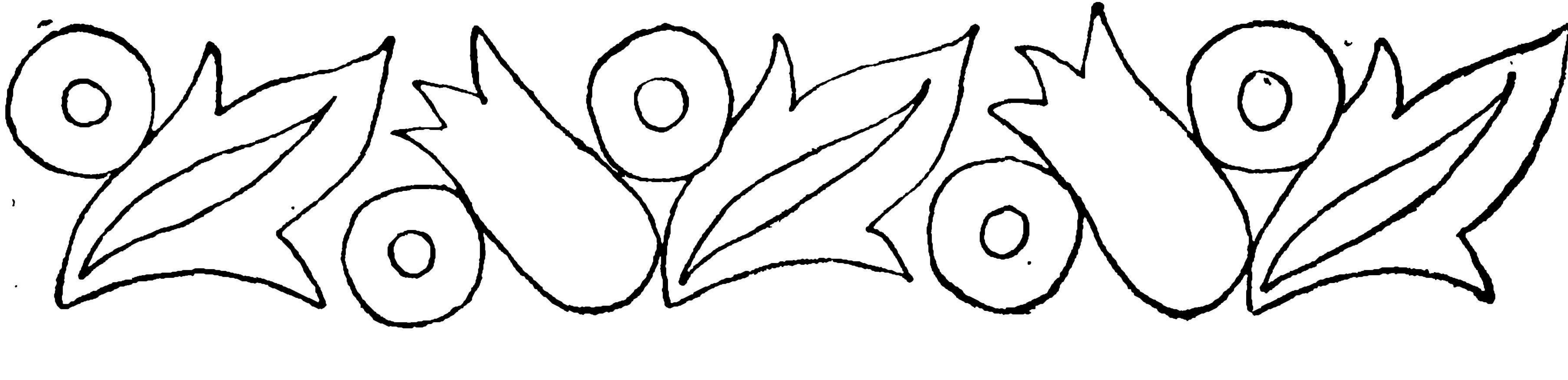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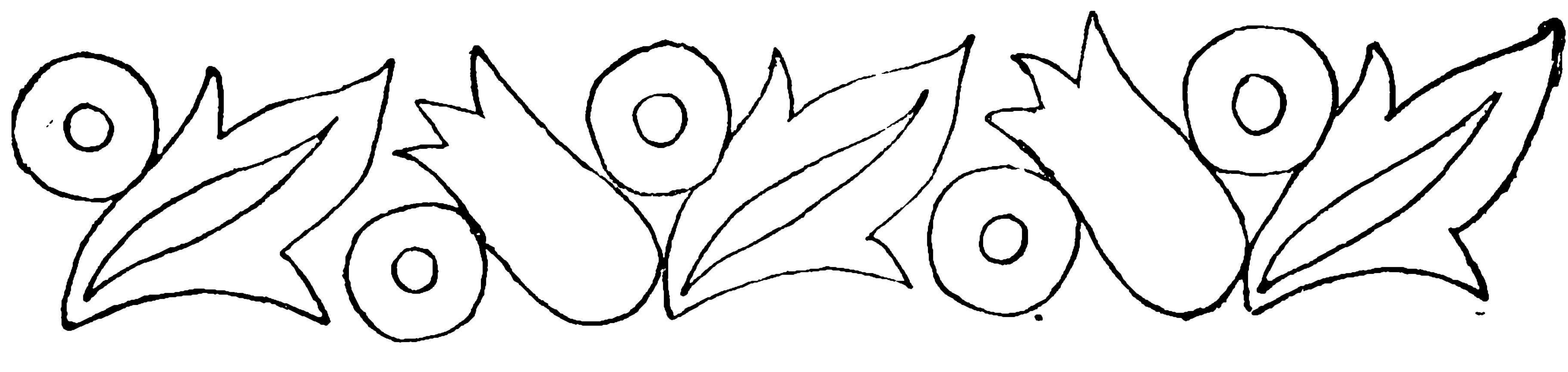


上圖爲日本海軍軍縮展覽之模型，（右）潛水艦，（左上）主力艦，（左下）大巡洋艦，（下）航空母艦。（參閱本期「東京海軍軍縮展」一文）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五十期目錄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



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目錄總索引

一週簡評

五中全會之進行

五中全會開會，迄本欄截稿日止，尚在進行中。綜觀這幾日的情形，全會的表現，是空前的靜穆與和諧。一個政黨的大會，總不免要吵嘴的，中國的黨尤其如此。這次五中全會的舉行，適在贛閩剿匪奏效之際，政治軍事兩領袖的提案又極切實而少浮夸，這是此次全會博得好感的大原因。

現在黨的缺憾，是還有所謂西南的不大融洽。這次孫哲生院長的南行，雖未把胡蕭諸老請來，却有關素人詹菊似等五粵委同來。現在所謂西南，在實力上既不須常立門戶，在政治上也沒有顯然的歧見，經這次全會作緩衝，則問題中的五全代會，經相當時期展延之後，或者竟能獲得一個團圓的結果。不過這還是後話，目前的可能，是黨內暫時不有糾紛，粵桂合力助成剿匪全功，在最近一年半載內，稍微弄出一些和平統一的様子。便是五中全會的大成功，也是一般國民的大希望！　（草人）

劉湘回川

劉湘這次出川，在南京勾留多日，在上海住過幾天，在蘇杭路觀風物，十日已由京返川。此行所得成績，說壞固然不壞，說好却也不見得大好。因爲軍事問題，他並沒請中央派兵，當然政府祇有叫他負責去辦；財政問題，夢想中的七千萬公債，結果不過換得三二百萬的中央補助費，於四川整個的財政金融，直是毫不相干。政治問題，省主席當然非異人任，省委人選也脫不了劉部的私人，這不但引不起外省人的重視，便是本省袍澤也不過依然以舊店新開相非笑。縱令能夠成立，也不會成爲有力量的省政府。我們從深刻的眼光看來，劉氏此行，可以說並沒什麼結果。人們如果屬望劉湘安定川局，恐怕終要失望，而各處剿匪進展，共匪殘部，大有萬水朝宗，全往四川去大團圓的趨勢，所以川事斷斷非川省諸會所能擔負得起，川人惟有要求中央政府赶快拿出整個辦法來！　（冷觀）

殘匪之追剿

贛省赤區收復之後，殘匪的追剿便成爲當前的主要問題。何鍵氏就任追剿總司令以來的軍事進行，不算不努力，桂軍襄勦並通電請纓，更不能說不是好現象。但事實告訴我們，追勦軍事已大部失敗了。朱毛的主力，已渡過湘灕二水，繞道桂省東北角的全縣地帶，折向湘南城步一帶急走，而入辰沅。湘西辰沅是賀龍的老家，這一帶匪化已久，很有與四川打成一片的可能。蔣委員長的追剿計劃，原預備在湘灕二水之東將殘匪殲滅。這一帶原佈有重兵，而匪竟得以飛渡，這與贛南突圍的情形如出一轍。赤匪略施聲東擊西之技，便從桂軍防地渡過了。軍令的不統一與軍隊的不嚴整，是贛匪突圍的主因，現在的追剿也吃虧在這一點。現在剿匪軍的前鋒已到桂黔邊境，匪的主力却似有由湘西間道入川之勢。追剿軍事已逼近最後的時機，稍縱匪即入川，那就滋蔓難圖了。　（草人）

日本政黨的混變

年來日本政黨政治，已成失靈之鬼。此次臨時議會政友會決定提議增加救災預算，以窘政府，政府洞悉政黨弱點，六日閣議決定解散議會，以事搏擊，果然政友會立即軟化，政府案安然通過，議會也就得以苟全，然而有此一着，政黨的醜態越發暴露。

政友會自從原敬被刺身死，犬養毅繼任總裁，本已不能統御全黨，及至犬養被殪，鈴木繼之，益更提挈不起，因為鈴木是法家出身，精刻而無含容之量，以致黨內分成數派，如床次，久原，鳩山，都各不相下，而鈴木無術駕馭之，自經此次為岡田內閣所敗，黨內益形不安。更觀民政黨，本就缺乏領袖，因為若槻禮次郎，天然是個大官僚而未具黨魁的德望手腕，現在若槻又扒上『重臣』資格，辭去總裁、於是該黨更無領導人物。從大勢看來，日本政黨的離合變化，以後還多得很，在政黨未得根本改造取得民衆信賴以前，軍部勢力，愈不可侮，而日本對外的危機，也格外加多，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冷觀）

南次郎任關東軍司令官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新換前任陸軍大臣的南次郎充任，不久就要到任，這與菱刈隆有點不同。

前兩年日俄情勢很緊張，菱刈隆以俄國通的資格，繼武藤之後，統治『滿洲』，一時重要僚佐，都是通曉俄國情形的人物。近來日蘇關係大見和緩，所以就用南次郎代替菱刈隆。南氏曾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很知道中國情形，往年直皖戰後安福系要人們亡命日本使館，後來從徐樹錚起，先後逃脫，便是南次郎幹的事。其人不似荒木之急進，但也不像宇垣成一之有政客氣味。這次關東軍副參謀長又易以九一八時代最兇狠的板垣，所以一般人頗憂慮今後的華北，或者還有相當的波瀾，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晦）

海軍談判休會

海軍談判因為美日兩國的立場，根本矛盾，互不相讓，即日就要休會。日本宣布廢止華府海軍公約，也久經成功了既定事實，不日提出。所謂一九三五年危機，現在已來到眼前，這眞是叫人悲觀的很！

本週中，新加坡和美國加州的聖狄哥軍港，同發現了日本間諜案，還有駐美日大使齋藤發表不恤與英美作戰的聳動談話，在新加坡英軍演習聲中，日本又有謀開鑿加萊運河的傳說，凡此一切，全足以反映目前英美日海軍情勢的十分緊張。海軍問題的展望，此時可謂黑暗已極！

國聯兩要案

國聯行政院臨時會已於十一日圓滿閉幕。這次會議當中，把薩爾投票案和猶匈爭執案兩件大事，用了靈敏的手段，和平解決，眞是國聯意外的勝利，這是値得恭賀的。

查這兩大要案，所以能如此平和解決，前者由於法德的互讓，後者由於匈牙利政府的態度冷靜，這不能不說是歐洲國家厭亂的好現象。但是英國對於這兩件事斡旋之功，也不可沒。最近英政府的泄沓，很受國內外人士的責言，這兩件事却辦得差強人意。（樵）

東京「海軍軍縮展」巡禮

何華

近來各種展覽會，在日本頗爲流行，大都利用科學的佈置，喚起民衆參觀的興趣，同時在宣傳上收到實際的效果。故主辦者均係由政府直接或間接負責，尤其關於國際的某一樁重要事件，希望民衆的輿論積極地起來擁護，不，消極地少作反對的表示時，這種展覽會的意義便異常重要，從其佈置上看來，自也是需要一筆相當的經費與專人的設計的。

此次倫敦海縮豫備會談，日本方面，不啻視爲海軍於一九三六年以前爭霸太平洋重要的一幕，故不惜傾全力以赴之，而國內足爲外交的後盾者，便是武備的充實，此又不得不求諸拚命的擴充軍事豫算，試觀明年度的豫算案中，日海陸軍兩部的豫算額，共計竟達十億二千數百萬圓（佔豫算總額百分之四十八），其數之鉅，實屬駭人聽聞。然而國內的危機，也正在一天一天地擴大着，如本年夏季關西的風災及此次東北農村急劇破產的結果，造成數百萬在飢餓線上待斃的災民，日政府方面，迄今未見有任何具體的救濟方案，這對於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政策上，自然要發生不利的影響，於是在這時向國民作政策上的宣傳，乃成爲更加重要的亟務。

故於本月十一日陸空軍舉行特別大演習同時，「海軍軍縮展」也開幕了。作者以其對時事含有相當關係，前往參觀，所得的唯一印象，祇有歎服該會在宣傳技巧上的成功，爲供國人同一觀賞計，茲將該會內容，述之於左。

會址係在一大百貨商店的六層樓上，但當走進該商店門前時，即見臨街的高玻璃窗內，展開着一幅海洋及戰艦的模型，以文字說明此類裝載魚雷的軍艦，曾於中日，日俄兩戰役中，樹立過奇功。另一窗中張貼着各種關於軍縮的漫畫，解說日本對軍縮的主張是合理的。進門，迎面擺了一具三式艦上的軍用大戰鬪機，旁邊樹着兩個約四十糎教練用的彈丸及一具雄赳赳的四十口徑八糎高射砲，還有一個勸家庭利用之儲存牙膏的錫管的小木匣，據說將此類錫管聚積得多了，便可造成一架飛機；主辦此事者爲「大日本飛行少年團」。

穿過了五光十色地陳列着各種貨品的大玻璃臺，乘電梯至六樓，那城保式的一個黑色大圓門，便現於目前了。門額上寫着『海軍軍縮展，主催——海軍協會；後援——海軍省』等大字。左壁中是藉電力光力播演着的「近代大海戰」的模型，汪洋大海，對峙衝鋒的戰艦，翺翔空際的戰機隊等，旁邊的說明者，雖已休息去了，看的人仍然圍了很多。

圓門旁邊，張着一面少將旗，堆了幾具軍用釣床，展覽會的精彩所在，由此走進，便逐幕地展設開來。右旁一臺藉電光映射的模型，十餘個兵士架着大砲，表演上海事變時日海軍攻襲我吳淞砲臺的情形。對面是十餘幅海軍現任官員的放大照像。往前，壁上幾幅彩色掛圖，有的也利用電光說明，內容約爲：怎樣訓練砲術——百發百中的一砲，可當百發一中的百砲。華盛頓會議之後日英美海軍勢力的消長——這幅畫用各色電光的艦型示各國海軍的狀況，示日本海軍勢力，相形見絀，亟待擴充。另一電光圖，題稱「歐美人在東洋活躍的概觀」，但實際映寫的是日本海軍勢力擴充的經過，內容大略如下：

（一）日本海軍無力時代——彼理(Commodore Perry)來航以前。（作者按：彼理係美國海軍艦隊司令官，於西曆一八五三——五四年間率東洋艦隊渡日，訂日美神奈川條約，爲西洋艦隊渡日之始。）

（二）日本海軍創設時代——由日安政二年（西一八五五年）至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勢力所及爲：小笠原，對馬島，琉球，七重村。

（三）日本海軍興盛時代——由中日戰爭至日俄戰爭（一九〇二年），勢力所及爲：琉球，台灣，馬公，小笠原，對馬島，七重村，千島。

（四）日本海軍活躍時代——由日俄戰爭至現在，勢力所及爲：青島，旅順大連，遼東半島，南滿洲鐵道，南庫頁島，南洋羣島，朝鮮，琉球，台灣，馬公，小笠原，對馬島，七重村，千島等地。

另圖示各類戰艦航行速力的比較：

艦別	每小時速力
主力艦（陸奥）	二三浬
航空母艦（赤城）	二八·五浬
一等巡洋艦（鳥海）	三三浬
一等驅逐艦（吹雪）	三四浬
一等潛水艦（……）	二〇浬

華盛頓會議以後，英美日主要艦數的比較，及各國現在條約制限以內所擁有的實力，因統計表過長從略。順着路線

走進，右旁一張會議桌，環坐了八九個人型，原來他們乃是日英美三國的重要代表，正在那兒開倫敦預備會議呢。註解着此會是爲了圓滿的開明年的海縮會議，及軍縮條約之廢棄通告而開幕的。左旁許多置於凹壁中的人物模型，描叙華盛頓及倫敦會議當時的情形，並說明日本簽字於此兩條約，屈服於不平等限制，乃由於被脅迫而不得已者。在一玻璃橱中，列置了各級海軍士官的臂章，徽章及優等獎章等。衣袴，帽，望遠鏡等，則由兩個傀儡士兵穿戴着。

轉角壁上縱橫的貼着些剪裁的新聞，叫作「世界大新聞的軍縮記事」。旁邊便是一幅很詳細的僞「滿洲國」政府組織系統及重要職員表，係本年五月日外務省情報部印製，重要大綱如左：

- 皇帝
  - 參議院
  - 宮內府
  - 尚書府
  - 國務院
    - 立法院
    - 監察院
    - 最高法院
    - 最高檢察院
    - 總務處
    - 興安總署
    - 法制局
    - 國都建設局
    - 國道會
    - 民政部
    - 外交部
    - 軍政部
    - 財政部
    - 實業部
    - 交通部
    - 司法部
    - 文教部

省公署設置地	市及特別市	駐外使領館
奉天	新京特別市	駐日公使館 公使—丁士源；參事官—于靜遠／原武
吉林	哈爾濱特別市	海蘭泡領事館—黃鴻墀
黑龍江	吉林市	赤塔領事館—李垣
熱河	齊齊哈爾市	駐外外交部顧問
興安東分省		駐英外交部顧問：A.H.F. Edwards
興安西分省		駐美外交部顧問：George Branson Rea
興安南分省		
興安北分省		

（各省（興安東西二分省除外）均設有警備司令官——從略）

中央銀行：總裁——榮六；副總裁——山成喬六

（附註：上表各機關要職，均設一正一副，副職皆由日人充任，如中央銀行之例。）

用彩色畫着石油，砲艦，戰鬪機的一幅掛圖，示各國每年把鉅額的金錢浪擲在這些殺人利器上面，一九三三年各國海軍豫算額如左：

日本	四〇三，七七一，三三八元
英國	八六〇，八六九，九〇〇元

美國　一五三〇，六二〇，〇〇〇元

（單位日金）

又一排凹入壁中的小模型圖，說是軍事科學有了可驚的進展，戰爭的危險愈大，爲軍縮條約應當廢棄的理由之一：

（一）軍艦航行持續力的增加概況

	華盛頓會議時（一九二一年）	現代
戰艦	五〇〇〇——六〇〇〇浬	二〇〇〇〇浬
巡洋艦	五〇〇〇——六〇〇〇浬	一〇〇〇〇浬
潛水艦	五〇〇〇——六〇〇〇浬	一〇〇〇〇浬

（二）無線電通達距離概況

	華盛頓會議時	現代
無線電最大通達距離	一〇〇浬	五〇，〇〇〇浬
無線電話最大通達距離	一〇浬	三〇，〇〇〇浬

另一處壁型是一大批紙剪的羣衆，每人手上高擎着一個五十錢的銀幣，幣上寫着「飛機」，「軍艦」等字樣，乃係鼓舞國民們把吃飯穿衣服的費用節省下來去買消滅敵人的軍火的。

這時聽見一種大聲說白的調子，似乎很熟習，遂擠到一個人堆中去看，不禁笑了起來：在北平的廟會上不是有一種叫作西洋景的玩藝兒，翻着一幅幅的圖畫，賣的人無中生有的講解着圖中的故事，招引些小孩們花一個銅版看一回？——這裏也是來回的翻着一套圖畫，日本話的那個吆喝調門，從圖畫背後一句一句送出來，人們也就看一張聽一段，不過這裏的謊話着實來得高明呢：

華府條約應予廢棄的理由：

一，九一八事變——中國「排日」，「侮日」的結果，日兵進襲柳條溝。

二，日本脫離國聯——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致日本不得已而脫離國聯。

三，蘇聯擴充軍備——蘇聯空軍及潛水艇大量增加，於日本極感不利。

四，中國空軍威脅日本——中國因與美國合作，空軍勢力日增，與日本以莫大威脅。

將以上圖畫看完，眞覺惱笑不得，再往前走，壁上許多圖畫及照像中，有一部份是關於日本海軍創始的經過的，記之如下：

一八六〇年日幕府首次遣軍艦「咸臨丸」送副使節木村氏赴美，完成海程六千浬，時爲日人學西洋航術五年之後，首次航海。

一八六八年日明治帝於三月二十六日幸大阪，在天保山

舉行觀艦式，參加軍艦六隻，另法國軍艦一隻，共計二四五六噸。

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首創海軍士官學校於東京築地，名「海軍兵學寮」，爲日本有海軍教育之始。

嗣經黃海戰爭（中日），日本海海戰（日俄）而至歐戰，據該圖等描述歐戰時日海軍之勢力：東至南北美海岸，南至澳大利亞，西達印度洋與地中海。自稱因在大戰中有維持太平洋和平之功，故獲得南洋羣島諸領地。最末一圖示日本眞正的野心：據稱日本現所擁有之海軍勢力，共軍艦二四八隻，計八二七，八五〇噸，已遠非疇昔可比，故日本海軍實已握太平洋的制海權，爲確負東洋和平的大使命，五五三的比率，應立刻廢除之云云。

再前的模型，敘述各國對海縮的主張：

美——固執五五三比率，主張大艦巨砲主義，潛水艇全廢，以渡洋作戰爲目標而期保有世界第一之大海軍。

英——尊重華盛頓條約，主張減少艦型及備砲的口徑；保有多數小艦，全廢潛水艦，以確保屬領的交通及通商。

日——（1）確立軍備平等權，撤廢五五三差等比率的條約。（2）以「不威脅」，「不侵略」的軍備爲目標，而確保國防安保之感。爲此攻擊的兵力——例如航空母艦——應全部廢除或大行削減之；而防禦的兵力——例如潛水艦——則應極積充實起來。（3）在公正的方式之下，以實行保有兵力的大縮減，而期輕減軍費的負擔。

但「萬一會議決裂，引起造艦的競爭時？」這一個用大字標明的問題，且看怎樣回答：

一，現各國的造艦能力，縱在條約的制限以內，已屬困難——美國欲在一九三九年以前造艦一三四隻，建造豫算達七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已竭所有之造艦能力。

二，各國財政上之困難達於極點，已無餘力投鉅額經費於無意義的軍備競爭：

公債總額達八百五十九億六千萬元（日金單位）

外債總額達九百八十二億四千萬元（日金）

三，但若萬一引起造艦的競爭時，日本抱有秘密的對抗方策，實無所懼。看呀，日本有天惠的地勢，更有足以自負的國民舉國一致犧牲對外的精神。

四，精銳的軍人，不能立刻養成，鼓激國民奮起早作準備。圖末並附各國海軍將校階級，及養成之所必須的年限。

再往前則爲各國艦隊寫眞，戰鬭力弱者敗北的圖表，各種艦型，及海軍常識等。茲擇述之：

日陸奥，長門三五〇〇〇噸級的戰艦，由艦橋前探望敵陣，指揮戰艦全體——電光模型。

驅逐艦縱斷面的縮小模型，許多海軍士卒分司其事，工作內容及性質，均有說明。

各國商船隊的現狀，亦係用電光映射的台面，並註明這些優秀的商艦，當戰時以飛機大砲武裝起來，即可服巡洋艦的任務。

玻璃櫥中懸東鄉平八郎像，列置水兵入水的器具多種。旁邊一個台面，放着四四式，四十五糎的魚形水雷等。

美國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艦「沙拉妥加」號（Saratoga）姊妹艦，亦作成模型陳列，說明其航空兵力一二〇機，高速力三十五節。

最後爲一長玻璃台，中置各式戰艦模型，分別說明其在戰役中之功用，擇其要點記之：

航空母艦——作爲海上移動的根據地，藉其搭載之兵力而握海上之制空權。以有利的指導艦隊決戰爲主要目的，並施行海上交通線的擾亂及都市的空襲等。

主力艦——乃攻擊力（砲），防禦力（甲鈑）最強有力的軍艦，爲海上戰爭的主力，而掌決戰之權。

潛水艦——或作爲艦隊之前衛而擔任偵察，或嚴行對敵軍主力艦的攻擊，或實行保護及破壞海上之交通線並封鎖敵之港灣。

驅逐艦——以藉夜襲，奇襲而雷擊敵之主力部隊爲主要任務，又可直接保衛艦隊及護衛商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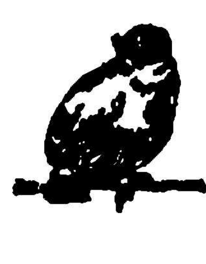
乙級巡洋艦（輕巡洋艦）——位於補助兵力的中堅，作爲艦隊之耳目而執行索敵，哨戒的任務，並擔任水雷部隊之誘導及破壞的任務，時而亦從事通商破壞戰。

甲級巡洋艦（重巡洋艦）——其攻防力次於主力艦，作爲艦隊的補助主力而參加決戰，或掩護補助部艦隊，有時亦振通商破壞的猛威。

出口處一個女子看守的小攤上，擺了數十種世界海軍像片，十餘類軍部宣傳的小冊子，賤價售賣。

我從滿佈着各色洋貨，食品，服裝，玩具等等大部分屬於奢侈品的樓梯層走下來，大門口那台戰鬥機旁邊，一個艷裝少艾的女售貨員，正在那兒兜攬顧客，出銷化裝品，我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軍火，美人，商品，欺騙……。

（三四，一一，二七，展覽會閉幕日）



租稅原則之動態的檢討

崔敬伯

> 如同海裏風浪大，舟人需要能一般，財政越困難，越需要有原則。租稅原則的本質，乃是事實的昭示，而不是懸想的預擬。經驗積累了，一一擺在歷史上，而且擺的太顯明，不容人們不認識。除非像『從前羅馬的統治者，他們是不懂得租稅的健全原則的。所以破壞了財政上最關根本的原則之後，將發生如何的影響，並何以保障其人民，自然也是沒有什麼措置』（語本美學者拉茨所著財政學第八頁）。但是羅馬文明的衰亡，又曷嘗不和這些問題有關？茲僅從史的發展方面，一覘租稅原則之動態的演化，以爲國人注意於此問題者之參考。
>
> 民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識於北平燕大。

一

國家當課稅之時，所應依據的一定之規矩準繩，謂之『租稅原則』。具體的講，便是決定租稅制度及租稅政策時所應根據的諸條件。關於此等原則，無論中外，其歷史均甚古。但古時所謂租稅原則，大抵限於片段，且多偏於消極。試以吾國爲例，有注重培養稅源說者，如孔子：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

有主張，節無用之費，以裕收入者，如墨子：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墨子節用篇。

又如荀子：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荀子富國篇。

此與拉丁古諺所稱：『節約慣習的本身，便是一種收入』，可謂不謀而合。

"The habit of Economy is a revenue in itself." ——

Latin Proverb.

從前英國很著名的財政學者巴克斯頓，也常稱道：『眞實的節約，勝似一宗巨額的收入』。

"True economy is better than a great revenue."——S Bunton, Finance and Politics, 1883, Vol. 1. p. 3.

有主張減輕稅率以增收入者，如孟子：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如荀子：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荀子富國篇。

從前英國的租稅史家道威爾，便有過同樣的見解：

"The revenue might be considerably augmented without increasing the burde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simply by a distribution of the weight of taxation so as to effect a more equal pressure upon the whole." ——Stephen Dowell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Taxes in England. 1888, Vol. 11. p. 167.

道威爾所言，亦包括均稅的意義。吾國古時主張均稅者，如孔子：

『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

如孟子：

『欲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亦有從反面主張，反對重稅者：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大學。

如孟子：

『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是謂民賊。』

甚至有主張不用租稅而以官業收入代之者，如管子：

『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嬴。』——管子國蓄篇。

如此之例，不遑枚舉。至於西洋，關於課稅的原則，發達較遲，至十七世紀，法之服榜（Vauban）始正式提出以『平等』爲課稅原則。服榜之後，在一七五五年，有德之攸士蒂（Justi）主張平等與便利兩原則。一七七一年，義之衛立（Verri）主張（一）不可課稅於貧人，（二）徵稅費須最少，（三）租稅在法律上須確實，（四）租稅不可使財之循環，

因而中斷，(五)租稅不可有害於產業之發達。此外尚有多數學者，提出若干不同之主張，但皆不免於片段。其將前人片段散漫之理論，取而組織之潤色之，使成一整然的『課稅原則』的系統者，當推亞丹斯密之租稅四原則。

二

亞丹斯密在其大著原富中，提出『租稅四原則』(Four Maxims or Canons of Taxation)。第一為『平等』之原則——『各國人民，以維持政府之故，應比例各自能力，即比例其在國家保護之下所享有的收入，而納租稅。』第二為『確實』之原則——『各人應納之租稅，須確實而不得任意變更。租稅繳納的形式，方法以及稅額，均須使納稅者及其他各個人一律明曉。』第三為『便利』之原則——『每一種租稅，當於納稅者所最以為便之時期，以其所最以為便之方法徵收之。』第四為『最少徵收費』之原則——『各稅之徵收，須使其歸入國庫的純收入額與取自人民的額數之間，其差額能底於最少。』

亞丹斯密所以有租稅四原則之主張，誠如小川鄉太郎所言：『並非發展其個人胸次所蘊蓄的學究的空想，實乃時代精神的結晶』。有十八世紀的民約論，於是有平等的原則，鑑於當時徵收租稅時官吏的專橫，於是有確定的原則，鑑於專制的賦課時代之苛斂誅求，於是有便利的原則；適用以最少勞費得最大效果之經濟主義於徵稅，於是有最少徵收費的原則。當時流行的一般思想，由亞丹斯密以巧妙的筆表明之；原則的主張，所以反映事實的要求，乃能形成時代的權威。

且不僅當時為然。試以斯密所云，衡諸吾國之今日，殊感意義猶新！斯密以為確定之原則，『如果違反，則納稅人將為稅吏所宰割，稅吏可向納稅人任意勒索，或脅迫行賄。課稅的不確定，足以獎勵稅吏之詐騙，而誘起一般向即不洽輿情者之貪污，即不驕橫不貪污者，亦必難免效尤』。

斯密論及最少徵收費之原則，更加以引伸，以為『人民囊中之所出，往往因下述四事，而遠過於國庫之所入。第一，因稅吏多，稅吏的薪俸，即截去稅收之大半；不肖者且於正賦之外，巧立名目。第二，因妨碍國民的企業，使人民不敢勇於從事，以維持多數人之生計。國家強民納稅，轉足減少甚或絕滅某種更易納稅的基金。第三，國民逃稅，一經查出，即處以沒收及罰金；此種懲治，往往足使若輩不能立足，因而社會亦遂不能收受彼等營業所能發生的利益。一種重稅，常足以誘致偷漏。而懲罰偷漏，則隨誘引以俱來。凡

與一切公正原則相反之稅法，始則誘起人民的漏稅，及其陷入，又從而刑之，於是立法愈嚴，犯法愈衆。第四，因稅吏之搜查頻繁，致民間遭受各種無謂的煩擾與欺凌。嚴格的講，煩擾雖非金錢的損失，但確等於金錢的損失，因此而謀所以補償之，亦人情之常。凡茲四事，有一於此，即足使民間納稅之負担，遠過於國君所享到的收益』。

上述情形，在行政組織健全之國，早經減少。但在行政組織尚未進步之國，仍不失爲整理財政最扼要的問題。美學者塞立格曼，論及『課稅精確之重要』時，曾謂：『自亞丹斯密的時代以還，對於確定的要求，已成課稅上基本原則之一。斯密原則，借自法國學者，當十八世紀時代，法國稅制之不確定，達於極點，於是有志從事於財政改革者，對此現象，莫不大聲疾呼，加以反抗，蓋亦無足驚異』。

三

亞丹斯密所倡之租稅四原則，經過長久之時間，而仍不失爲眞理。其中尤以確實，便利，最少徵收費三原則，直至今日，仍無變更，學者或總稱之爲『論理的原則』或『租稅行政的原則』。惟關於平等之原則，其解釋頗有變遷。且於上述四原則外，更有許多學者，討論到經濟的原則與財政的原則。中經法儒西斯蒙第(Sismondi)德儒赫爾德(Held)諾伊曼(Neumann)施泰因(Stein)諸人之辯難補充，至瓦古涅(A. Wagner)而集其大成，組成所謂租稅九原則：

第一 財政政策的原則
- 一 充分之原則
- 二 彈力之原則

第二 國民經濟的原則
- 一 稅源之選擇
- 二 稅種之選擇

第三 正義的原則
- 一 普遍之原則
- 二 平等之原則

第四 稅務行政的原則
- 一 確實之原則
- 二 便利之原則
- 三 最少徵收費之原則

日本之小川鄉太郎，對於課稅原則的主張，若汲瓦古涅氏之流，但其構想精密，頗有足稱，大體觀之如次：

第一 國民經濟的原則

第二 社會的原則

一　實質的正義原則

甲　普遍之原則

乙　平等之原則

二　形式的正義原則

甲　適法之原則

乙　確實之原則

第三　財政的原則

一　租稅目的的原則

甲　充分之原則

乙　彈力之原則

二　稅務行政的原則

甲　便利之原則

乙　經濟的徵稅之原則

歐美近代之財政學者，如巴什帖布(Bastable)亞當士(H. C. Adams)拉茨(H. L. Lutz)葛洛夫(Gerloff, Grundsaetze der Besteuerung)諸人所主張之租稅原則，較之上述，大同小異。

四

由前所述觀之，所謂租稅原則，乃一歷史的範疇。很顯著地，反映歷史的思想與政策的指示。大抵在封建國家時代，以收入本位為原則。及一般國民有自由平等之自覺，然後普遍，平等，所謂應能担稅之原則，始行出現。換言之，由官房的，徵稅者本位的原則，漸變而為國民經濟的，社會的，諸原則。無論如何之專制君主，倘單為私利私慾而徵稅，結果必不免枯竭稅源，因而不能不顧及國民經濟的影響，以及社會的批判之影響。在某種程度之內，所謂財政的，國民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原則，雖可解釋為同時並在；但在初期，所謂課稅原則，較之今日所主張者，懸隔殊遠。

課稅現象，一方為國家對個人的關係，同時即係對全社會之關係，於是租稅原則，亦可從——

一　國家的立場

二　個人的立場

三　社會的立場

三個觀點以考察之，英國財政學者斯丹浦(Josiah Stamp)即曾如此分析。自國家的立場言之，當偏重於徵收租稅之官房的，狹義的財政之必要。自個人的立場言之，則要求犧牲之僅少與生活的壓迫之廻避。更自社會的立場言之，則又切盼其與正義合致。仔細觀察，則彼此之間，矛盾殊多。

欲解決此等矛盾，須以能適合國家公共之最大利益，為

最高原則。自理想的內容言之，自應以國家社會最高之目的所形成的共同需要，爲其指導概念。但在實際，於此相互矛盾之諸原則中，究竟何去何從，大抵出於臨機的處置，而不必即基於熟籌的政策（"More from expedience than from calculated policy." ——A. Comstock）。爲應付一定之歷史的目的，時而着重財政的原則，時而揭櫫個人的原則，時而高唱社會的原則。自實際的事情言之，在廣汎的抽象的理念的諸原則的範圍中，仍以具體的歷史的原則，爲取捨選擇的標準。例如在近代民主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所謂租稅正義之原則，雖占最高位，但在以經濟國家建設爲主眼之蘇聯，則其課稅原則，已不復斤斤於租稅負担之正義，而置重於社會主義建設之合目的性。總之，不問如何原則，當其具體化之時，多少要與一定之社會力量相協和，亦屬無可否定之事。

（註）本文取材，可參考下列各書：

一　大畑文七著租稅國家論，一九三四年，一〇五至一一一頁。

二　小川鄉太郎著租稅總論，薩譯本七一至九一頁。

三　許譯薛賚時著財政學新論，一一五至一二三頁。

四　Bullock: Selected Readings in Public Finance, 1924, pp. 219—222.

五　Stamp: Fundemental Principles of Taxation, 1921, Chap. II to VI.

六　A. Comstock: Taxation in the Modern State, 1929, p. 1.

七　E. R. A. Seligman: Essays in Taxation, 1925, pp. 390—398, "The Importance of Precision in Assessment."

隨筆二則

江寄萍

小兒產後三日，倩人洗之，謂之洗三，此風俗宋時已然。見陸放翁之老學庵筆記云：

「北戶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餅以煎魚蝦，鷄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

東坡所記之「盤遊飯」爲何物，未見其記載，據老學庵筆記，則云爲「團油餅」之誤。既云嶺南則係廣東之風俗，近則此風俗已遍佈中國各省矣。惟北方無以團油餅煎魚蝦等之事，不知廣東現在仍如此否？

老學庵筆記謂北方民間風俗，凡有吉凶事，飲宴之時，必有唱席者。此風俗想係宋時有之，現在早已被淘汰了。喜其記載頗趣，故錄之。云：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吃荔支，請衆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此段可同趣話讀之。

梁實秋著「偏見集」（書評）

李長之

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正中書局發行　頁三〇四　價六角

（一）我所同意的

這是梁實秋先生最近的一些關于文學批評的文字的結集，包括三十一篇東西，除了論「紳士」的一篇，我最不能同意，「談十四行詩」，「詩與偉大的詩」兩篇，我覺得尙有討論的餘地以外，其餘各篇，都有十分透澈的見解，而代表着在叫囂混亂的時代中的一副淸醒的腦筋，就中「文學與革命」，「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科學時代中之文學心理」，「文學批評的將來」四篇，尤爲精彩。

在根本問題上，有不少看法，我是和梁先生採了相遠的出發點的，這個以後再談到。現在先提出在這集子中爲我們所同意而贊佩的幾點，介紹于下：

我覺得一個批評家首先要有不盲從的「能力」和「勇氣」，這一點梁先生是充分表現着了的，他給這同時代的人以不少的針砭，尤其對于國內的從事文學的青年們。第一，他反對左稚病，他說：

要知道人在不鬥爭時也有生活，在鬥爭時也還有其他的生活，文學是不該被某一派的革命家包辦了去的。…………

描寫勝利的心理，其幼稚正不少于「大團圓」派的小說，及「一入新春諸事如意」的揭貼！…………

對於工農大衆的生活沒有親身嘗經過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能表現得生動的。所以「題材的積極性」這一個口號嚷出來，對於作家並沒有益處，作家如其是對於大衆生活並無體驗的（我想現代中國作家什九如此），要「積極」也無法，如其是旣無體驗而又要時髦的（我想現代中國作家這樣的也不少），只好在想像中「積極」起來，其結果是不着邊際的一派宣傳而已。……

如其我們想靠文學發財，我們便要考慮如何迎合羣衆低級趣味；如其我們要利用文學幫助共產革命，那末「題材的積極性」便成爲問題了。

（頁二四四——二四五）

我覺得這都是針針見血的，我們看見不少青年，在創作上不知發展自己的天才，而偏去遏抑了，以作那種粗製濫造的所謂「積極性」的宣傳品，在文學的立場以外去說，那當然是

另一個問題，但就文學的立場而論，却無疑是和文學的價值相遠了的。倘如我們要從事創作的青年，重新回到文學的價値的路上麽，下面的話是千重要，萬重要的：

> 無論如何，文學家是並不聽命於理論家，批評家，或革命的宣傳家的。假如，理論家批評家宣傳家而竟要制定什末文學的題材，那是狂妄的行爲。文學家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什末應該作他的題材。題材的選擇是由作者自己的經驗與性格來決定的，並不受外來的限制。凡受外來的限制者，其作品必無生氣，必不眞摯。（頁二四一）

然而現在的文壇上，是充斥着「無生氣」，「不眞摯」的「積極性」的拙劣的「宣傳品」了，所以尤其覺得這種對症下藥的話的急切。對于左翼的理論，他把這用經濟解釋文學的辦法，和那用心理解釋文學的辦法，指出它們共同的錯誤，而派爲兩個「謊」：

> 這兩個「謊」，號稱爲「科學的藝術論」，實在是不科學的，因爲它的方法是演繹的，是以一個原則施之于各個對象，不是由許多材料中歸納的眞理。（頁一一六）

可以說扼要而中肯。辛克萊爾在國內是奉爲聖人，由他傳下了不少的謬種的了，關于這，梁先生的話也是對的：

> 辛克萊爾的見解並不完全錯誤的，其錯是錯在以一個簡單的公式硬要說明一切的藝術。（頁一一四）

所謂文藝政策，他指陳得更痛快：

> 「文藝」而可以有「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名詞上的矛盾。俄國共產黨頒布的文藝政策，裏面並沒有什麼理論的根據，只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之顯明的表現而已：一種是殘虐，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淸一色。（頁七四）

他特別致慨的，一則說：「我看出社會主義的大師與現在社會主義宣傳家之態度的不同」（頁一〇六），再則說：「我們看出了一種主義一種運動之創始者與領導者，和他們的盲從的徒衆，其間有多末大的分別。領導者的態度往往是開明的，而盲從者的態度往往是愚闇而恣肆」（頁二八六）。這也是我們所深深感到的，大概世界上的眞理相去並不遠，而愚妄者的面目，也總有其一致的所在。

其次是，和左稚病同樣要蔓延於中國的批評界的，便是英美現在所流行的瑞恰慈敎授和伊斯特曼倡導的心理學觀點的批評，梁先生也有公允的見地，梁先生以爲心理學還是幼稚的科學，不能即據以解釋人的「謎」。我們知道，不只常人以爲如此，即眞正的大心理學家也是如此的，我曾見融格(Jung)有一篇「論純文藝與心理學」(Dichtung und Psychologie)，久想譯出，還沒動手，作者即以心理學家的立場，而反對用心理學魯莽地解釋文藝的，很奇怪的是在淺嘗的皮毛的心理學者，倒往往以爲心理學的方法神奇，才加以濫用，

猶之八股式的唯物者，遂無時而不用其八股。梁先生又以為科學而侵入文學，其唯一用武之地是在說明文學心理，他對伊斯特曼的意見是：「提出的問題是有意識的，而他的解答是狂妄的」（頁一四一），亦可為知言。平日我覺得頂可笑的，是中國人太會作外國大師的小學生了，現在有不少人還應用着瑞恰慈教授的方法，而在中國人的作品裏瞎撞，此書所舉張耀翔先生作「新詩人之情緒」長文，即其一例，在此文中分析中國九部新詩集，被分析的二千六百十一首，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九行，發現的是嘆號「！」二千六百三十個，於是結論便是：每首兩個，或每行四個，可見中國人易于動感嘆，因為據說公認之外國好詩，是平均每二十五行始有一嘆號故。我們看了，不簡直以為可以噴飯嗎？這位先生不但太信任外國的大師，而且也太會作中國新詩人的讀者了，在他總以為中國的詩人之用一點一圈，都是用天平平好了，再用在紙上的。我想他高興再平均「，」一下，也許見出中國詩人都會深呼吸，否則也許發見中國詩人都氣短。文學作品是一種藝術，凡用機械的方法來破壞的，我們只好謂之痴人，痴人前不可說夢，也只有聽之而已。然而梁先生的態度，是比我平和得多的，他還說：「近來文學批評，因受科學影響，喜把文學歷史溯到原始時代，據以論斷文學的功效及性質，這方法是有危險性的，其危險等于以測驗低級動物心理的結果來推論人的心理」（頁一四三），其實不只是危險不危險的問題了，這條路根本就不對。

他在文學批評上的這兩種抗戰，也就是這集子中最有學術性質的論文「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和「科學時代中的文學心理」所代表的，我認為這是全書中頂有價值的所在。餘如說到中國人的國民性，是：「中華民族本是一個最重實踐的民族，幾千年來，表面上受了儒家的實踐哲學的教導，而實際上吸收了老莊的清靜無為的思想和柔以克剛的狡猾伎倆，遂漸的變成了一個懶惰而沒出息的民族」（頁一五一）；對於現在人研究文學的態度，認為當造一種新風氣；「不輕古，不畏難，不任性，要腳踏實地的精讀標準的作品」（頁一九三）；對於現在中國之輕視文學，認為不能和外國相比，指出外國之爭論，「依然是以文化為出發點，與救國是無關的」，而中國乃是以為文學「無用」（頁二〇二）；現在的詩壇呢，他要求先說明白話（頁一六四，頁二七七）；對於詩人，他就說：「新詩不能不受西洋詩的影響，但我們要取法乎上，不要淺嘗而止。如其我們要講新詩人的修養，我覺得目前最要緊的一樁便是多讀書」（頁一七〇）；在詩裏，他又根本要求「詩與迷信，要離開；詩與音樂，要離開」（頁二九

」；在藝術上，他也是重天才的，認為「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在文學上沒有實施的餘地」（頁一〇），又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更說：「創造文學固是天才，鑑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為大多數人所讀的文學必是逢迎羣衆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淺薄的；所以我們不該責令文學家來作這種的投機買賣」（頁二四—二五）：凡此七點，都給人以正常的認識，確不失為批評家的風度。

（二）　我所不同意的

梁先生如他自己所標擧的，他是古典派的批評家，他受影響最深的，無疑是美國的白璧德教授。顯明的旗幟，便是所謂人文主義（梁先生譯作人本主義）的批評。梁先生所屢屢提出的，「人性是不變的。情感是沒有新舊的。文學是有永久性的」（頁二三八）。這便是他們根本的信念。倘若不加解釋，這種根本信念，我們是絲毫無容置疑的。

但是批評是要有標準的，從人文主義的批評之根本信念而生出來的標準，就有討論的餘地了，而那標準的應用，就更有着令人不能同意的所在。

人文主義的批評的標準，便是把所謂人性上加了個中庸的節制的精神，應用于批評文學的內容，便要求有嚴肅的道德，應用于批評文學的形式，便要來有相當的束縛的規律。

第一個問題，文學中必須表現道德，這也是無容置疑的。不過文學中表現那一樣的道德，以及如何表現法，我就不很同意于梁先生一派的見解了。在梁先生以為的道德，我以為是狹隘的，至少只是消極方面的不放縱而已，他反對「縱酒，狎妓，不治注人家產，不修邊幅，放蕩不羈，狂倨無禮，等等，幾乎是所有中國式的文人的通病」（頁三八），他嚮往于牛曼所解釋的紳士「一位紳士就是一個從不令人感覺苦痛的人……自己不做主動。……他在哲學上是謙抑忍耐」（頁八三——八四），而認為「永遠是我們待人接物的最高的榜樣」（頁八五）；可是在我看，所謂道德者並不能限于此，說實話，我認為這還是末節，文學中的道德，尤其是須有更深一層的意義，當然不只是「待人接物。」在人生問題中，根本是有羣己的問題的，以孔子的態度，便是抑己從羣的，這當是梁先生所以為然的。然而這種態度實是反文學的。屈原的態度，却是棄羣就己，他一點也不謙抑忍耐，更不見得不給人痛苦，然而這種態度却確乎是文學的。我們難道以為屈原不道德嗎？文學既是天才的產物，其中道德性，

就不是流俗的表面的道德了，乃是一種更根本的更遠大的東西。屈原愛美，愛眞，愛善，决不妥協，把愛好的認為重于生命，這便是他的道德。這種道德容或與世俗的道德相違；他披髮行吟，當然不修邊幅，他不與小人妥協，當然狂倨無禮，苦痛極了，說不定也要狎妓縱酒，然而何礙于他的偉大呢？孔子的作人，是人文主義者所推崇的，在道德的價值上我們也認為很高，然而到了文學裏，也許表現不成好的文藝。所以，我以為，倘若用一種深的超形式的本質的意味的道德作標準，我認為文學是必須表現這種道德的，但倘若用一種表面的為一般人所能認識的所最奉行的道德作標準，則我認為文學不一定表現道德，或者是反道德的，可是這反道德就也許是道德的，也即是前一種所謂的道德的。在這地方，並不是把道德標準立下兩個，只因為庸俗的輿論的已經立好的道德未必是眞正的標準而已。

道德在文學中如何表現法，我以為梁先生看的還太簡單。文學的道德性不一定指題材的道德性。我認為文學中之表現道德，不一定直接，還可以間接，不一定正面，還可以反面。然而梁先生似乎只以為直接的道德表現才是道德，所以他說：「譬如描寫風景的詩，無論寫得如何精妙，都不能成為偉大的文學。一顆白菜，一個蘿蔔，你無論怎樣去畫它，你也畫不出什麼道理來」（頁二七九）。我却正以為描寫風景的詩，也能成為偉大的文學，自要寫得精妙。一顆白菜，一個蘿蔔，也正可以畫出什麼道理來，自要會某一種畫法。所以然者，並不是風景，白菜，蘿蔔值錢，而是由風景，白菜，蘿蔔，亦可以間接表現人性故。藝術的製作，不是照像，在他描繪的對象中間，是已滲入作者的人格的，假如這種人格是偉大的，就確已表現了偉大的道德無疑了。梁先生又頗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純粹藝術」，「象徵派」，「印象派」，……等等所謂「頹廢的文學」（頁二一〇）。並說：「我並不主張打倒那一派的文學思想，道家思想支配下的文學儘有極好的藝術品，我們不能一筆抹殺，但是這種文學應該屈在一個次要的位置」（頁一五二）。我就不這樣想，除非沒到藝術境界，到了藝術境界，則一切是美的，善的，我們可以等量齊觀，到了這種境界，就必有其道德性。文學裏可以頹廢，可以醜惡，可以如道家的消極，出世，反正這只是表現的方法不同而已，只要是美的手腕，則可以達到道德性，反面的並不殊於正面。

人文主義派的批評，正如斯賓加（Spingar）所指明的，確少一種美學的見地。我看梁實秋先生也是的。假如歐洲的文學批評思潮，是導源於柏拉圖與阿里斯多德，而阿思

斯多德是代表古典的，柏拉圖是代表浪漫的。那末，有趣的事情便是中國的文學批評思潮，恰如在哲學上似的，也有一種和西洋相近的比擬，那就是孔子是代表古典的，而孟軻是代表浪漫的。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中庸的，孟子就比較激烈。孔子的思想是較近於倫理的，而孟子則近於藝術的。孔子的批評標準，是一個，所謂「思無邪」，孟子就是另一個，「以意迎志」了，前者顯然只是倫理的，後者則是重在作家的創作的了。孔子只贊堯舜，孟子便偏贊伊尹，伯夷叔齊，柳下惠，以及孔子，而說明其所處的不同，惟人格的偉大則一。原故呢，是因爲孟子在性格上藝術家的氣分濃一些，應用了藝術的觀點，只要到達某種境界，便還以平等的看法故。梁實秋先生當然是採取孔子的思想系統的 。我以個人的偏好論，却是寧採取孟軻，換言之，我的立場 ，完全是浪漫派的，所以和梁先生的意見的不同，也就是當然的了。

第二個問題，文學的形式問題，我和梁先生當然也採了不同的意見。我覺得梁先生的看法太拘束，太重在外面。他屢次提到不贊成小詩（頁五四，一六四，二八〇），在我看，就沒有這種軒輊。不錯，「廟裏塑的哼哈二將或四大金剛，若是縮到一尺來高放在案頭，則其雄偉逼人之態必定全消」（頁二八〇），但是在藝術的立場去看，這種形式的偉大，不見得高于那不必「放大到身高八尺」的「美婦人」。倘若爲對現在的作詩的人鼓勵起見，提倡大東西當然是必要的，然而從藝術家的修養，人格的磨練，人生觀的陶冶上去說却似乎是更切實的；只求形式之大，就未免太重在外面了。形式上的大小，境界裏的大小，不足變更藝術價值的高下的，這便似乎又是人文主義者，因爲缺少美學的立場而忽略了的。

因爲梁先生注意外面的，所以說新文學運動裏的戲劇最難產之故是因爲戲劇中之需要建築性的成分。在我則以爲乃是中國國民性不近于戲劇家的產生的緣故，戲劇家的性格需是多方面的，動的，而不是靜的才適合。試看，德國一個民族，就恰是最宜于產生戲劇家的民族，因爲他們是動的，是喜歡事業(That)的， 故在德國文學史上， 戲劇的作家亦特多。即在中國，便只有郭沫若氏是近於戲劇家的性格，恐怕他的成績也是較爲最大的一人吧。可見，戲劇的發達與否，還有其內在的意義的，並不只在那形式上的建築性。其它的如說「舊戲和新劇宜各不相擾」（頁一八六），也是就外面的看法，倘若就內在的看，自有其就戲劇而言戲劇的共同的成分，一定要相擾了的吧。

在道德問題與形式問題之外，我覺得還有兩點，是我所不同意的，一是他缺乏社會主義的信念，一是他忽略唯物的

說明。關于後者，例如他說：「文學愈來愈成爲天才的產物，天才的降生，不是經濟勢力或社會地位所能左右的」（頁一三），我的看法就不是這樣，我承認天才，而且也確說藝術爲天才產物，然而天才仍然受物質環境的培養，也仍然受物質環境的限制，雖然這個關係不是簡單，而且人們的探求還不能馬上成功。關於前者，例如他說：「眞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暫時忍受貧苦，但是不會長久埋沒的，終久必可以贏得相當資產」（頁十八），又說：「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爭鬥的手段」（頁同）。我是不這末想的，我認爲這樣只能解決一二人的問題，不是多數人的問題，再說受剝削的人，所被剝削者也不只一方面，所以非有整個社會制度之改造，便不能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自來的大思想家，沒有不是多多少少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的，因爲在那裏是求人類的眞正的福利故；至于目前的共產主義，那只是這種社會主義的一型，各人當然有各人的批評，然而那種普泛的意味的社會主義，一個人是應該有的，雖然不能因此限制人的創作。天才固是我們承認，而且尊重的，現在的文藝創作及鑑賞，也無疑是限于少數的天才，我們也沒法否認。然而我們希望那些因環境不幸而不得發展的天才，假若環境好了，都不受限制起來，這却是更好的。能够充分發展其所長的社會，才是我們理想的社會，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梁先生只說到：「大多數的利益，固然該尊重，少數人的利益，似乎也不必一律抹殺」（頁二八四）。我却以爲更當設法在那多數中，尋那本來爲少數而不幸不得已而當了多數中的人的，而使其再回到少數裏來，這也只有變改現在的社會制度。

（三）結束的話和題外的話

梁先生的主張，在消極方面，對於時下之攻擊的和針砭的，我大體上是同意了，在積極方面，我却認爲他的倫理的立場太過，而哲學意味的美學的根據還太稀少。以我的私見，一個批評家却是寧當重在後一方面的。

然而無論如何，我承認梁先生確是一個批評家，他的文字確是批評文字。雖然因爲思想的體系的不同，我不能完全同意於他所說的，可是他的清晰，鋒利，公允，勇敢，和學識，確是新文學運動以來不可多得的批評人材。周作人先生的批評原是很好的，趣味也極高，學識又富，常能根據健全的頭腦和常識，而寫出清淡而雋永的批評文字來，不過他不是專弄批評的，現在則久又不執筆作這種文章了，我自己感覺到這是文壇上的一件大損失。之後，成仿吾的批評，雖有

力而只爲捧朋友，錢杏村的批評，雖有見地而只爲作奉命八股，最近作得起勁的又有茅盾先生了，然而他似乎捧朋友和奉命八股是兼而有之，只有梁實秋先生却是最純正的了，雖然不是最完全的。

現在有一種風氣最壞，就是要賴的辦法，對人總是一有短（其實他也找不對），就抹殺其餘主義，然而也只能在筆頭上弄小巧，大概這是一種原始人用符咒的蠻性遺留罷，最近周木齋先生在「太白」創刊號上論梁先生這本集子的文章便是一個適例。我們不需要這些！我們要好說好，壞說壞。在人身背後放一塊小石頭，或者利用黑夜而狂吠，這是卑怯的。我敢負責的說，截至現在爲止，梁實秋先生所被的罵，誠是不少了，然而還沒有一個是能在理論上取勝了的。那些不長進的烟幕彈是只可以騙騙那專擁護海派雜志的低級讀者，或者，幼稚園的小孩子們的。

無罣礙室隨筆（四）

聊止

清初所譯之外國國名

前清當乾嘉時代，初與海外交通，所譯外國國名皆極光怪陸離之致。大都譯音者，皆加以口旁，以示譯其口音，或則從其國旗，分別定名，以資識別。乾隆五十八年，英國遣使馬戞爾尼入京，當時署兩廣總督郭世勳等奏摺，於英國皆書作暎咭唎，又所譯暎咭唎國原禀，有「我本國國王，管有呀囒哋嚀吨咈囒哂嗳喻等三處地方」等語。（均見許寶蘅氏所輯英使馬戞爾尼來聘案，載掌故叢編第一輯，）今人讀之，均將瞠目，不知何指。實則乃謂大不列顛，法蘭西，及愛爾蘭三國，徒以一律加以口旁，遂覺離奇俶詭，不可究詰矣。（又其時對外國人名，亦多有加口旁者，如馬戞爾尼，即作嗎嘎爾呢是也。）

又林文忠公（則徐）奏疏中，有一節，論當日各國通商情形者，略謂「查各國夷船，來至粵東者，如西洋夷人，久住澳門，幾成土著，自可就近給諭，毋庸遠寄出洋，其咈囒哂，嗬囒，大小呂宋，雙鷹，單鷹，嗹國，喘國，近來買賣較稀。惟暎咭唎之船最多，咪唎㗼次之」云云。此節所舉國名，如法國荷蘭美國等，均加以口傍，其單鷹雙鷹，則從其國旗而名之也。道咸年間，通商日漸發展，而中國對於海外各國之觀念，仍多不甚明瞭，故仍有以國旗識別之者。除雙鷹單鷹以外，又稱瑞士爲藍旗國，稱美國爲花旗國，此種國名，早經嬗變，今日僅有一花旗銀行，尚足爲其遺響耳。

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

胡適

十月二十七日汪蔣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說明他們所要想向五中全會「建議以期採納而見實行」的主張，其中共有兩大原則：一是明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一是聲明「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

關於第一項，原電文內列舉了五項子目，這五項如果能實行，應該可以做到「中央與地方之扞隔必日臻消融」的希望。

關於第二項，原電文內沒有具體的方案，只提出了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爲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

又加上了一句說明：

蓋以黨治國固爲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爲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爲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强爲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總說明：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我們對於這個原則，當然是完全贊成的。因爲原電文沒有詳述施行的辦法，所以我們把我們想得到的辦法寫幾條出來，供汪蔣兩先生的考慮：

第一，政府應該明令全國，凡「不以武力及暴動爲背景」的結社與言論，均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原電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動爲背景」一語，比憲法草案裏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類字樣，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頗含混，也需要一種更明確的解釋。試舉個極端的例：假如十來個青年學生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或者組織一個青年團來試行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這都應該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應該讓熱心過度的警察偵探曲解爲「以幾千里外某地的紅軍爲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類容易誤解的字樣，而用「方法」或「手段」來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案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滿意於政治社會的現狀，容易受一個時代的激烈思潮的誘惑，這都是很自然的現狀。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氣的青年了。法國的「老虎」政治家克利蒙梭曾說：『一個少年人到了二十歲不做無政府黨，是個沒有出息的東西。可是他若到了三十歲還是無政府黨，那就更沒出息

了！』他那時代的激烈思想是無政府主義；若在今日也許他要換上馬克思主義了。少年人應該東衝西撞，四面摸索，自己尋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兩交，落到某種陷坑裏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頭；落了坑，他可以增長見識與經驗。這樣自由摸索出來的思想信仰，才够得上安身立命的資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護之下長大起來的青年人，好比從沒出過繡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裏，見個白臉小夥子對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單相思來了。今日許多因思想言論，（可憐呵！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論！）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實在太多了。當局的人實在不明白脚鐐手銬和牢獄生活決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却拿脚鐐手銬等等來證明政治實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却拿軍法審制糊塗證據等等來證明法律的確不好。青年愛充好漢，你却偏叫他們做好漢！我們參觀過北平人幾處的監獄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覺今日有澈底大清理全國政治犯的迫切需要。這件事不可以再緩了。

第三，政府應該即日禁止公安與司法機關以外的一切機關隨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們所見所聞，我們簡直數不清中國今日究竟有多少機關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審訊的權力！汪蔣兩先生通電發出的前後幾天，北平一處就發生了無制服無公文的人員到北京大學東齋搜查並在路上拘捕學生的事，和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在辦公室裏被無公文的人員拿出手槍來逮捕，並用手銬押送到保定行營的事。這種辦法也許可以多捉幾個人，可是同時也是努力替政府結怨於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黨部。

第四，政府應該明令取消一切箝制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報紙與雜誌既須正式登記立案，取得了出版發行的權利了，政府至少應該相信他們自己能負責任。他們的新聞有錯誤，政府可以命令他們更正；言論有失當，政府與黨部可以駁正。今日種種檢查審查的制度實在是瑣碎而不必要的。至於因為一條兩條新聞或一篇兩篇社評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執行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即使眞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則快意矣，於國家人民的福利，於政府的聲望，究竟有一絲一毫的裨補嗎？今日政府領袖既揭起言論自由的新旗幟來了，我們盼望第一件實行的就是一切言論統制的取消。

第五，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制文化」的迷夢。汪蔣兩先生已宣言不願「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還在高唱「統制文化」的口號。可憐今日的中國有多少文化可以統制？又有多少專家配做「統制文化」的事？在這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應該努力鼓勵一切聰明才智之士依他們的天才和學力創造種種方面的文化，千萬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誤用到消極的制裁壓抑上去。試舉文學藝術做個例。有人說：「凡挑動階級鬬爭的感情的文學藝術都應該禁止」；並且有許多小說和某些電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刪削了。如果這個見解是對的，那麼，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該挖板災毀了！詩經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類的名句也該禁止發行了，亞聖孟夫子的「庖有肥肉，廐有肥馬，野有餓莩」也該毀板禁止了！舉此一例，可見「文化統制」不是可以輕易談或做的事。我們此時還不曾夢見現代文化是個什麼樣子；拚命的多方面的發展，還怕趕不出什麼文化來。若再容許一些無知妄人去挑剔壓抑，文化就許眞不上喒們門上來了！

以上五事，不過是隨便想出的幾種具體事項，來充實汪蔣兩先生的大原則。可是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難叫我們信仰了。

（錄十一月九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五中全會記

記者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二十年十二月召開一中全會於首都，二十一年三月，召開二中全會於洛陽，旋又先後於二十一年十二月舉行三中全會，二十三年一月舉行四中全會於首都，迄今已十月有餘，中央依照黨章本定十一月召開五全代會，旋據各省市黨部及蔣委員等電請，鑒於彼時剿匪軍事，將告成功，須要和平與統一，請展期召開代表大會，以利工作，中央遂加採納，於十月二十五日由一四三次常會決議五全代會延期，並定十二月十日召開五中全會，以決定一切大計。

開幕典禮

到會各中委

十日晨八時全體委員謁陵後，返至中央黨部，參加開幕典禮。計到蔣中正，汪兆銘，戴傳賢，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吳鐵城，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伯齡，邵元冲，朱家驊，張羣，劉峙，周啓剛，陳立夫，陳肇英，丁惟汾，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柏文蔚，覃振，石青陽，王法勤，陳公博，程潛，經亨頤，甘乃光，居正，石瑛，丁超五，張貞，孔祥熙，王正廷，周佛海，顧祝同，夏斗寅，賀耀組，楊杰，桂崇基，馬超俊，陳策，張惠長，鄧家彥，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陳璧君，吳敬恆，張人傑，林森，蔡元培，張繼，邵力子，褚民誼，柳亞子，張學良，楊虎，洪陸東，張葦村，黃實，朱霽青，陳樹人，繆斌，張道藩，趙丕廉，余井塘，薛篤弼，焦易堂，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蕭吉珊，謝作民，梁寒操，錢大鈞，段錫朋，鄭占南，曾仲鳴，黃復生，羅家倫，張定璠，戴愧生，李敬齋，王祺，范予遂，曾擴情，王懋功，唐生智，陳慶雲，谷正綱，唐有壬，王陸一，黃紹雄，潘雲超，陳布雷，鄧飛黃，孫鏡亞，蕭忠貞，紀亮，李次溫等一百零六人。

開會式情形

各機關代表參加觀禮者甚多，計有國府主計長陳其采，局長許靜芝，關亦有，秘書朱文中，審計部次長童冠賢，考選委員會許崇灝，最高法院周然，參謀本部周元祜，行政院參事陳銳，海軍部次長陳訓泳，銓敘部長林翔，監察院鄭螺生，李夢庚，立法院陳海澄，經委會俞同奎，軍委會羅東藩，司法院陳箇民，蒙藏會孔慶宗，謝百城，鐵道部谷正鼎，陳政，交通部王輔宜，空軍特黨部周至柔，黃秉衡，蔣堅忍，曹寶清，首都警察廳陳獨眞，海外出席五全會代表李顯廷等，連同黨部內全體工作人員，暨各界來賓，共計千餘人，禮堂內幾無隙地。九時十分奏樂開會，各中委咸趨入禮堂前排就位，即奏樂，全體肅立，唱黨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最敬禮，由汪委員兆銘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並由汪氏即席致開會詞後，即攝影散會。

汪致開會詞

汪委員兆銘在五中全會致開會詞，原文云：各位同志，自四中全會以來，各地中央委員因剿匪及各種職務上的關係，各在一方，直至今日，才能相聚一堂，開成了五中全會，這是極可紀念的事。全會的最大職務，是在聽取上次全會以來關於政治黨務之報告，加以檢閱，明瞭過去的狀況，以確定現在及將來努力之方針。四中全會以來，國難的嚴重並沒有減輕，而且更有增加。同人處於這危急存亡的環境，惟有本着四全大會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方針，堅忍進行，在萬難之中，維持政局的安定。這安定的意義，不是姑息苟且，不是偷安苟活，而是在利用時間，力求進步。自四中全會以迄今日，剿匪確有極大的成績，江西匪禍已經推陷廓清，數年以來在瑞金等處建立偽都自以爲根深蒂固的匪，已經犂庭掃穴。現在的急務，是剿滅殘匪，及如何肅清四川的匪氛。關於生產建設最緊要的工作，是復興農

村，而復興農村的關鍵，在於免除各種苛捐雜稅。減輕農民的負擔，以增進其生活的力量。五月間中央與各省當局在全國財政會議裏，同心合力統籌兼顧的結果，此項希望已經由決議而見之實行。如果沒有今年夏天意外的旱災，則現在各地農民已經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環境。但旱災是一時的，而免除各種苛捐雜稅，則各省已次第實行，垂之永久，所以農村復興的希望，終有實現的日子。其他各種生產建設雖限於經費，未能整個的及大量的進行，而一點一滴也在不斷的努力積聚起來，可詳見於各種報告。以上所述，是說明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最大注意，在於求和平，求統一。而所以忍辱負重以求和平，求統一，在於維持安定，在於求大進步，使國力日以充實，民力日以增益，以解救國難。向來對於會議的人，往往痛心於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然其原因在那裏呢？總理垂訓我們，說是知難行易。我們必須知道，所以決而不行，並不是行之維艱，而是在會議的時候，議決的時候，並沒有顧到可行與否，能行與否。先造成了不行的原因，所以纔含有不行的結果。如果不為空論，不唱高調，而專從「對症下藥」着想，則每一次會議，必能想出一種適應需要的方案，以為會議後一切工作之總方針。先看準了要行的方向，製定了可行，能行的條理，而運用之以必行的毅力，則我們最終的目的，必能以逐漸的成就，及一貫的進行，而底於完成。今於五中全會開會之日，謹祝我們所負重大之使命得有進步，並且得到成功云。

預備會決議

五中全會開會式後，九時四十分，即在中央會議廳開預備會議，出席中央執行委員蔣中正，汪兆銘，戴傳賢，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吳鐵城，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柏齡，邵元沖，朱家驊，張羣，劉峙，周啟剛，陳立夫，陳肇英，丁惟汾，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柏文蔚，覃振，石青陽，王法勤，陳公博，程潛，經亨頤，甘乃光，居正，石瑛，丁超五，張貞，孔祥熙，王正廷，周佛海，顧祝同，夏斗寅，賀耀組，楊杰，桂崇基，馬超俊，陳策，張惠長，鄧家彥，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等五十二人；列席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張葦村，黃實，朱霽青，陳樹人，繆斌，張道藩，趙丕廉，余井塘，薛篤弼，焦易堂，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蕭吉珊，謝作民，梁寒操，錢大鈞，段錫朋，鄭占南，曾仲鳴，黃復生，羅家倫，張定璠，戴愧生，李敬齋，王祺，范予遂，曾擴情，王懋功，唐生智，陳慶雲，谷正綱，居有壬，王陸一等三十四人；列席中央監察委員陳璧君，吳敬恒，張人傑，林森，蔡元培，張繼，邵力子，褚民誼，柳亞子，張學良，楊虎，洪陸東等十二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黃紹雄，潘雲超，陳布雷，鄧飛黃，孫鏡亞，蕭忠貞，紀亮，李次溫等八人，共計一零六人。由居正主席，決議事項如下，(一)推定主席團案，決議，推蔣中正，汪兆銘，孫科，于右任，戴傳賢，丁惟汾，居正七委員為主席團。(二)推定秘書長案，決議，推葉楚傖委員為秘書長(三)全體會議會期案，決議，五日至七日。(四)組織提案審查委員會案。決議，提案審查委員會分黨務，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五組，各組委員名單，由主席團決定。(五)關于提案討論程序及截止日期案，決議，一，一切提案，除主席團臨時提出外，概先由提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後，送由主席團商定提出；二，定于十二日晚截止提案。

主席團會議

預備會散會後，主席團即於上午十時餘開第一次會議，出席委員汪兆銘，于右任，戴傳賢，丁惟汾，居正等，至十一時餘方散會，議決案如下，(一)決定十一日上午九時開第一次大會，(二)推定蔣委員中正為第一次大會主席，(三)核定第一次大會議事日程，(四)決定分組審查委員名單。

各組審查員

主席團決定之各組提案審查委員及召集人如下：㈠黨務組，陳果夫，周啟剛，陳立夫，方覺慧，王法勤，丁超五，馬超俊，白雲梯，張葦村，余井塘，蕭吉珊，謝作民，鄭占南，范予遂，曾擴情，谷正綱，洪陸東，鄧飛黃，紀亮，李次溫，蕭忠貞，王陸一，潘雲超，召集人陳果夫，王法勤。㈡政治組，邵元沖，張羣，劉峙，陳肇英，覃振，石青陽，甘乃光，王正廷，鄧家彥，茅祖權，繆斌，趙丕廉，焦易堂，張繼，黃紹雄，張知本，黃復生，孫鏡亞，李宗黃，召集人邵元沖，覃振。㈢軍事組，何應欽，朱培德，王柏齡，賀耀組，陳策，張惠長，黃實，張學良，錢大鈞，唐生智，陳慶雲，楊虎，柏文蔚，何成濬，張定璠，朱霽青，程潛，張貞，顧祝同，夏斗寅，召集人何應欽，朱培德。㈣經濟組，宋子文，曾養甫，孔祥熙，陳公博，王伯羣，石瑛，傅汝霖，張道藩，梁寒操，曾仲鳴，戴愧

生，王懋功，陳璧君，唐有壬，張人傑，吳鐵城，邵力子，薛篤弼，召集人孔祥熙，宋子文。㈤教育組，朱家驊，經亨頤，周佛海，陳樹人，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段錫朋，羅家倫，王祺，吳敬恒，李敬齋 ，陳布雷，楊杰，桂崇基，蔡元培，褚民誼，柳亞子，召集人蔡元培，吳敬恒。

孫科自港歸

孫科七日下午二時，由澳門乘大興輪於在時半抵滬，即赴士讀道訪胡。適王龍惠亦在座，胡當留孫王在宅晚餐。孫定夜十二時偕隨從人李任仁詹菊似崔廣秀鄧青陽李綺庵及傅秉常楊華日，同乘加蘭總統輪北返。因輪遇霧，十日午十一時始到滬。孫於接洽情形，在未向中央報告前，不願披露，但謂胡來否須全會後決定。胡有三函託帶京，一覆中常會，一分致汪蔣，此行係任傳達。可以告慰者，即胡對人感情，已恢復在京共事時情形。對事約言之則主張既來議決案應求實行而已云。十一日由滬到京 。 孫返邸略息後，即至軍校謁蔣，並約汪前往晤談。

第一次大會

出席之委員

五中全會十一日晨九時開第一次大會。出席執委孫科·汪兆銘·戴傳賢·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吳鐵城·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柏齡·鄧元沖·朱家驊·張羣·劉峙·周啓剛·陳立夫·陳肇英·丁惟汾·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柏文蔚·賈振·石青陽·王法勤·陳公博·程潛·經亨頤·甘乃光·居正·石瑛·丁超五·張貞·孔祥熙·王正廷·周佛海·顧祝同·夏斗寅·賀耀組·楊杰·桂崇基·馬超俊·陳策·張惠長·鄧家彥·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等五十一人。列席監委恩克巴圖·陳璧君·吳敬恒·張人傑·林森·蔡元培·張繼·邵力子·褚民誼·柳亞子·張學良·楊虎·洪陸東等十三人。候補執委詹菊似·關素人·李任仁·崔廣秀·張葦村·黃實·朱霽青·陳樹人·繆斌·張道藩·趙不廉·余井塘·薛篤弼·焦易堂·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蕭吉珊·謝作民·梁寒操·錢大鈞·段錫朋·鄭占南·曾仲鳴·黃復生·羅家倫·張定璠·戴愧生·李敬齋·王琪·范予遂·曾擴情·王懋功·唐生智·陳慶雲·谷正綱·唐有壬·王陸一等三十八人。候補監委李福林·鄧青陽·李綺庵·黃紹雄·潘雲超·陳布雷·鄧飛黃·孫鏡亞·蕭忠貞·紀亮·李次溫十一人。蔣中正因事未到·由汪兆銘主席。

報告及討論

(甲)報告事項，首由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及預備會議紀錄，暨主席團所決定各組提案審查委員名單。繼由常務委員居正宣讀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告，(原文見另條)決議交黨務組審查。(乙)討論事項，僅討論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案，先由會場秘書將憲草全文逐條朗讀，各委即相繼發表意見，大致均以為憲法草案依照總理建國大綱第二十二·二十三兩條所規定，憲法在未經國民大會討論之前，均為制定與宣傳之階段，在此階段內，均係草案性質，俾能詳加審查，不能作最後之決定。同時在此階段內，本黨所負之工作，一面廣集各方意見，一面力事宣傳，使民眾對憲法有深切了解。全體委員咸一致贊同此議，遂決議先交林森·蔣中正·汪兆銘·孫科·于右任·戴季陶·居正·丁惟汾·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宋子文·邵元沖·張羣·陳立夫·陳肇英·賈振·陳公博·經亨頤·甘乃光·孔祥熙·鄧家彥·張知本·吳敬恒·蔡元培·張繼·邵力子·陳樹人·焦易堂·程天放·克興額·梁寒操·羅家倫·唐有壬·黃紹雄·陳布雷·馬超俊·李任仁·詹菊似·鄧青陽·陳璧君·楊杰·朱培德·唐生智等四十六人審查，由林森召集，並定十一日下午四時開會，由立法院立法委員傅秉常·吳經熊·林彬·陶履謙·何遂·吳尚鷹·馬寅初列席審查會，以便諮詢。十一時散會。大會散會後，主席團仍開會。

中常會報告

中常會報告，已由大會決議交黨務組審查，其原文如下：自本年一月二十五日第四次全體會議閉幕以來，迄今已閱十月。在此期間，時局雖告粗定，而外則國際風雲日急，國家之處境彌危，內則農村經濟衰落，人民之生計日艱。益以天災匪禍，社會不寧，常務委員會承大會付託之重，乃熟權輕重，審定緩急，以清剿赤匪為安定國家之本，以生產建設為充實國力之方。其他如廢除苛捐雜稅等，俱擬於財政艱難之環境中以休養民力充實國本者也。準則既立，兢業從事，經營迄今， 略具成效。今值五次全會開會之始，僅將工作梗概，陳述於次。 上次全體會議宣言中， 以救亡圖存之綱領，須集中國力與充實國力，是本會奉行之大經而不敢或懈者也。故於本黨以內力求統一。其有意見稍異者，莫不盡力疏解，期於主張一貫，力事團結，共禦外侮。而充實國力之前提，要在秩序之安定。赤匪為患，既已

敗哉，併力清剿，勢所必需。乃以匪區廣漠，且連數省，贛閩老巢，砦蒂尤固。爰經蔣中正同志熱籌偉劃，總領師干，運用碉堡公路之策略，以收穩紮穩打之實效。將士奉命，忠勇無間，淬礪奮發，收效彌宏。以迄最近，贛閩老巢得以迅速廓清，雖餘孽流竄，尙須截堵，然佈置既周，肅清可待矣。自上次全會決定廢除苛捐雜稅後，業經財政部詳定計劃，分別督促各省實行。已經各地方分別執行者，日有增加。全國人民自可逐漸減輕負擔，稍紓民力。是剷除障礙之功，已著積極之效，生產建設，自可促其猛進也。至政治方面，雖以財力竭蹶，致阻大規模生產建設之進行。然於力之所及，籌劃進行，亦在逐漸實施。如各省公路興修之急進，鐵道之趕築與整理，已有成效可覩。各種國營工業之創辦，亦已逐漸實施。至於水利之開發，農村之復興，或已著著進行，或正計劃實施，假以時日，不難奏功也。其在黨務方面者，一切措施，俱以集中力量，發揚實際效能為依歸。對於各級黨部之組織，既使其力事樽節，汰除冗員。而對於黨部之工作，則力求其能發揚實效，服務社會。至對於整理經時而成效尙小之地方，則推派中央同人，專責指導，以齊意志，消弭糾紛。以故各地黨部之組織，已較整齊，內部糾紛，得以減少。此後循序策進，當能日起有功也。其次尙有應為全會報告者，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迨本年十月間，値剿匪勝利，正待收功，所有負責剿匪之中央委員，以及多數軍隊黨部代表，以身在前方，勢難離防，紛紛來電請求展期。本會酌衡情勢，以剿匪工作已達最後關頭，稍有鬆弛，將功虧一簣。乃援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北伐延期之前例，經議決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展期舉行，其日期則待此次大會之決定。以上為十月以來黨政工作之概況，其餘各部份當另有詳細之報告也云。

憲草審查會

全會憲草審查會十一日下午四時開會。到林森，汪兆銘，孫科，于右任，居正，于惟汾，何應欽，陳果夫，宋子文等四十人，列席立法委員傅秉常，林彬，陶履謙。由林主席。各委發表意見甚多，僉以憲草全文一七八條，審查會不能逐條作文字審查，即大會亦難逐條討論。經決定提出重要原則數項，請大會討論決定後，交中常會組憲草審查會詳細審查，各委一致同意。遂決議向大會提出此項報告，六時二十分散會。

第二次大會

出席之委員

五中全會十二日晨九時開二次會議。出席執委汪兆銘，孫科，戴傳賢，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柏齡，邵元冲，朱家驊，張羣，劉峙，周啓剛，陳立夫，陳肇英，丁惟汾，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柏文蔚，覃振，石靑陽，王法勤，陳公博，程潛，經亨頤，甘乃光，居正，石瑛，丁超五，張貞，孔祥熙，周佛海，夏斗寅，顧祝同，賀耀組，楊杰，桂崇基，馬超俊，陳策，張惠長，鄧家彥，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等五十人。列席監委恩克巴圖，陳璧君，吳敬恒，張人傑，林森，蔡元培，張繼，邵力子，褚民誼，柳亞子，張學良，楊虎，洪陸東等十三人。候補執委詹菊似，關素人，李任仁，崔廣秀，張葦村，黃實，朱霽靑，陳樹人，繆斌，張道藩，趙丕廉，余井塘，薛篤弼，焦易堂，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蕭吉珊，謝作民，梁寒操，錢大鈞，段錫朋，鄭占南，曾仲鳴，黃復生，羅家倫，張定璠，戴愧生，李敬齋，王琪，范予遂，曾擴情，王懋功，唐生智，陳慶雲，谷正綱，唐有壬，王陸一等三十八人。候補監委李福林，李綺庵，潘雲超，陳布雷，鄧飛黃，孫鏡亞，蕭忠貞，紀亮，李次溫九人，共一百一十人。居正主席。

報告及討論

【甲】報告事項：㈠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㈡宣讀第一次會議紀錄。㈢主席報告新到各委員。經分別推定爲提案審查委員會各組委員，李任仁，李福林兩委員加入軍事組，詹菊似，崔廣秀兩委員加入黨務組，關委員素人加入經濟組，李委員綺庵加入政治組，鄧委員靑陽加入教育組。㈣秘書長報告文件。(子)各委員文電。(丑)賀電。㈤中央組織委員會工作報告。㈥中央宣傳委員會工作報告。㈦中央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工作報告。㈧中央海外黨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乙】討論事項：㈠憲法草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報告，決議憲法草案審議程序，照審查意見通過。又大會並繼續將憲法草案，各章分章詳細討論。本日業將第一章審議完畢，其餘各章仍留候大會繼續討論。

汪蔣建議原則通過

(二)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之綱要案，即汪委員兆銘蔣委員中正感(二十七日)電所陳述：(一)關於法制，中央祇宜規定大綱，由各省自行釐訂實施辦法及詳密條理。(二)關於用人任命之權，操之中央，而人選應由各地方主管長官就有法定資格者保薦，任期以三年一任為原則，成績優良者得由中央重加任命連任。(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應由地方斟酌實情，擬定計劃，編製預算，呈請中央核定施行，按期考績。(四)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應明確劃分。凡屬全國性質者由中央統收統支，如關稅，其稅則與收支，絕對歸中央管理，地方不得干涉。其他國稅亦須遵中央之規則與稅法辦理。至於地方財政，則由地方管理。在過渡期中，地方財政不足，由中央酌量補助。(五)應確定國防軍及地方兵警區別標準。關於國家正規軍及其管轄指揮，須統一於中央，但在過渡時期，得依平時統率關係，對於部屬任免，得由其最高主管長官呈保中央任命。至於地方兵警，須由中央核定編制數額，訓練調遣權概屬地方長官。無論國防軍或地方兵警，若有向外國購武器之必要，亦應呈由中央代為購訂等五項建議。決議原則通過，交中央政治會議詳細規定辦法。至十二時十分散會。

憲草審查委會報告

憲法草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報告，已提出十二日晨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其報告原文如下：奉交審查立法院呈送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一案，遵於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至六時半開會審查。委員出席者計有陳肇英，林森，馬超俊，楊杰，鄧家彥，[illegible]菊似，李任仁，唐生智，丁惟汾，張繼，朱培德，于右任，蔡元培，石瑛，覃振，程天放，王法勤，克興額，張知本，焦易堂，邵元沖，陳立夫，經亨頤，陳果夫，黃紹雄，梁寒操，孫科，宋子文，[illegible]，羅家倫，邵力子，孔祥熙，汪兆銘，唐有壬，居正，何應欽，鄧青陽等二十八人。立法委員傅秉常，林彬，陶履謙亦來會列席。當經將憲法草案審議程序決定四項如下：(一)將憲法草案發交常務會議，組織憲法草案審查委員會。此會至少每星期開會一次，並得邀集立法委員及專家列席，以備諮詢。(二)於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兩個月，將修正意見發交立法院根據修正。(三)立法院修正後，再呈由常務會議審核，提出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四)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後，作為本黨決定之憲法草案，依法提出於國民大會。至關於草案之內容，各委員發表意見頗多。惟茲事體大，將來常會既有審查委員會之組織，應留待從長討論，非短時間內所可決定。惟以此次全會中央執監委員到者甚多，亟應詳徵意見，以備將來審查會之參考。僉認大會對於本草案有詳細討論一次之必要，討論時以分章討論為宜，尤須注意於每章中之重要問題。如：(一)第一章第一條「三民主義」字樣，應在本草案中明為規定。(二)第四條領土是否採列舉規定。(三)第二章人民權利是否採憲法間接保障主義，人民自由仍須受法律限制。(四)第三章國民大會代表之產生問題，任期問題，會期問題，及組織問題。(五)第四章第一節關於總統之規定。(六)五院之關係及其均衡。(七)第五，第六兩章關於省縣之規定。(八)第十一章關於軍事之規定。(九)第十二章關於解釋憲法之機關等問題。皆擬請全體委員于一個月以內繕具意見，送由常會，發交將來組織之憲法草案審查委員會。是否有當，理合報請大會公決。召集委員林森。

第三次大會

五中全會十三日晨九時開第三次會議，

出席之委員

出席中執委汪兆銘，孫科，戴傳賢，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柏齡，邵元沖，朱家驊，張羣，劉峙，周啟剛，陳立夫，陳肇英，丁惟汾，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柏文蔚，覃振，石青陽，王法勤，陳公博，程潛，經亨頤，甘乃光，居正，石瑛，丁超五，張貞，孔祥熙，王正廷，周佛海，夏斗寅，顧祝同，吳鐵城，楊杰，桂崇基，馬超俊，陳策，張惠長，鄧家彥，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等五十一人，列席監委恩克巴圖，陳璧君，吳敬恆，張人傑，林森，蔡元培，張繼，邵力子，褚民誼，柳亞子，張學良，楊虎，洪陸東等十三人，候補執委[illegible]菊似，關素人，李任仁，崔廣秀，張葦村，黃實，朱霽青，陳樹人，繆斌，張道藩，趙丕廉，余井塘，薛篤弼，焦易堂，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蕭吉珊，謝作民，梁寒操，錢大鈞，段錫朋，鄭占南，曾仲鳴，黃復生，羅家倫，張定璠，戴愧生，李敬齋，王祺，范予遂，曾擴情，王懋功，陳慶雲，谷正綱，唐有壬，王陸一等三十七人，候補監委李福林，李綺庵，潘雲超，陳布雷，鄧飛黃，孫鏡亞，蕭忠貞，紀亮，李次溫，鄧青陽等十人，共一百十一人，主席戴傳賢。

報告及討論

報告事項：(一)秘書長葉楚傖報告出席人數，(二)宣讀第二次會議紀錄，(三)秘書長報告文件賀電十三件，(四)政治會議報告，(五)行政院報告，(六)立法院報告，(七)考試院報告，(八)軍事委會剿匪摘要報告，附南昌行營報告兩種，(1)[illegible]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報告，(2)新生活運動進行概況報告，(九)全國經濟委員會報告，附棉業統制委員會棉產改進事業總報告，(十)財政部全國省市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捐雜稅報告。討論事項：(甲)提經審查委員會政治組審查報告，(一)張委員繼提，刷新政治與民更始案，決議原則通過，交政治會議妥籌辦法，切實執行。(二)陳肇英等四委員提請剋日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一年內實行鹽法案，(三)周啟剛五委員提，恢復人民食鹽自由，並准許人民自由販運案，決議(1)按照鹽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限一個月內成立鹽

政改革委員會，籌議各項規章及施行細則，(2)在鹽政改革委員會內組織場產整理處，積極調查及整理場產，限一年內辦竣，(3)限於民國二十五年年底完全施行鹽法，(4)鹽政改革委員會每月應將工作進行情形報告中政會議，(5)由中政會議推定委員三人，負責審核該會工作報告，並督促其進行。㈣單委員振提試辦陪審制度案， 決議交政治會議轉交立法院參考。㈤單委員振提法官待遇案，決議通過， 交政治會議轉交立法司法兩院。㈥單委員振提試辦巡迴審判案，決議通過，交政治會議轉交司法院。㈦單委員振提改正法官服帽案，決議交政治會議轉交司法院參考。㈧單委員振提限制律師資格案，決議交政治會議轉交司法院參考。㈨單委員振提酌採流刑案，決議交政治會議轉交立法院參考 。㈩單委員振提整理監獄案，決議交政治會議轉交司法院。㈩㈠主席團提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案，決議推陳布雷•程天放•王陸一•梁寒操•唐有壬五委員爲大會宣言起草委員，至十二時餘散會。

實行鹽法案

陳肇英等提案原文云：竊查鹽法自民國二十年三月通過於立法院，五月復經國民會議一致議決，交由國府公布，並限於三個月內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籌備實施，迄今三載有餘，尚未見諸實行，不免使人民失望。年來鹽務因專商引岸之把持，流毒所至，人民痛苦日深，侵略國稅尤鉅，社會民生交受其害。試觀近一年來，首都重地發現私鹽，膠澳威海搶鹽風潮迭出，長江流域稅警禁止人民自由購食， 華北各地硝私充斥。 復因農村凋疲，民生維艱，鹽之運銷，既爲專商獨佔，鹽價又高，以致梟販遍地，稅警槍殺鄉民，日有所聞。凡此種種，阻害國民康健，違反社會治安，至深且鉅。據鹽政學者統計，根據各區現行稅率人口，除東北四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及內地數縣不計外，全國鹽稅收入可收二萬五千萬元，而去年實收額僅一萬六千萬元，每年漏稅竟達一萬萬元之譜。即此足證專商之積弊重重，根本改革，刻不容緩。新鹽法適合國情，有利國稅民食，久爲社會所擁護，其所定之二大原則，一爲就場徵稅，二爲自由買賣。蓋就場徵稅，管理簡易，所有機關集中鹽場，年可省經費一千萬元，而緝私範圍僅限場地，則防範周密，私鹽無從走漏，官銷乃可大增。自由買賣無引岸之限制，專商之獨占，人人均可公開販鹽，則私梟化爲官販。且彼此競銷，鹽質自趨改良，卵育於專商制度之一切積弊，均可一掃而空。是故新鹽法實行後，則人民食鹽自由，可以恢復，政府鹽稅收入必可增加，裕稅利民，無愈於此，是否有當，敬候公決。辦法：㈠按照鹽法第三十七條所規定，限一個月內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籌議各項規章及施行細則。㈡在鹽政改革委員會內組織場產管理處積極調查及整理場產，限一年辦竣，㈢改革委員會成立後，即日呈請行政院通令全國， 恢復人民自由購食， 表示改革決心。㈣決定分區施行鹽法之切實辦法，於一年內實行。㈤規定兩年內各區完全施行整個鹽法。提案人陳肇英，石瑛，張繼，程天放。

華北言論界之呼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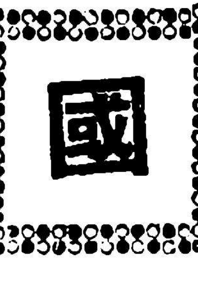
平津各報館各通信社，上五中全會電一件，爲使政府保障言論自由，籲懇大會對汪蔣感電，採納施行。電文如次：中央宣傳委員會鈞鑒：

茲有上五中全會灰電一件，敬希鈞會提請公決。文曰：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鈞鑒，伏讀蔣•汪兩公感電，「凡不以武力或暴動爲背景之言論，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 具見兩公尊重輿情， 開放言論，剴切堅決，實予天下以共見。而全國報業年來徬徨瞻顧，深慮上無以答政府愛護之忱，下無以副國民責望之殷者，聞此德音 ，尤無不同深感奮。值茲全會開幕之始，謹掬誠悃，籲懇大會對兩公提案，採納實行。抑在此原則之下，爲使政府保障言論確切有效起見，竊願臚陳三事，上瀆尊聽：其一，檢查新聞，縱不能立予取銷，但各地檢查機關一律遵照中央頒布標準，審愼執行。其不妨得軍事•外交•地方治安• 社會風化者，任何機關，均不能擅予刪扣。年來各地報紙被禁刊載者，往往溢出標準，甚至關係一機關•一私人之利害，而可以囑託禁載。又或同一新聞，此禁彼許。凡此種種，不特新聞檢查對國家毫無裨益，反足使不肖官吏可藉此封閉視聽。不即糾正，爲弊滋鉅。其二，對於新聞機關，或從事新聞事業者之處分，今後必一切依照法令。凡不以武力或暴動爲背景者，縱言論紀載偶有失檢，但既有出版法及普通刑法可資制裁，即無另行訴諸非常手段之必要。且保障記者安全，中央曾一再明令。舉凡新聞機關及從事新聞事業者，應使其均在法律統制之下。既不敢違法苟免，亦不致非法獲咎，則本身所負責任，既自明悉，庶可安心服務，而朝夕憂懼，機關個人均不至有動輒獲罪，且不知命在何時之感。其三，凡無前此新聞機關或從事新聞事業者，無論在中央或其他地域，苟非以武力或暴動爲背景，則倘有遭受停閉拘禁或其他處分者，均應請一律開復，一彰中央保育寬大，咸與維新之誠摯。凡此三事，胥係遵照蔣•汪兩公感電原意。竊念國變日亟，內外交困，正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共臨危難之時，應如何喚起全國民衆，擁護我統一政府，鞏固我國民戰線，外以捍禦強鄰，內以肅淸貪汚。報紙職司宣傳，實有上佈德意，下達民隱之全責。當茲殘匪就殲，失地待復，鈞會肝衡時局，智珠在握，繼往開來，必有新猷。凡蔣•汪兩公感電所陳，均無一不爲撥亂反治拯危救亡之良策，而開放言論一端，尤爲切要 。深望立予採納，則一切含沙伏弩，欲挑撥離間我國民與政府間之情感者，均可立見崩潰。至前陳三事，不過兩公感電之引伸。鈞會諸公提倡民治，尊重言論，素所欽仰。對此籲請，當蒙鑒許，肅佈悃臆，敬候公決。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庸報•商報•北平晨報•世界日報•益世報•北京日報•京報•全民報•新北平報•導報•實報•東方快報•民聲報•公報•實事白話報•時言報•立言報•北平晚報•世界晚報•時聞通訊社•復生編譯社•電聞通信社全叩灰(十日)。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十二月七日起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止

（金震）





逃竄殘匪在追擊中

湘軍追擊西竄共匪

長沙七日電，匪大部由西延西南苗兒山，上嶺向龍勝西竄。先頭竄抵兩渡橋附近，一部向城步方面竄走，軍隊正分途追剿。劉建緒已抵武岡，指揮猛攻桂邊殘匪，□師已到城步，□師抵新寧，截擊西竄匪部。陶廣師跟踪尾追，匪沿途傷亡極重。蕭賀大股向永順回竄，現大庸一帶尚有殘匪，軍隊已進駐溪口，即向殘匪總攻。

剿匪國軍雲集湘西

長沙九日電，贛匪現沿桂北西竄，我追剿軍已移轉陣線，向新寧，城步綏寧方面堵剿。匪實力已銷滅三分之一，陳渠珍已由鳳凰山赴前線督剿賀匪。總部電陳濟棠，李宗仁，謂偽一三五軍團被我擊潰後，林彭董匪首，率衆沿興全北竄，桂東全北已無匪踪。

何鍵報告殘匪尚多

長沙十日電，何鍵十日在紀念週席上報告剿匪經過情形謂：贛匪入湘南時，號稱十萬，經迭次截擊，所餘尚有五六萬，未能完全將其殲滅，不無遺憾。殘匪現竄抵桂境龍勝以北，及湘境城步，綏寧，通道以南一帶地區。我湘桂[illegible]聯絡追剿，並電黔省派軍堵截。一面組織民衆，實行堅壁清野，使匪無所掠奪，不攻自滅。湘南方面散匪尚多，已令李師長覺積極督率所部從事搜剿，並辦理清鄉善後，以安閭閻。

蕭賀殘匪犯辰未逞

長沙十一日電，㈠新編三十四師長陳渠珍八日由鳳凰電省略稱：賀蕭殘匪由庸邊四都坪，澧水向辱州直犯，七日午後與我戴周各部在東門外接觸。經我守兵沉着應戰：激戰至夜半，該匪衝鋒五次，均被擊退。八日拂曉，匪復分三路衝鋒，戰鬪極烈。匪因傷亡甚重，迄未得逞，乃乘大霧全部潰退。我顧旅長已率部由古文進至距辰州城三十里之烏宿，分兩路向長安山尾匪追擊中。又同日朱團長樹勛由桃源電呈來省，略稱：竄黃石之匪，在大庸附近經職部擊潰，殘匪竄向沅陵境果河洲，龍石溪，旋折竄大庸西溪坪，現正聯絡友軍進剿中。又羅啓疆旅八日到桃源，縣境安謐。㈡衡州九日電稱：匪主力尚在龍勝東北越城嶺，金坑一帶，一部由城步以南之紅沙洲向長安山方面西竄。我軍九日在城步西南橫水寨以西大山發現匪二三千經潘村，楊灣，石家寨西竄，當擊斃匪甚衆。㈢湘桂邊境東山搖附近潰留殘匪千餘，經我湘桂軍會剿，繳槍數百，刻正清查中。

粵桂將領請纓剿匪

香港十二日電，十一日晚九時，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發出追剿共匪電云：共匪朱，毛西竄，號稱十萬，氣燄日張，天幸其衰，是我軍最好消滅之機會。途次信豐，安息，鉛廠，城口，民倫，延壽，九峯，良田，臨武，下幹，四眼橋，通縣，洗硯圩，桃川，四關，文市，新圩，蘇汜，界首，茶圩，支闌室，堵崗，石塘等處，經我湘，粵，桂各軍節節兜剿，計已殲滅過半。計負嵎匪衆約五萬人，轉向湘，黔邊境，所過之地，焚殺擄掠，廬舍爲墟。非各路大軍繼續追剿，不能根本肅清。若任其轉黔滇川，會同賀，蕭餘匪，則其禍之烈，不堪設想。蓋川 ，黔兩省縮戰西

南，山深林密，形勢險峻，遠非閩贛無險可恃之可比。若不趁其惶恐喘息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則匪衆一經休養整頓，組織訓練，北進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國際路線，南向足以擾亂黔，桂，影響閩，粵，破壞東亞和平，危害友邦安寧。而黨國民族之危亡，且將無從挽救。濟棠，宗仁，崇禧等迭承各同志奬勉有加，亦誓當仁不讓，繼續努力。竊以爲共匪不除，國難無已。一切救國計畫，皆屬空談。粵，桂兩省軍旅素以愛國衛民爲職志。擬即抽調勁旅，先組織贛剿部隊。由宗仁統率，會同各路友軍繼續窮追，以竟全功。如得採納，即請頒布明令，用專責成。幷請蔣委員長隨時指示機宜，俾便遵循。除另派專員面陳一切嚴密外，謹此電聞。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叩。眞（十一）戌。

劉湘返川

南京十日電，劉湘在京與中央接洽軍政各事已畢，十日晨向各方辭行。下午四時率隨員登武穴輪，晚七時半啓碇西行。劉臨行談：本人此次來京，歷時兩旬，先後謁蔣，汪及中央各當局談商，對川省剿匪軍事，已有具體辦法。返川後，當即遵照蔣委員長指示方針進行，赤匪想不難肅淸。至財政問題，中央極爲協助，現亦已得有相當結果。今後財政有辦法，一切軍事，政治不難推行。





海軍談判決定休會

英日代表繼續談話

倫敦六日新聯電，六日英日會商席上，西門向日本方面要求提出具體的數字，如日本不予應諾，則會商決裂之責任得由日本負之，因此該問題突然重大化。英方與美國情勢稍稍有不同，即無意以條約之廢棄爲中止會商之理由，但對於日方仍未提出具體的數字，頗抱不滿，與美國之強硬態度相呼應，而漸有「日本是否有建設的誠意」之責聲。若日本之態度在聲明廢約時仍無具體的表示，則頗有爲美國所乘之機會。目下日本代表部對於此點特別講究最善對策。倫敦六日哈瓦斯電，英外相西門與日本駐英大使松平今晨在外交部舉行談話之後，日本人士宣稱：雙方交換意見甚爲滿意。西門以最近英美談話經過向松平說明，並重述美代表台維斯之所謂日本如正式宣告廢止華府海約則海會談話之最後階段將因之終止。但松本答稱：日本之意見則完全相反，蓋日本政府決宣告廢止華府海約之意，外間知之已久，絕不致變更談話之方向。且以爲日本對英國調和案之答復，已爲海軍談判樹立一種基礎。此種解釋頗爲英國所負調和之使命有利，因是乃立即決定英日雙方再舉行談話。

美國重申均勢主張

倫敦六日路透電，美總代表台維斯今日第一次公布美國海軍之地位時，重申美政府維持華盛頓海軍公約所定海軍均勢之主張。台氏謂以軍備平等爲根據所提出之代替辦法，將不能收安全平等之效果，美國贊同逐漸的減縮。渠奉羅總統之訓令，已提出海軍軍備切實普遍的減縮，依以實行，可不更變海軍條約所規定之比較的實力，且可不危及參加各國之安全。因於減縮未獲妥協。渠已聲明吾人仍準備遵守華盛頓海軍公約，並賡續倫敦海軍公約，而僅加以環境所需之細則修正，俾獲簽約國之熱心贊助。台氏又謂一九二二年協約中之諸原則一經廢棄，勢必引起不安穩之狀況，國際之猜疑及浪費之競爭，而無一國可獲眞正之利益云。據華盛頓路透訪員電稱：美人視台維斯公布之言論爲美政府意見之負責的表示，此爲第一次正式解釋美國之目標。羅總統與國務總理赫爾對此問題均未發表意見，有向詢問者，均交台維斯作答。美國提議切實普遍的軍縮辦法，雖從未正式宣布，但海軍部長史旺森曾宣露，如英日兩國同樣辦理，則美國可允縮減海軍百分之二十或更高於此之意云。

討論若干先決問題

倫敦六日哈瓦斯電，英國人士以爲華府海約一經宣告廢止，則海軍初步談話第一階段即告失敗，須另行開始談話。但談話之第二階級是否即由現在倫敦之各國海軍代表團依舊担任，抑或另以外交手續進行，則目下尙未決定。惟舉行第二階段之談話時，必將先行討論若干先決問題，然

後始能考慮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是否宜於召集。所謂先決問題者：即㈠能否由英美兩國先行訂立一種條約，僅規定質的限制而不涉及總噸數及比率，俾日本認爲相宜時可以隨時加入，而其他各海軍國亦得參加。㈡同時又由全體海軍國討論，是否能彼此約定各以本國每年造艦計劃通知其他訂約國。如談話之後彼此認爲造艦計劃互相通知一層可以辦理，則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即以此爲主要議題，否則正式海軍會議即無庸召集矣云。

日樞密院審查廢約

東京七日電，日本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之草案提出樞密院後，議長一木因鑒於國際上之重大性，即日特別指定副議長平沼等九名委員，從事審查。委員爲鈴木•荒井•河合•石井•有馬•原•淸太•林等，第一次審查會議，將在下星期開會。東京九日新聯電，日本政府對於華府條約廢棄通告已於五日諮詢樞府。樞府指定委員從事審查，其第一次審查委員會定十一日開會。該項通告案當於十九日樞府定例會議時提出通過，預定於二十日送交美國，故審查委員會擬從速審查。

美擬對日應付方針

華盛頓七日合衆社電，美海軍部與國務部於日本宣布廢止華盛頓與倫敦海約時，準備採取不同之行動。國務部擬努力獲得一種根據，以繼續進行限制海軍軍備。但海部則擬探知日本海軍建築計劃，以便製定其海軍建築程序。據聞美方將專注意於建築航空母艦，海軍機及重巡洋艦。此間避免海軍競築，殊鮮樂觀希望，美國將允日本以安全之平等，而不允予以軍備之平等云。

英國裁減海艦意見

倫敦七日路透電，美代表台維斯昨日發言聲明美國準備接受噸數上量的縮減後，倫敦方面現已重行說明其關於噸數上質的縮減之意見，謂英政府始終反對主力艦，航機母艦，與巡洋艦噸數之過大。前曾在日內瓦提議將此種軍艦之最高噸數及砲位口徑加以縮減 。英政府現準備接受縮減，而將此項之噸數加以百分三十之限制云。各大海軍國已多數贊成此議云。

日海軍界對英意嚮

東京八日新聯電，英國發表之單艦噸數一律三成減少案，日方尚未接到正式電文，故不能公表其意見。惟海軍部內之意嚮，大體如下：

㈠一律三成裁減案，內容尚不明瞭。英國前曾於日英美三國會議時，曾提倡該項主張，故今次之提案，約與前次相同。而主張裁減單艦噸數，即主力艦二萬五千噸，航空母艦二萬二千噸，巡洋艦七千噸，總稱之謂三成裁減案。此次所提者，恐係指此而言。㈡海軍之裁減，得分爲量的裁減與質的裁減。第一應將各國之保有量予以裁減，然後再進行質的裁減，以廢棄攻擊的武器。但此次英國之提案，毫未涉及量的裁軍，故無論如何實行質的裁軍，苟不與量的裁軍並行，則決難實現。㈢據聞英國對於現存條約上之五十艘巡艦，頗爲不滿，而欲建造七十隻。其他主力艦•航空母艦等，依現在之隻數即可敷用。若英國此意果成事實，則單艦噸數縱按英國主張實現，然而合計之保有兵力噸數非獨較現在未見減少，且反有增加之可能。換言之，即由裁軍而有變成擴軍之虞。㈣美國之二成裁減與英國之三成裁減案，同係空談之宣傳，故其不能爲眞正妥當之裁軍協定之完成，其理至爲顯明。

英國之一點希望

倫敦九日新聯電，華府條約廢棄時期之切迫，同時預備會商亦遭受劃期的重大轉機。八日松平與西門作球戲時曾有所懇商，其結果英國異常希望妥協。英政府對主張於廢約通告同時立即歸國之美國代表最好能使其晚退一日，使其參加妥協談判。因此希望日本對於廢約通告，最好能延期舉行。雖不能延至來年，但於年內，西門實希望無論如何得使其就範。

日所持之基準原則

東京十日電通社電，美政府方面於知悉不能阻止日方作華府海約廢棄通告之決定後，雖似已中止作從來之會商決裂或撤回代表部等悲觀的宣傳，而爲預防將來陷於無條約狀態計，有另圖成立新協定之意。但其將堅持既存條約所定比率之態度，而仍置新協定基準於現存勢力，則殊不難想像。一方日政府則擬樹立公正妥當的基準，企圖依是進行會議。其所持基準原則如下：㈠須以使各國均能保持一國安全上所必要之軍備限制，而確立不威脅不侵害之原則，爲軍縮之目的。㈡當依據上述基調實行軍縮時，須以使最高度軍備國較諸他國行更大的軍縮，而先示其模範爲絕對必要。

日對海會續商態度

東京十日電通社電，倫敦預備會商之繼續進行與否，雖將完全取決於英請國之英方態度，但日外務當局方面刻已就續行會商事，表明態度

如下：預備會商縱即於聖誕節停開，亦願於明年春初繼續舉行。設因英·美方面堅持己說，致使會商於本年度閉幕，則為預留將來情勢好轉得續行會商之餘地起見，當採取休會之形式。又軍縮正式會議自當仍按華府海約規定於明年底以前召開。

齋藤之大膽談話

費城十日電，據聞日駐美大使齋藤曾向「公告晚報」記者發表非常的談話，謂：「日本國家於必要將不恤自殺，以遂行其建立遠東和平之計劃。據謂氏並曾確認，謂：「縱令不獲已而對英·美開戰」，日本亦將採取此項政策。惟齋藤十日夜特訂正其談話如下：「晚報記者完全將余之趣旨誤解，余所欲言者，為英·美兩國結局能諒解日本之政策，然英·美兩國如無論如何不能諒解而強要變更日本之進路，則其時日本只有一戰而後已。」該報記者問余「日本向英·美雙方作戰，當必感覺痛苦，結局將陷於國家的自殺。」於是余又答云：「此或亦然，然日本將依然為完成和平而努力。日本實不願為帝國主義的國家，自無為侵略國之意圖，日本實希望維持遠東之和平與秩序。」

日樞密院通過廢約

東京十二日電，日本樞密院特別委員會本日通過廢棄海約通告草案。委員會報告將於十九日提交樞密院全體會議，預料可一致通過。此地報紙謂日政府將於二十日通告美國及其他簽字國。東京十三日電通社電，關於華府海約廢棄通告案之樞密院審查委員會於昨日下午二時經各顧問官與廣田·大角間作下列之問答後，政府方面人員，即於下午五時半退出，而僅由樞密院方面委員從事協議。其結果遂決定承認廢約通告，而於六時二十分散會。茲誌質疑問答要旨於次：問：關於華府海約廢棄通告發出後之日本國際立場，政府方面究持如何態度及何種見解？答：華府海約廢棄精神在獲取國防之安全感及迴避威脅，關於世界和平之確保，在廢約通告發出後，亦擬依列國協調根本方針善處之，此外對於明年之軍縮正式會議，亦決意以此方針為基礎，而闡明日本之主張。問：在一方作廢約通告後，是否有使他方於軍縮會議失敗時，在各國間引起劇烈的造艦競爭之虞？答：各國財源均有限度，主力艦一艘之建造費，需欵一億餘圓，故似可不至引起如所慮之無聊的造艦競爭，且亦將努力防止發生此種事態。矧縱即發生造艦競爭情形，亦不足懼，並信其不至因是使國防費過大也。問：政府將如何決定應付將來舉行之軍縮會議方針？答：比率主義之不平等條約，自當極力避免。關於其他各點，業已樹立確實方針，故望即安心可也。問：關於撤廢太平洋防備限制之政府所見如何？答：陸海軍之太平洋防備頗為鞏固，故無足憂慮。問：預備會商決裂時之日本政府態度如何？答：預備會商縱即決裂，日方亦將堅主召開正式會議，設各國主張展期舉行或竟予停止，日方亦擬力圖使之實現。

英閣議決海談休會

倫敦十二日新聯電，英內閣於十二日午前開會，對於海軍談話會作如下之決定：㈠在日本通告廢棄華府條約前，決定休會。㈡至來年三四月再開預備會商。該項決定，如得日本政府同意，則即實現。因此山本代表或於休會期間歸國一行，報告海軍談話情勢。倫敦十二日新聯電，海軍預備會商，頃已決定延會，因此英·美·日三國代表將於十三日或十四日召開全體會商。

美國代表決定返國

倫敦十二日哈瓦斯電，美國海軍代表團因英國提議談判延期，已決定於下星期啟程返國。但英國方面則以為英國提議海軍談判延期，然當以日本拒絕英國提出之問題為條件，美國代表團於此際決定啟程返國，則談判中輟，其咎不在英國，而在美國云。茲復從美國代表團左右人士探悉，據於上述英國方面之意見作以下兩點之辯明：㈠日本復文洞闢普泛妥協之門戶實為不可能之事，若然則談判延期之問題，當然歸於消失矣。㈡反之，如日本既不絕對不接受，亦不放棄其基本立場，而表示準備對技術方面繼續討論，此則大有其可能。苟出此一着，則勢必引起一更為艱困之問題，蓋英國外交部海軍專家克萊琪曾向美國首席代表台維斯坦白詢問，謂：日本答復如出第二着，則美國代表返國後，英國仍繼續與日本磋商，以尋覓三國協定之基礎，如是對於美國固有不便否乎？台維斯當經答覆，謂：此種程序在原則上本屬無礙，惟有兩問題美國必須先求明瞭，即：㈠英·美兩國對於華盛頓條約中若干主要原則是否始終同意。㈡英國是否承認美國代表團返國後海軍談話僅能就外交途徑繼續進行，至所謂就外交途徑進行談話，並非指各海軍專家如山本及其他專門委員等不能再留倫敦之

謂。對於上述台維斯所要求之兩項，克萊琪當經承諾，並再加以保證此項解釋。就大體上，並已爲日本方面所承認。日本方面在原則上雖仍反對談判延期，然欲避免因談判突然破裂所發生之種種不便，則惟有在日本廢約之前宣佈談判延期（此爲日本方面已不復加以諱飾，因此哈瓦斯社記者特叩詢日本首席專門委員山本。山本宣稱：謂海軍談判竟提出延期之問題，余本人實深爲惋惜。至於此後是否可繼續作技術談判，則吾人已向東京請訓。要之，吾人始終準備討論。吾人始終主張宣告廢約爲一事，海軍會議初步談判又爲一事，二者不應混而爲一。在余以爲最關重要者當使世界輿論不致發生一種印象，以爲海軍談話已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馴至以爲限制海軍軍備之原則亦遭動搖。欲避免此種危險，則應在目前確定重開談判之日期，或未來海軍會議之日期。同時並應由三國共同起草一宣言，陳述海軍問題之局勢，最後更應以任何方式繼續互相接洽云。上述山本之主張如係屬實，則山本將表示準備延長滯留倫敦之時期。或準備返國與日本政府及海軍有磋商後，不久即回倫敦，固屬無可置疑矣。總之，山本或仍留倫敦，或暫時返國後即回倫敦，英國必欲獲此二種結果之一。以此爲英國內閣之主要目標，當非言之過甚，蓋英政府久知山本爲日本大海軍派中有威望之代言者。苟與山本之直接接洽一旦中斷，則海軍軍縮必遭無可補救之損害。爲避免此種嚴重結果起見，英政府必竭力設法而不稍怠忽也。

日本議會倖免解散

政友軟化通過預算

東京七日新聯電，預算總會本日午後一時三十四分開會，又有質問，皆由岡田答覆。政友會大口喜氏謂政府之意思，吾人可以諒之，但徵諸實情，實爲極不充分。此應如何救濟，不論其如何政黨，均應攷慮，此天下之輿論。首相前云，立憲政治應酌參國民之總意，此點甚善，但預算予以變更，頗有困難。又政府對於將來之數字量，亦難列舉，故認爲政府對於吾人之意志，或民意已有誠意，故余動議擬將質問在此停止，希望進行討論。島田委員遂宣告大口之動議付於採決，於是緊張之議場，解散之機運避免。大口之動議，經採決之結果，無條件通過。次則實行附帶議決之採決，有民政，國同等提出附帶議決，但以少數未能通過。後由政友提出附帶議案，以大多數通過，但未涉及數字。結局預算案，以政友會態度軟化，而得通過。提出爆彈的動議之東武氏及議事進行員而與此問題有關係之加藤條四郎氏，以黨內糾紛惹起者之責任，七日向政友會總務會提出辭職。政友會總務胎中楠右衛門氏，因對政友會對於預算態度之不滿，七日提出脫黨願書，並同時辭任衆議院議員。其後尚有上塚司，金井政夫兩氏亦提出脫黨，於是政友會發生內部糾紛。

貴族院詢滿改革案

東京八日電通社電，日上院預算總會，於昨日下午四時開會時，大藏公望男爵就滿洲移民問題，向岡田首相提出質問畢，即要求首相就對滿國策，具體的說明其抱負。首相當即答以不僅擬對「滿洲國」之獨立保全予以援助，且將行政治合作，而圖舉共存共榮之實。大藏男復謂關於滿洲問題，大體當由任在滿事務局總裁之陸相負其全責，故現特向林陸相作如次之質問。「對滿事務局之活動情形如何。究係承轉機關，抑屬決算機關，滿洲問題是否均須由事務局解決？事務局與政府其他部局間之關係如何？在滿全權府與軍司令官，究以何方爲第一指導者？何故須將現役軍人置於關東局長之下？關東軍特務部本已等於被裁，而現復謂設置，不識究係何故？又軍參謀長兼任事務總長之理由安在？林陸相答：關於第一點之抱負，在尊重「滿洲國」之獨立，而使日，滿不可分之關係益臻密切。金森長官亦答辯謂：係屬首相之輔助機關，而非屬直接行自身意志之機關，又此種機關，係依對滿國策的見地上認爲必要而行設立者，關東局總長與關東軍司令官所發事務不同，故不至有混淆不淸情形。至其以憲兵司令官充任警務部長，則非意在使之憲兵化，而係爲統一警察行政。大藏男更質問謂：關東局總裁是否亦具有處理一般產業經濟之權限（經林陸相答：此項官制雖尚未定，但仍不至擴張其職權至此地步云。於下午八時十四分散會。又東京九日新聯電，日本貴族院本會議，九日午前十時十五分開會，開會後即將災害預算案提出。柳澤預算委員長，報告預算委員會審查之經過及其結果。次由坂谷芳郎男爵質問：在滿機關之改革雖善，但日本與「滿洲國」之間，挾一滿鐵，益使發生糾紛，此點請政府注意。滿鐵之股

票，除中，日兩國以外不准持有，然爲日，滿兩國共同利害起見，應將滿鐵股票，准予「滿洲國」持有。政府對此如何？首相岡田答：滿鐵條例之改正，正在考究中。滿鐵之股票，應使「滿洲國」持有一事，將來願充分予以考慮。於是坂谷要求政府應從速予以改正。

豫算案已正式通過

東京九日新聯電，以討論災害對策之日本臨時議會，在衆議院屢生波瀾，會期延長二次，較最初之預定，多開五日。七日夜始將預算案送交貴族院，預算委員會於七日夜及八日，已將其通過。九日午前十時召開之本會議，對於政府提出之赤字公債案。所有米穀臨時交給凶作地食用之法案，對於風水災之被害者，施行減免租稅之法案，已得兩院通過。九日預算案，遂得圓滿成立。惟日政府在此次議會，因其答辯之不統一，及其他問題，曾發生相當之危險。但以會期延長五日，幸各議案均能成立，而所期之災害對策，亦得實施。然最爲遺憾者，即以政黨政治復活爲目標之政友會，與民政黨提携，期其實現，不幸卒以提出爆彈的動議，不但未能成立，對現內閣且完全降服。此舉不但不能恢復其政黨政治，且反使日本國民對於政黨之信賴，完全失望，此爲日本議會政治之前途，良用嘆息者也。

南次郎任關東司令

東京十日電，新任駐「滿」大使兼關東軍司令南次郎本早受命，定本月十九日赴「滿」就職，其前任菱刈則將任職軍事參議會。東京十日新聯電，在「滿」機關改革案已定於年內實施。關於人事詮衡，正由陸軍與政府協商中。官制實施後，所謂之「二位一體」之關東軍司令官，特命全權大使已推南次郎將就任，對「滿」事務局總裁則由林陸相兼任，次長以現資源局總務部長松井春生爲有力。此外陸軍方面向任命一二三事務官，總務課長始由陸軍任命時，則將推關東軍司令部第一課長原田熊吉充任。又在「滿」行政事務局長（關東局長）由外務省方面專任之。東京十一日新聯電，關於在「滿」機關改革，十一日閣議曾討論該案實施之官制案，勅令案等問題。此次改革案之根本方針如下：㈠充分逐行對「滿」國策。㈡滿鐵爲事業公司之繁榮策。㈢日本之對「滿」國策，以旅順大連爲根據地，此後決以長春爲中心。㈣管理在滿行政事務之關東局歸全權大使所屬。㈤維持滿洲治安中心之警務部長已由憲兵司令官兼任，因有支配警政權，故應完成警務部本來之目的。

陸軍方面發表調動

東京十日新聯電，日本陸軍定期調動，已於十日發表，進級百四十名，調動六百名。其中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轉任軍事參議官，南次郎任關東軍司令官，旅順要塞司令官中將鏡山巖，編入予備。第九師團司令部附少將田中稔，任旅順要塞司令官。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轉參謀本部。「滿洲國」軍政部顧問少將板垣征四郎任關東軍參謀副長。

國聯調解馬賽兇案

猶哥斯拉夫政府以前王亞力山大暨法外長巴多十月九日在馬賽被刺，匈牙利政府涉有收容克羅特恐怖黨人在國內活動嫌疑，特提出兇案備忘錄向國聯行政院申訴，請求審訊，最近猶哥復驅逐匈僑，兩國情勢一時異常緊張。茲悉匈國自國聯討論此案後，已表示讓步，願接受議決案，而猶哥亦已停止驅僑，從此中歐之一段愁雲慘霧已被「和平之風」吹散矣：

猶哥政府驅逐匈僑

猶哥斯拉夫京城六日電，猶王亞力山大及法外長巴多被刺後，猶哥指責匈牙利負馬賽慘案責任。近猶哥政府下令驅逐大批匈牙利僑民，以致猶匈嚴重之政治局勢，現達決裂點。猶哥外部本日發表聲明，謂驅逐匈僑乃其合理法之步驟，並解釋觀察猶哥失業情形之嚴重。匈牙利在日內瓦之態度，及匈牙利官方撤同僑居匈國之猶哥人民允許證，故猶哥政府決定不繼續數千寄居猶哥匈人之允許證。在亞力山大被刺後，猶外長葉夫的區照會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指責匈牙利鼓勵恐怖黨活動，以致發生馬賽慘案。該照會稱：調查馬賽慘案各情顯示「匈牙利官方當負嚴重責任。」又謂：「因爲此種同謀，故能作此種罪惡。」同時捷克及羅馬尼亞政府亦致文國聯擁護猶哥立場。匈牙利出席國聯代表艾克特立即要求行政院首先討論馬賽案件。

國聯行政院之討論

日內瓦七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開會，第一次討論猶哥斯拉夫申請書。會場未發生意外事件，各國代表及新聞記者，多數到場。行政院

主席葡萄牙代表華斯康塞洛斯，首先宣讀國聯盟約第十一條，其第二節聲明，凡影響國際關係之任何情勢，足以擾亂國際和平或國際和平所恃之良好諒解者，聯合會任何會員有權提請大會或行政院注意云。主席旋請猶哥斯拉夫外長葉夫的區發言。葉夫的區起立致詞：謂猶哥斯拉夫申請書揭發匈牙利行政機關及政府對馬賽案應負責任，其目的在維持和平，而無任何政治作用。葉氏照申請書陳述之理由，力言匈牙利應負其責。葉氏謂猶哥斯拉夫亦願擴大討論範圍，俾訂立國際協定，以懲治恐怖主義云。匈牙利代表艾克德對猶哥斯拉夫所揭發之事件，一律否認，謂馬賽兇案，並非在匈牙利境內準備者。猶哥斯拉夫故王亞力山大之被革命黨徒遺諸死地，而革命黨在匈牙利境外活動者。艾克德又謂和平條約釀成一種革命局勢，馬賽慘案，即其徵象。艾氏隨即謂惟修改和平條約，方能維持歐洲中部之和平，而取得國際合作。匈牙利代表又對小協約各國指責之詞，加以反駁，謂係一種政治手段，請國聯行政院鑒察。艾氏詞畢，羅馬尼亞外長蒂杜樓斯哥起立作答，謂：艾克德既視小協約各國分致國聯之公文爲一種政治手段，則匈牙利對猶哥申請書擬提之復文，（按匈牙利復文經英國、意大利婉勸之後，延至八日發表。）即須提出，公同討論，與以反駁，否則此次辯論，即不能結束。主席華斯康塞洛斯，乃謂匈牙利復文提出之後，凡屬關係國於星期一均可作答。土耳其外長發舒第謂：在國際上採取共同辦法之前，各關係國亦應採取必要制裁，以制止恐怖主義。捷克外長貝尼斯繼起發言，說明捷克拒絕申請書所以完全同意之理由。渠意謂捷克之意，欲行政院力使現在之衝突歸於消滅，而日後不致重行發生耳。貝尼斯又謂自若王時以來，有人在匈牙利北部邊境陰謀危及捷克之完整及安全，其情形正與猶哥國申請書所訐者相同。中歐新造之國，力謀統一，自昔已然，陰謀之徒，欲阻止各國統一之趨勢耳。如其有人欲謀破壞猶哥斯拉夫、捷克或羅馬尼亞之統一，則將釀成不可避免之大禍，予對此重要之點，特別聲明之云。貝氏此言，則係表示國聯有綏靖事變之功能也。下次會議定於明日下午三時開會。

匈猶邊境有小衝突

倫敦九日路透電，猶哥斯拉夫當局驅逐匈僑之運動，現無寬鬆之象，以故中歐局勢，較前更見緊張。昨夜復有匈人若干，由猶哥返匈。猶哥匈僑被逐回國者，迄今已達三千人，若輩老少皆抵邊界斯奇特站，即跪於怨處收拾行裝囊側，感謝上帝護救，安抵生命不再受危之地。最近一批[illegible]民到後，匈京往人界歐生會集眾示威，反對猶哥斯拉夫。匈當局亟謂警迫大隊，防前繼出中增。邊界間已發生後襲數次，最近一次爲武裝塞爾維亞人（即猶人）一隊，深入匈境三向僑。附匈政府迄今尚鎮靜自處，並注重被濟斷民，點通允言漸千。昨日猶哥京城之繼鄉，已減少兩國間衝突之嚴重性。猶當局去不驅逐匈僑之程序，擬仍進行，但將取較和緩之政策。聞匈國晚往當局決紀如猶往施攻，則境願放棄斯奇特鎮，因該地幾無險可守也。昨夜匈京當局否認已派援軍至邊境之說。

繼續討論馬賽兇案

倫敦九日電，昨日日內瓦國聯行政院復開會討論猶哥斯拉夫爲馬賽血案申責匈牙利之備忘錄。各代表尤其是英國掌璽大臣艾頓擬竭力不涉及政治，而純就法律問題加以討論。此種努力，顯未獲有效果。因法外長拉佛爾以動聽之言論，宣佈法國贊助猶哥對馬賽血案所提之各節。而義代表阿洛錫則發言維護匈牙利。惟兩政治家均贊成向國聯行政院提議取國際行動，以對付恐怖主義。拉佛爾宣佈法國贊助猶哥斯拉夫之言曰：一比國對此嚴重之事務主於猶哥斯拉夫方面，若讚檢擊亞力山大王，實間推殘和平也！貴國破壞亞力山大王之工作也！此事端賴吾儕即國聯行政院監悅，不得陷和平於危險中云。英國之意見，以爲全案乃屬司法性質，猶哥之備忘錄，國聯應以法庭之地位審核云。蘇俄代表李維諾夫亦發簡短之演說，詆責恐怖主義。英代表艾頓力勸各代表視非質與意志政策分別而論。艾氏謂馬賽血案之責任，今倘難斷定，因所謂負責者，尚未經審訊。目前討論，於以猶哥備忘錄中所舉各事爲限，不得牽涉題外各事，免致糾紛無窮云。於是行政院乃宣布延會。至星期一上午十時半，匈國已以關於南王亞力山大遇害案之備忘錄，送致國聯，否認匈政府或匈當道對於管束猶哥逃者殊乏熱心之說。並申辯匈當道曾以護照發給猶哥恐怖黨一節。繼謂凡違法越過邊界之人，均依各國所施戒防間諜條例，解送民事與軍事當道審訊云。駐日內瓦猶哥公使評論昨日國聯行政院之會議曰：君等以所放大之鏡以考慮決議案，遂覓求殺害吾國君主主謀者之罪民。吾人其能望國人滿意乎？其意蓋嫌國聯行政院對匈之態度過於和綏也。據現勢觀之，國聯行政院一方面將通過對馬賽血案表示譴責之決議案，一方面將締結國際公約，規定政治逃客之待遇。巴黎各報評論昨日捷克外長貝尼斯所發小協約國準備以戰爭保衛其土地完整之宣言，亦以爲主張修正和約者之活動，已危及歐洲之和平。某報謂萬一戰事發生，則即國聯亦不能保全和平。又有一報謂貝尼斯之宣言，正當其時，足使主張修約者受一致命的打擊云。

英斡旋後猶停驅僑

猶哥斯拉夫京城九日路透電，猶哥內務大臣賴齊志，今日下令，驅逐匈僑之舉必須立即停止，即僑居准許狀期滿者，亦不得加以驅逐。據謂匈僑之被逐者，大都由於地方官實施取締外僑條例熱心過度所致。又據日內瓦路透訪員電稱：猶政府停止驅逐匈僑，已使緊張之局勢，爲之緩和。猶政府取此行動，英掌璽大臣艾頓昨在國聯行政院會議時所發告議之言，必與有力爲。同時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約國，對於昨日國聯行政院會議之演說，均表示不滿。彼等均覺國聯行政院完全漠視猶哥斯拉夫國政府備忘錄中所提之證據，對馬賽慘案，僅僅作譴責之空談，不能平息公憤。今日艾頓與義代表阿洛錫會談猶、匈兩國間爭端，歷時甚久。旋往訪法外長拉佛爾。時，英法司法專家，正在集議。猶哥斯拉夫代表與其他協約國之代表，今日午後亦同訪拉佛爾，語以時局吃緊情形。聞各國代表對於現局之主張，現分兩派：法國賴國聯即作決議，深信爭端延日愈久，危險愈甚，謀不幸之事變，或將義國捲入漩渦也；英國主張見機行事，致反對使國聯匆遽作決，惟猶哥斯拉夫、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之代表，無一願接受英代表之忠告。

匈示讓步接受議案

日內瓦十日路透電，因猶哥斯拉夫對馬賽血案申訴匈牙利引起之中歐風雲，今漸消散。匈國已在今日國聯行政院會議中，接受關於此事之決議草案，其中規定：（一）對恐怖主義作一般的譴責。（二）匈國應徹查若干匈官疏忽之行爲而加以懲處。（三）國聯行政院應設立委員會，考慮締結於恐怖黨與行之一切問題，尤其爲政治犯逃避之權利與濫用一端。國聯行

政院今日午後重開會議時，羅馬尼亞外相蒂杜樓斯哥發言，痛詆匈國。謂：國聯前匈代表亞邦伊伯爵之逝世，彼等前從未覺衛若此之損失。伯爵恒根據於禮，從事討論，而匈國評論家今日則遭挑撥之無謂譴責。渠久厲英國與瑞士，試問兩國淤史有容通逃犯，携帶軍械及以軍械子彈與炸藥綵習者乎？羅外相並告匈入對於此事，當以國家榮譽爲念。行政院諸理事，閻羅外相之言，頗多僞促不安。義代表阿洛錫仰視天花扳，法外長拉佛爾從事别牙，英掌豐大臣艾頓則頻頻視其指甲，羅外相繼謂匈政府縱未與克羅特族之道逃客相接觸，然就其責任而言，難辭疏忽之答。至於修正和約事節，要知今日一般民衆，皆以爲維持現局，正致安奪。彼不滿意於目前之界線者，在各國中，僅估甚少數耳。羅外相末謂匈牙利實爲修正和約運動之最積極與最熱烈的中心點。捷克外長員尼斯繼起向衆致詞，惟其語論視蒂杜樓斯哥者溫和，僅反對修正和約運動，並怨國聯行政院設法使猶哥斯拉夫滿意。猶哥斯拉夫外相葉夫的區宣組．·匈牙利答復猶哥申訴之備忘錄，一味否認，目於指猶哥此舉不過爲小協約國政治的策略一節，絲毫未有佐證。猶哥通逃犯在匈設立機關兩年之久，而匈政府始承即之，任其七個月清理該機關，不顧信義，即此可見一斑。猶哥政府爲恐怖黨事向匈政府申訴，已達五年以上，而匈政府僅處理一案，但與案有關之恐怖黨一人，猶在"逮之前逃失所在云。

少數民族委員會匈牙利代表艾克德起稱：通逃犯問題今漸見惡化，猶哥斯拉夫政府允停止驅逐匈僑，迄未避行云。行政院集議既報，諸代表遂舉行非公開會議，討論決議草案之措詞。該草案已出，匈代表電達其本國政府。今晚國聯行政院集議時，將正式提出。所商妥之草案，其中譴責馬賽血案，並謂國聯不漠視此事，似可防杜此稱罪照將來重見之任何計割。國聯行政院所聯之辯論與所接之公文，均表明匈國若干官員與對於醜成馬賽血案陰謀有歸之事務，實屬疏忽彼等之職責。國聯行政院希望匈政府履行其國際義務，並以加以溺職官員之適當懲治，報告國聯行政院。國聯行政院以爲國際公法關於取締恐怖黨活動之條規，不足担保有效之國際合作，故決意設立專家委員會，研究該問題，以期草定關於此事之國際公約云。國聯行政院主席，結束今日之辯論時，宣稱國聯復證明其有辦事能力云。一般人士初恐匈政府對於決議草案中所述若干匈員責任問題，將持異議，旋聞匈政府已接受該草案，乃大滿意。

國聯議決案之內容

日內瓦十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今晚一致通過決議案一件，結束猶哥斯拉夫申請案之討論。其內容先對馬賽被刺之猶哥國王亞力山大及法外長巴多表示敬意。嗣謂任何國家不當爲政治目的，而在其國境內鼓勵或容忍恐怖主義派之活動。對於恐怖行爲，事前當加預防，事後則當懲治，不可稍有忽略。若遇他國要求，并當不各援助，此同任何國家應有之職責也。行政院茲根據猶哥斯拉夫交來文件與猶哥境外恐怖主義份子之生存及活動有關之各種問題，未經適當解決，使猶哥政府感覺滿意。而匈牙利若干官吏至少因疏忽之故，對於馬賽兇案之籌備，未免担負責任。本院深信匈國政府定能自知其在國際上所負責任，而其天職係在迅速採取種種措置，俾對罪狀確定之官吏，加以制裁。並深信匈國政府之意志，係在履行此項天職，用特請其將日後所採取之措置通知本院云。行政院最後議決設立專家委員會，對於爲懲治種種政治上恐怖主義之謀略企圖及罪惡而訂立國際公約問題。担任研究。此項委員會將以比，英，智利，西班牙，法，匈，義，波蘭，羅馬尼亞，瑞士等國代表組織之。研究之後，當向行政院提出報告書云。匈京十一日路透電，路透社今日由猶哥斯拉夫某要員告知，近今由猶政府驅逐出境之匈僑，大約在不久之將來，可許返猶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十二月七日起
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止

（東雷）

十二月七日　星期五

▲府令任黃郛兼內政部長。

▲全國職業教育會議在京教部開會。

▲六日，國聯行政院特會通過薩爾報告書。

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

▲日美無線電話正式開始。

十二月九日　星期日

▲全國職業教育會議閉幕。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一

▲五中全會開幕。

▲全國各地慶祝剿匪勝利。

▲平津新聞界電五中全會，請保障言論自由。

▲劉湘離京返川。

▲日議會閉幕。

▲日新任駐僞滿大使兼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在東京行親任式。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孫科由粵經滬回京，出席五中全會，報告赴港經過。

▲行政院決議改組浙省府，任命黃紹雄，徐青甫，許紹棣，曾養甫，黃華表，蔣錫侯，周象賢爲委員，黃任主席。

▲國聯行政院閉會，通過薩爾報告書。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五全大會通過汪，蔣建議劃分中央地方權責案。

▲滬報界電中央呼籲保障言論自由並提出兩項要求。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法使韋禮德抵京。

▲倫敦海軍談話，決定休會。

▲劉湘行抵漢口。

論評選輯

為報界向五中全會請命！

今天是五中全會開幕之期，我們從這次到會人數之踴躍，意見之和諧上看來，對於本屆會議，不能不抱著誠摯的期待。因此，我們想把切己利害的一個問題——言論自由——提出來，請求全會注意！

本來言論自由，載在約法，是沒有疑問的，除掉戒嚴地方，軍事區域，言論是不應當受制限的。但是，實際上全中國何處有眞正的言論自由？最近幾個月，港粵一部的要人們，因為一切文字和談話，都不能在別地方見報，於是也大嚷其言論自由，實則『丈八燈臺照得著人家，照不見自己。』他們在台上的時節，何嘗不干涉言論？就是西南各省的言論界，在今天又誰會享受過一丁點兒的自由幸福？所以我們要求解放言論，是普遍的，不是局部的，是對中央和各地方說話的，不是專對任何當軸的。這一點希望各關係方面能夠了解我們的立場，加以原諒。

我們對於近幾月來『統制新聞』，根本不反對，因為我們知道，國家到了這宗地步，報界責任負得很重，而且在內外情形萬分複雜的現狀之下，報紙採用新聞，報告消息，的確有十二分審愼的必要，我們應當以整個的國家利益為前提，不能毫無顧忌地登載。但是，我們把『統制新聞』，和『統制言論』，不一定看成一件事。我們以為『統制新聞』，目下或者在實際上還有其必要，『統制言論』卻實在可以不必，而且不該。因為報紙言論，是他的靈魂，即應讓他自作主宰，自負責任，如果他的言論，觸犯法律，害及國家，儘可依法檢舉，照律懲罰，萬不宜在言論未發之先，加以束縛，在言論已發之後，任意苛責。政府要拿全國的報紙文章，都弄成清一色，不但於官方無益，並且有害！因為到處都看見千篇一律的對政府恭順之辭，正以表現當局在『防民之口』。報紙的信用固不足惜，萬一政府有時因正當理由，需要輿論動員，而這無數的老牌『應聲蟲』，即令人人喊破了嗓子，大家來上一套，也決樹不起什麼權威來，這豈非損人而不利己，何苦來哉？蔣汪兩領袖二十七日通電內有『凡不以武力或暴動為背景之言論，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等語，眞是言論界的福音，胡適之先生昨天在本報星期論文裏，對於言論自由一點，說得十分沈痛而懇切，完全替我們把要說的話，給說完了。我們現在祗有竭誠請求五中全會諸公共同提出通過保障言論自由的議案，以示黨國諸彥大公至正的態度。至於『統制新聞』，也應該責成政府明定辦法，糾正現在的畸形狀態。

關於『統制新聞』我們曾發過不少的議論，最後為了十月三十日『于主席蹤從何來』一篇社評，還受著某機關『嚴重警告以示薄懲』的譴責。待罪之身，本不應再來饒舌，但是我們總覺著統制新聞在勢既不能完全取銷，至少應該在方法上，求其合理化。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正發著『統制熱』，然而一切統制之上，似乎都應該再上一道『統制』，就像『統制新聞』，還得要『統制』『統制新聞』，否則結果徒叫報界受罪，而政府毫無所得，豈不又變成『損人不利己』？我們以為要發揮理想的統制的『統制新聞』，在今日的中國，實在沒有希望。萬不得已祗好把現在太不合理的統制，稍微改良一下，我們因作以下的建議：

一，凡有關於外交軍事國防消息，應該禁登者，中央先訂出一種範圍，規定有效期限，通令各地檢查機關轉知各報注意，各報本此原則，自為新聞取捨之標準，各地檢查所本此原則執行，力戒苛細，期滿後中央審度情形，另案通知遵辦。此外一切個人問題，次要事件，任何機關，都不許干涉查扣。

二，關於臨時特定問題，如軍政要人之言動，黨政有關之要訊，為大局關係，應當禁登者，須由中央隨時通令各檢查所轉知各報注

意，附以期限，指明範圍，不能由各地方機關任便發令，致滋濫用權力之弊。

三，各地方高級機關，參與新聞檢查事務，祇應以涉及當地之國防外交軍事性質或與地方治安有重大關係之事項爲限，並應派智識較高明瞭報界情形之高級人員負責參與，必要時隨時得向各該長官直接請示，以負責態度指示辦法，藉免下級官吏迎合揣摩之弊。

四，如果各地新聞檢查所不能撤銷，應將各地電報局檢查電報之手續，一律免除，以免收發之際，輾轉查扣，最後尙須經檢查所刪扣，時間既不經濟，電費又多負担。

以上是我們最小限度的希望，請求五中全會爲報界主持，按此原則，交主管機關改良檢查辦法，解除全國新聞界的苦痛。此外我們平津同業，更擬向全會有所請願，即日可以發表，內中所列各點，都是平津報界同業的公意，我們也請五中全會必須特別注意！（錄十二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馬賽案與歐洲和平

當本年十月馬賽慘案發生之後，吾人於社評上曾謂馬賽慘案雖不能比擬一九一四年之薩拉耶和奧皇儲遇難慘案而遽引起世界之大戰爭，然其足因猶王亞力山大之死而招致猶國內，小協約國內，巴爾幹半島內乃至中歐之政治的不安定，則殊有可憂慮者在。據最近電訊，猶匈關係，因猶哥停止驅逐匈僑及匈方接受譴責恐怖主義之國聯決議草案，似已緩和，惟前途如何，目前尙難斷言。

猶匈交惡之最大口實，在表面上雖爲馬賽慘案，實則問題已不在此，蓋從馬賽慘案之責任歸屬點言之，誠如英國國聯代表艾頓所主張，問題只係法律的性質，並不難尋覓合理的解決方案也。觀察前日情形，猶匈之交惡，殆已超出法律上之責任問題，而形成一種以國際勢力消張爲內容之政治問題。何則，如果猶國所要求者只在前王遇難慘案責任之歸屬之釋明及此後同樣事件不再發生之保障，如果匈國所求者只在釋明其不能負馬賽慘案之責，則兩國坐待國聯行政院之公決即可，至多坐待國聯於公決外更規定取締政治犯逋逃新條例即可；猶國固不必藉口於本國失業者之過多而驅逐匈僑數千人出國，不必在國聯未有公決之前而自動的在猶匈邊境與匈人衝突（據十日電），匈國亦不必於馬賽慘案已發生之後，尙不嚴國境之防而坐令所謂恐怖團中人自由頻繁的由匈境潛入猶境（據猶外相報告，在最近六星期中，在與匈國邊界相近之猶國境內，發生恐怖案十起），更不必於猶國人情憤激之時尙謂馬賽慘案之發生原因在凡爾賽和約之不公平，尙欲趁機作修改和約之要求，尙任令恐怖團中人出沒於猶國之與國捷克之邊境（據捷克外長之發言）也。可以不必而竟行之，可以已而不已，可知猶匈二國似欲以馬賽慘案作爲爭取國際勢力之政治問題矣。

其次，在猶匈交惡聲中各大國代表乃至其主要輿論所採之態度，亦大抵拋棄問題之固有法律性，而欲利用之以爲國際政治鬥爭之工具：法國之袒猶，主張譴責匈牙利，顯然與猶國同樣超出問題之明過去責任及保障將來之範圍，而有利用本問題以維持凡爾賽和約之嫌。義國之一面主張匈國不能負馬賽慘案之責任，一方面復在理論上贊成共同取締國際恐怖團體，顯然有意替匈國開脫，過於輕視馬賽慘案之法律的責任，亦難免有藉此達其修改凡爾賽和約目的之嫌。英代表之主張國聯對此案只宜問法律責任，不宜擴大範圍而涉及政治的干涉，及英輿論之痛詆猶國之驅逐匈僑，在表面上雖似最爲平允，然如從英美對日本之海軍預備會商正在僵持中之全世界政局觀之，則英國當亦與美國輿論同樣，只爲免使海軍預備會商因猶匈事件擴大而受不利於己的影響之故而始主張公道耳。日德兩國輿論在表面上蔑視國際聯盟內之猶匈事件之重大性，雖似可釋爲日德兩國已經退出國聯之必然結果，實則未必盡然，觀德國希忒拉專使里賓特羅甫最近僕僕於巴黎柏林之間及法德波公約締結之謠傳並法德釋怨之謠傳等，可知德國實欲利用目前時機作一對外的投機，希圖在法國默認之下，使義國及與匈之勢力少減也。日本最近在海軍預備會商席上之態度轉趨強硬，當然與因猶匈交惡而乘之歐洲和平危機之襲來，不無關係，蓋如吾人所屢述，現今歐洲政局與遠東政局有極密切的客觀的關聯；故欲稱霸遠東者必樂於歐洲之多故，而欲在遠東維持既得利益或新分一杯羹者必先以歐洲政局之穩定爲前提也。

最近電訊謂英法義匈捷克代表會商之國聯決議草案，規定（一）譴責恐怖主義；（二）匈國調查其官吏對恐怖主義之疏忽並採取懲戒辦法；（三）行政院設立一委員會調查恐怖行爲各種問題。匈牙利已表示接受。由此觀之，馬賽慘案問題，因各國讓步之結果，幸不至於擴大。其影響於東方，亦非淺鮮。然世界危機因一九三五年之漸近，更加切迫之際，吾人甚願國人注意歐洲問題之發展及其對於世界和平之影響，而勿視爲隔岸之火。（錄十二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甲戌重九日豁蒙樓登高分韵得對字次日又次日遊紫霞洞棲霞山　石遺

秣陵。作。重。陽。茲樓。據。其。最。北山。如。列。屛。後湖。在。襟。帶。平
生。賦。登。高。尙欠。幾。詩。債。詩家。有。廣。廈。落落。容。百。輩。當年。
共。散。原。十日。此。相。對。坐念。南。皮。翁。撫事。慷。以。慨。夷吾。不。
江。左。種柳。付。衰。德。秋高。天。蒼。涼。郊原。聊。行。邁。

策六約棲霞看紅葉阻霧未踐詩來詰問賦答　次貢

棲霞。少。貞。柯。刺天。盡。雜。樹。因失。得。一。勝。秋以。紅。葉。著。我
來。方。春。初。槎枒。孽。甫。吐。霜林。久。夢。想。嘉約。敢。不。赴。賞秋。
匪。獵。艷。乃爲。公。超。妒。奪却。速。日。爽。替以。漲。天。霧。向來。誇。
眼。明。竟晨。昧。五。步。君況。素。病。瞎。看物。每。成。誤。徒勞。料。何。
得。白日。摸。暗。路。頑軀。復。奚。憚。實爲。君。却。顧。違天。鮮。倖。獲。
婦言。持。有。故。（來詩有婦人道爾生嘲詼句）補游。收。桑。榆。殘秋。或。我。駐。

憶昔篇（逸塘爲昀谷刊遺詩八卷讀之有感因賦長句以志因緣）　午詒

憶昔。聽。潮。碣。石。濱。王莊。賓。客。動。星。文。江西。詩。人。楊。比。部。
徒步。來。過。王。使。君。使君。身。是。詩。中。伯。但愛。詩。人。無。所。惜。
比部。頹。然。氣。不。降。海水。天。風。蕩。胷。鬲。傾蓋。如。故。眞。相。知。
恰是。當。年。韓。退。之。避俗。千。篇。東。野。語。結交。一。首。玉。川。詩。
七十。二。沽。風。物。頗。退院。閒。僧。放。包。裹。啄木。聲。中。我。訪。君。
櫻魚。熟。後。君。尋。我。早年。馳。騁。各。縱。橫。晚歲。蹉。跎。長。道。情。
但惜。流。年。如。過。影。祇持。半。偈。足。平。生。君留。燕。薊。依。依。住。
我遊。吳。越。翩。翩。去。三年。重。到。舊。門。庭。惆悵。空。吟。聞。笛。賦。
使君。風。義。古。今。無。收拾。遺。書。付。藐。孤。爲憐。詩。草。生。前。重。
與續。西。江。宗。派。圖。七十。詩。翁。不。爲。夭。況逢。知。己。開。懷。抱。
當日。無。心。見。德。雲。妙峯。此。際。眞。親。到。有情。來。去。總。因。緣。
感遇。論。交。各。泫。然。莫道。玄。文。無。所。用。化爲。劍。氣。亦。衝。天。

疆邨授研圖爲榆生題　映庵

使車歸自越王台伴歷輕裝此研材一室爛柯枯盡刼
卌年點筆淨無埃丹黃事業由親授魂夢衣冠豈待來
正有千巖遺贈在薪傳須是審音才

榆生屬題授研圖　公渚

片石猶餘淚點鮮馬塍花發忽經年死知化鶴歸無地
生慨批鱗語徹天詞苑宗風誰嗣起禮堂定本待君傳
披圖貌取思悲閣神理還應百刼緜

玉泉院謁希夷先生睡像　顯人

谷口流泉一脈分履河戴嶽識遺墳定儲片語符黃綺
賜號同時掩碧雲羅隱之居碧雲洞亦賜號希夷刊石尚留無極說摩
崖虛擬鷲山文支頤依舊生前臥乞睡千年合許君

夜游見溪月復登臺觀之得二首　疑庵

掩抑林間月忽生淸澗中繄幽閒黯碧流皎弄深叢此
境眞玄絕予懷誰與窮洽洽更相引微響在溪東
月意宜高朗登觀更曠然天疑澄似海林欲淡成烟遂
古同茲潔殘星不敢妍禁寒添半臂今夕儘遲眠

烏龍潭　翼謀

烏龍潭上客來訪烏龍潭浴雪雷音怖晞陽月色瀋苔
香醉深馥峽影泳晴嵐二客能先我奇觀不憚探

東坡生日集靑溪詩社分得安字　小魯

荒巷尋紗縠扁舟下錦官歲庚申會自成都過公眉州故里千秋懷笠
屐四海拜衣冠玉局抽身早金蓮說夢殘年年文字飲
社酒憶長安[illegible]在舊京値公生日鄉人歲有讌集

十一月十二夕不寐對菊有感　遐庵

已忍伶傳見一枝秋窗殘照夢回時十年心事飄蓬盡
強共寒花慰傲帷

孤燈殘漏浥淒淸歷盡風霜也自榮誰與此君參慧業
湘江彭澤問前生

臺城路　侍大人登豁蒙樓[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圖補作九日登高詞即用瞿安先生韻　瞿禪

過江人物餘鍾阜湖天向誰危坐勝侶淸尊浮生笑口
忍話昇州燧火東籬敗朶能會得悠然看山猶可一片
斜陽莫教殘角又吹破　袖中遠游章句石城艇子曲
腸斷難和語鶴關河聞鵑身世幾輩衣冠江左靑山笑
我甚酒陣歌圍來吟哀些明日橫流露車歸臥安

南嶽游記（四）

藏園老人

又無款詩云、石嶺路滑不可度、我來跨鶴御罡風、噴泉如雪飛霜冷、舉袖摩天晴日紅、頗有奇崛之概、此詩、李志中以爲湛甘泉作、然於金石門、則又以爲失名、俟更考之、餘多不可勝紀、近人石刻、有李元度醉眠觀瀑等字、清人彭士商記水簾洞、言近香爐峰里許、則白練劈天、空靑遠翠、劃然爲兩段、又前得荒亭、坐觀瀑布、從千仞絕壁噴下、轟豗怒發、莫可名狀、久之目眩、 若飛瀑從巨壑倒捲而上、以達於山巔、又久之、則目中有瀑勢、耳中有瀑聲、乃凝神息慮對之、覺委委屬屬、殊有理致、 其言刻畫深至、非澄觀靜玩者、不能道也、次靑有雪浪亭記、其文未刻置巖畔、所述尋瀑源事、略云、 出溪口右行二里許、得石路、 沿路至山澗、有田數十畝、似別一世界、泉自紫蓋峰、 分三支注山澗、合會入池、池溢爲簾、譚友夏所稱。聲光影三絕、惟此足以當之、不媿仙人池、吾心亦不待洗矣、此他人所未及、後有嗜奇躭勝者、 曷蠟屐一訪乎、咏水簾詩、自唐李元輔以後、傳作如林、譚友夏之雋永、嚴分宜之和雅、咸可供諷詠、 余獨喜王楷李甞之鄧輔綸三家長古、意態雄傑、勁氣鬱盤、雅與題稱、 鄧詩尤刻摯、不同凡響也、此地景物高奇、名蹟特富、 在南嶽中實爲甲觀、惜徑險山荒、無可棲托、若能疏巖架壑、小築茅庵、更於澗腹峰腰、滋榮卉木、庶靈域深藏、不致一覽俱盡、且使杖屨盤桓者、得以摩挲昇眺、有竟日忘歸之樂、涉筆及此、 或亦山林經濟之一策歟、余題名於亭柱、以記歲月、意有未盡者、更於石龕內書之、是日一劉姓老翁、偕其幼

女、携茶具來亭畔、煮茗相餉、空山亭午之際、登陟正苦疲煩、得此不啻瓊漿玉液矣、嗣聞冕之言、劉翁即居嶽廟前、其姪女聰明好讀書、聞余等遠來、欣慕玉堂人物、苦無由瞻覿、故追蹤入山、藉烹茶以進謁、余方研朱題壁、未暇周旋、惟就冕之致詢余輩仕歷、觀其眉目清妍、韻度嫻雅、眞小家碧玉之流、若獲湖樓請業、淸才雋品、當不亞席駱諸媛、惜余知之苦晚、未得酬以文字、慰其嚮往之忱、良自媿也、循原道回宮、日已逾午、山麓之白龍潭、黃庭觀、聖經學校、及嶽廟附近之忠靖王祠、雲開堂、 會靈精舍、集賢書院、胡文定書院、甘泉精舍、諸名蹟、皆不及尋訪、留俟後游可耳、次虞治酒相餞、肴核頗精、 別介李君貢珊相見、貢珊衡陽人、久歷仕途、亦從事於湘鄂政地、今以年老退閑、隱居山麓、席間談論歡洽、訪以衡山掌故、咸能詳擧源流、頗惜相見之晚、若異日重來、 必當勞君導引、聯展入山、勝於此次之冥行淺涉多矣、昔淸初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隱居不仕、詩酒自放、 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之客自南來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欵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廣陽雜記中曾誌之、余謂貢珊其古之克生歟、貢珊投詩相贈、慙余吟情榛塞、 未能即席奉和、祇手書楹帖、以爲縞紵之資、他年祝融峰上、方廣道中、訪古搜奇、酬唱成集、 以踵朱張之後、必余兩人也、余觀水簾洞宋元石刻、欲求墨本、以壓歸裝、訊之貢珊、知數十年來、 未聞摩拓、必秋冬水涸、方可從事氊椎、 且架山縛木、爲費不貲、俟北旋之日、當集同志醵金爲之、凡籌度工役之事、貢珊固身任不辭、其誼良足感矣、酒罷車來、遂揖別而行、祝融之雲、水簾之

影、恍然載諸心目、渡湘水以俱歸矣、

昔韓昌黎有言、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巍然而高且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 朱子亦謂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嶽者、 盡於九江之西、余游覽粗畢、歸而詳攷圖經、 尋其脈絡形勢、然後知韓朱二公之說、特粗舉其綱、 而於雄鎭南維之勝、猶未盡也、茲以脈絡言之、衡爲南幹之大宗、發脉於岷山、由蜀入黔、迢遞九嶷、連綿五嶺、橫亘其南、即南方之幹、自騎田嶺入楚、蘊結磅礴、盤紆八百里、突起南岳、湘水界其東南、 蒸水界其西、興樂江界其北、雄據長衡二府五縣之間、其支脉散結爲湘潭湘鄉安化寧鄉、而盡於洞庭之西、此南條一本萬殊之大概、天地陰陽之交會、神靈之所萃聚也、至論其形勢、 則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迴雁爲首、岳麓爲足、由岳廟以升峰頂、凡三十里、峰巒羅列、負勢爭高、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昆侖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摹擬、 劉繼莊至擬南岳爲天開朝會之圖、余嘗登絕頂以四望、祝融一峰、獨尊最上、如聖天子端拱垂裳於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 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肅立於丹陛、羣峰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拜舞於階墀、 紫蓋峯別向而走、如大將鑿凶門而出、 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伏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絕塞、蟠天際地、分之則各自雄尊、合之則咸歸一統、總吳越皖贛閩越楚蜀滇黔十二行省、凡南戒之山川、罔不奉爲宗主、其幅員之廣遠、迥非四嶽僅爲一二州之望者所能比、天假神物專其雄、豈虛言哉、若夫洞壑之幽潛、林泉之隈隩、仙佛之窟宅、與夫

古聖前哲名蹟所留貽、其靈源奧區、窮歲累月、探討所不能盡、而余以數日之間、窮高極深、縱足窮於攀登、神疲於應接、亦祇能粗涉藩籬、烏足攬眞形而窺妙蘊耶、雖然、善用兵者貴於扼要、善讀書者務在鉤玄、食前方丈、曷若嘗鼎一臠之足饜、況靈秘之藏、造物固戒多取哉、黃九烟言、從來品嶽者、高言祝融、幽言方廣、奇言水簾、余既登天尺庵、以攬雲日之暉、入石澗潭、以挹蓮峯之秀、訪冲退醉石、得窺洞天福地之幽玄、與珠淵玉海之文字、肆志游騁、神曠心怡、視韓張二公、所得爲已奢矣、蓋昌黎祇遙望祝融、晦庵未至水簾、而開雲霽雪、爲千古所艷稱、稱量廣狹、余寧有慊哉、顧余披觀古今游嶽之文、因攷其廢興變遷之故、不禁喟然而生感矣、試舉游覽所及論之、衡岳無地非泉、高極懸峯、下窮邃谷、往往裂石穿林而出、壽藤古木、靈藥仙卉、所在籠被山谷、故張南軒在上封、有草木堅瘦、寒松拳曲、樛枝下垂之語、在鄴侯書院、有竹深路絕之語、張元忭記言、湘南以上、竹樹蓊鬱、雖逾峻嶺、如入幽谷、譚元春記言、出丹霞門外、漸仰幽徑、穿草木花竹行、金之俊記言、鐵佛庵秋花遶徑、山粧殊艷、至丹霞寺、竹林蔽天、忽作深秋、湘南寺步步翠微、路徑迴絕、上封寺西行、古木夾道、藥草叢地、幽香拂拂鼻端、總觀諸人所歷、是當日自半山亭以上、蒼松綠篠、卉木交蔭、固極青葱幽蒨之觀、今由紫竹林以至北斗嶺、童岡焦谷、極望荒蕪、近寺竹木、或僅餘一二、迨逾嶺而上祝融、渴澗空山、景象尤爲寒寂、即近代黃本驥所謂松杉林立數百年物者、已芽孽之不存、惟高臺寺西、落落數松、以念菴手澤、倖逃樵斧、或疑高峯寒沍、氣候非宜、第余昔登太華、其絕頂羣松滿壑、巨幹

參天、即泰山對松坡以上、亦疊翠排靑、相送上嶺、是玆山之濯濯、實緣培護失宜、非關氣候也、故前人謂衡山廣博雄瑰、非他嶽所及、然觀於半山以上之景物、乃視岱華不如遠甚、當局方銳意振興、曷於培林樹藝、加之意乎、又山中名賢遺跡最多、舜井禹城、邈遠難稽矣、自唐之鄴侯昌黎、宋之晦庵南軒淸獻文定、明之甘泉念庵、或杖策來游、或結廬棲止、訪道講學、焜耀簡篇、後人景仰光徽、祠宇相望、至如讓遷二祖之塔、九仙飛昇之壇、二氏推爲尊首、蔡氏毓榮謂三教鼎盛之源、爲衡山所獨擅、咸謂仙宮梵刹、湧谷破山、數盈千百、以余連日所經言之、書院祇存其半、餘者咸非舊觀、二賢祠尤寥落可念、山中寺觀、如上封福嚴南台普光玄都諸處、以遠近輸助、輪奐一新、若鐵佛湘南丹霞水月高臺諸寺、昔時稱爲名藍者、今皆壞壁頹垣、聊蔽風雨、過者輒爲悽悵、至如磴道下之般若寺、常在庵、觀河林、西北谷之兜率中山九龍護國慈賢四刹、皆以巖壑靜深、竹木秀蒨、爲明代游客所艷述、或僅餘荒址、或夷爲民居、欲訪其故迹、而荒茀難行、其最爲可慨者、方廣道中、山色水聲、數十里應接不暇、而澗谷阻深、其間竟無一椽可以停屐、及至蓮峯之麓、荒臺寒徑、古佛棲塵、憶朱張酬唱雅游、輒爲氣索、此尤冀彼州人士、扶衰起敝、大拓宏模、嗣往哲之流風、名山爲之生色矣、又古蹟之傳、寄諸文字、衡山石刻、莫古於岣嶁、然其贋作、殆有定評、自餘唐宋留題、隱閟於陰巖穹谷者、何可勝數、舉其顯著言之、如義山勒銘、僅見於顧華玉所述、存亡殆不可知、陳從古雷池題詠、嘉慶時郭開秀猶及見之、而蘚蝕苔侵、苦難摩索、至如上封摩崖之字、水簾題誌之文、余身歷其間、凡足之

所踐、手之所摩、篆刻縱橫、姓名隱約。或偶經創獲、可取證於舊聞、或自昔流傳、而久迷其處所、此前賢精魄所留、得之則泉石爲之增輝、失之則煙雲黯然無色、謂宜旁延方雅、勤事搜求、椎拓其文、勒成專集、更著爲標識、申告而護持之、勿任爲野燒樵斤所虐、斯足幸矣、顧余猶有進者、近世人多不學、而雅好爭名、偶遇勝游、輒留姓氏、以致惡書陋刻、徧滿山阿、勝域靈巖、橫遭黥劓、況衡山聖域、體制尊崇、凡往哲之遺文、實山中之掌故、倘使任其羼雜、不事周防、蘭艾同畦、供人點笑、甚者磨治舊勒、別易新題、風霜兵燹之餘、或更爲劣匠愚僧所摧剝、是尤在所司嚴爲詷察者也、昔朱袞仲重修岳志、載有袁奐評議十五則、其中首及監廟提點、則新設管理局之任也、餘若議祝高嶺樹木、望日亭、望月臺、石屋碑刻、前人舊石、水簾亭榭、方廣道路、諸事、咸有區畫、箸在簡編、而歷祀百餘、缺焉未舉、補綴施設、似留以待後人、頗聞湘中當道、以衡岳爲南州名勝、昔時緣地居險遠、登陟頗艱、乃經營車路、計時可達、開闢環山大道、糜金八萬、羊腸小道、盡化夷庚、山中名刹、亦增築客寮、行止食宿之需、咸爲供備、其規畫之周至、願力之閎偉、視袁氏所議、半已推行、我輩茲游、固已躬被其賜、故既就見聞所及、附貢芻蕘、而當局所圖維者、亦願陳其一得焉、一舊路宜保存也、新路平廣、輿步從容、可以不進、然軒露太甚、而幽深之趣轉失、如千層古磴、高可梯雲、竹篙嶺上、細徑逆澗而入、泉石之美、步步留人、今皆棄險就夷、屐齒鮮經、日久必將榛塞、更有折取石料、更營新築、恐後此訪奇擇勝、無徑可尋、險僻之區、或遂從茲埋沒、此以人巧而喪天眞、宜非計之得者也、一新築宜愼擇

也、近者天咫菴、半山亭，藏經殿、方次第興役、而何氏山林、亦將於磨鏡臺側、拓基營建、外此煙寮霧閣、構架如雲而起、余謂西湖廬嶺、均以襲海西殊詭之制、致損山水天然之美、矧茲靈鎭、代啓玄源、朱甍紺宇、固已大煥神明、即石窟茅庵、亦可自甘玄寂、愼勿摹彼歐風、玷我神嶽、近世賢達、當不河漢斯言、一方廣道中宜營構也、昔譚友夏言、方廣之妙、在路徑如海潮、石筍如舟楫、而皆覆於空青曲陰之下、行二十餘里如一步、余與行其間、殆有山川映發應接不暇之妙、顧往返竟日之程、無亭榭可以恣憑眺、無寺宇可以息塵勞、且涉澗登峰、橋道欹傾、險巇萬狀、似宜乘興作之際、就此長途、施工平治、舊有淸江庵及須彌西明福昌諸寺、咸在道中、撥尋殘址、小築數楹、使聞者不以聞險而自沮、游者可以中道而少休、則蓮峯之神境、將嗣南軒船山而奏中興之績、視經營一壑以自專者、不猶黃鵠之與壤蟲哉、嗟乎、山川之勝、自古待人而傳、而人事之盛衰、又有時會爲之樞鑰、論衡山之勝、宜可以匹泰華而軼嵩恒、然僻處南中、沈抑晦冥者數百年、無人爲之發揮光大、以騰聲於宇宙、今幸督部賢明、羣材翕集、頻歲紛擾晦盲之象、旣掃蕩無遺、人民得所蘇息、於是凡百庶政、風湧雲蒸、秩然並擧、而巍巍南嶽、得以應時復興、加以道路之平利、車輿之迅捷、行止之安便、凡渡洞庭涉湘水而來者、不崇朝而度天柱、擷芙蓉、扶搖翺翔於光天神壇之上、以恣覽日輪雲海之奇、逸氣橫發、不復知塵鞅之爲勞、攀陟之爲苦矣、余旣深蒙其利、目飫而心銘之、思夫經始之艱、圖成之勇、而又憂乎後此之難爲役也、故竭其芻蕘之忱、條擧諸端、以待司山政者之采錄焉、余曩歲渡東

海、涉扶桑、盡攬彼邦日光箱根奈良熱海諸勝、嗣復入高野之寺、登比叡之山、其地皆重巖絕巘、穹林邃谷、飛鳥所不至、猿狖所深愁、而彼都人士、乃穴嶺以通車、懸絙以渡客、糜黃金千百鉅萬、而曾不之恤、又於其閒、凡法物之珍奇、文翰之瑰古、下而室宇木石之遺、罔不列之志乘、編爲國寶、殫心竭志、愼儲藏、勤典守、以供國人之披覩撫翫、且勒爲圖說、聲實飛騰、以聳動四方之聽覽、於是百國轂車、咸集於三島、游客之輸金、歲入數逾千萬、蓋區區游覽之事、而商肆因而充羨、國計於以取贏焉、余游跡所至、未嘗不歎彼一隅之地、而鋪張揚厲、計劃精詳、乃能如是、若吾國之名山大嶽、善爲圖營、加之點染、合當代之人材物力、以復古昔之壯觀、其聲價宜倍蓰於彼邦、資借鏡而取成規、吾國人其奮然思起乎、余日夜引領而望之矣、甲戌七月初四日、藏園老人書於靜宜園無量殿中、

凡篇中所述故實、咸采之山志、所得見者、爲萬歷鄧雲霄衡岳志八卷、崇禎吳楙材南嶽圖誌一卷、康熙甲辰朱袞衡岳志八卷、乾隆癸酉高自位南岳志八卷、光緒癸未李元度南嶽志二十六卷、其明代嘉靖之彭簪志、隆慶之姚宏謨志、萬歷之張宣毛令諸志、則不可得見矣、 沅叔附誌

（已完）

隨筆

凌霄一士

陶模自以知縣仕甘肅，即以廉幹受知於左宗棠，後官督撫，尤著聲績，晚清名臣也。光緒二十八年，在兩廣總督任，以病奏請開缺，甫受代，遽卒。上諭稱以「秉性忠誠，清勤練達」「撫綏培養，吏畏民懷」「辦事實心，不辭勞瘁」等語，追贈太子少保銜，予謚勤肅。近閱吳敬恒「題陶勤肅手札」云：『勤肅一介不苟取與，且生平不爲激言激行，是其清與和實兼夷惠，但其大處，從政則百廢舉，言治則合世界潮流。伊尹能任，仲尼能時，亦足具體，特在先生同視爲庸德，故爲清若和所掩。先生曾館選，例得謚文，或成或正或襄，俱無愧色，而廷議以其無赫赫功，亦未充任師保，皆靳之，而又知一字不可賅，蓋言肅則清和矣，其和其任其時，當時議者隱心折而不可賅以文，故思其次，聊以勤狀之。謚例欲以一二字賅人諸德，本不可能，而且狃於俗例，尤極可笑。先生不以謚重，敬恒亦不容心於謚不謚，今因讀先生初吏之手札，感於人之讀之者，或止知注意於艱苦與持正，而不識先生實具旋轉之才，特不遇其時，故遊想其謚，因以涉論。』其稱道陶氏如此，而論謚例則有未是。有清故事，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及翰林授職者乃得謚文，其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未獲授職者不與。（偶有例外，極罕。）陶以庶吉士散知縣，未在翰林院授職，亦未入閣，例固不得謚文耳。（庶吉士俗稱半個翰林，以未經授職編檢，翰林資格猶未完備也。新進士之爲庶吉士，曰「改」，不曰「授」。）雖陶可不以謚重，吳亦不容心於謚不

謚，惟既論及謚例，爰略就謚例言之。吳謂陶生平不爲激言激行，因極稱以和，而其光緒二十七年在粵督任奏請永革宦官之制，言人所不敢言，震聳一時，蓋和而諍者已。

吳文又云：『生晚，然幸得承先生顏色於病床，且數月居館，就教於其嗣君拙存先生者甚多，因能窺其大，即拙存先生亦得先生之似，又偉大之，名世才也。其議論全與今之黨人契合。今讀先生汴梁書曰：「阿二多言好動。在慈父憾若之詞氣中，即見其可喜不凡，但更不遇其時，至高隱於窮餓，決不屑自標逸老，斯眞逸老矣。近聞胡展堂先生聞於其友言，拙存先生入民國，曾一度以飢不舉火，隱姓名爲官中傭書，得小胥值，眞弔詭自若，夷然不爲忤。即先生爲諸生日，遇洪楊之亂，被掠爲伕，若言能書，例得稍優，而先生矜名節，知書不可爲，遂任苦役，日担糞穢不言疲，故赴縣尹道中諸危苦，在先生固無少措意，因先生父子皆中和而非奇人，特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亦固有之，惟知天下能爲則必爲，不能則已。區區欲以苦行自多，特知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苦行亦可藉以動心忍性而已。』合論陶模及其子葆廉，，於葆廉尤致贊歎。湯用彬「新談往」云：『戊戌維新人才，首推四公子。四公子者，譚嗣同復生，陳三立伯嚴，吳保初彥復，陶葆廉拙存。八月難作，譚死，陳斥，吳放逐，惟陶獨無恙。先是廷臣交章論薦陶某才略，廷旨疊徵召。陶時隨父方之模居陝甘督署。方之老儒，更事多，知必有變，每詔書至，輒以病辭，請緩就道。事變猝起，故葆廉不與焉。當時人士率以葆廉高尚，非時流所及。然其後父死，家貧窘，數入督幕，內任陸軍部郎，余前年與之同官戎署，見其趨奉鐵良，怡色柔聲，委瑣卑陋，英氣盡矣。甚矣生計之困人也！』則言其詔事鐵良。江庸「趨庭隨筆」論此，謂：『殊譏之太過。拙存爲人，卑以自牧，則有之，何至若此？』

「新談往」云：『和議將告成，合肥屢電請回鑾，並陳述外人善意。兩宮信其忠誠，遂啓鑾。至鄭州，合肥薨耗至。孝欽攜德宗登行宮後樓，北向而泣。越日啓鑾至開封，止不進。合肥遺摺至，力保袁世凱才略堪任艱鉅，請以繼任直督，並請速回鑾，以慰中外之望。詔並從之。』按光緒二十七年袁世凱之由魯撫擢直督，說者多謂出於李鴻章遺摺推薦，且有謂原稿係保周馥，幕僚楊士驤輩善袁，爲私易袁名者，而證之所遞遺摺，其全文云：

奏爲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零涕。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盌餘，數日之間，遂至沈篤，羣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授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餘息，重覩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瞑。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强，慶親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協力，翼贊訏謨，臣在九原，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惟有勗其守身讀書，勉圖報効。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內容若是，並無保薦何人繼任等語，外傳種種，實不足信。世凱雖資格尚淺，而以戊戌告變，簾眷甚隆，拳亂保障地方，聲譽亦著，兼有榮祿爲奧援，其以西后親信之人擢督畿輔，固不必有鴻章遺摺之保薦也。馥雖久爲鴻章所重，其時官僅直隸布政使，祇能循例護理，若云遺摺保其越次超擢，尤於事理爲遠矣。九月二十六日后帝由鞏城抵汜水，接鴻章電奏，謂：『臣病十分危篤，……現已電令藩司周馥來京交代一切矣。』亦就其藩司職分而言耳。（二十七日后帝抵滎陽，樞廷接馥電稟鴻章出缺，即奉旨以世凱署直督，未到任前馥暫護，張人駿補魯撫。十月初二日后帝由中牟抵開封駐蹕，翌日接到馥代遞鴻章遺

摺。）又「新談往」述議和事，謂楊士驤以面首被賚金花寵愛，賴爲鴻章向瓦德西疏通意志，『庚子約欵，多成就於牀第之間，……而宋朝之美之足貴也。』亦傳聞未諦之說；士驤而有宋朝之美，語亦不確。

王小航（照）在政史及學術，均有相當之地位，而賦性闒茸，落落寡合，晚年貧病，憔悴以終；甚可惋惜。所遺書籍，聞多經手加批識，亦此老精神所寄，學術機關似宜訪諸其家，謀所以保存之道。所居「水東草堂」，景地幽勝，儻由公家購置，爲紀念用，尤佳事。又聞其遺著之刋印者，原板尚在某刻字鋪，亦宜訪求，俾廣其傳。

杏山草堂詩話（九）

曾嘯宇

侯官林文忠公。勳業文章。彪炳海內。所著政書，及畿輔水利議，荷戈紀程，等編。均已風行中外。其雲左山房詩文集。尙未刋行。詞則附於詩存之後。公之詩，各家多有紀載。所愼詞清華朗潤。高挹羣言。長樂謝枚如，謂可與嘉道諸大老。並駕齊驅。余前則所舉高陽臺一闋。已可見一斑。茲考文忠公和嶰筠制府詞。共爲四首。除高陽臺一什外。尙有月華清，喝火令，金縷曲，三闋。讀之均屬清空一氣。寄託遙深。不惟遠軼周柳。亦且上儕歐梅。月華清和嶰筠沙角眺月原韵云，穴底龍眠。沙頭鷗靜。鏡奩開出雲際。萬里情同，獨喜素娥來此。認前身金粟飄香。拌今宵羽衣扶醉。無事更憑闌，想望誰家秋思。憶逐承明隊裏。正燭撤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馳。怎比軟塵風細。向烟樓撞破何時。怪燈影照他無睡。宵寐。念高寒玉宇。在長安里。喝火令和嶰筠云，院靜風簾捲。篁疏月影梢。閒拈新拍按瓊簫。惹得隔牆眠柳，齊舞小蠻腰。自關清涼界。斜通宛轉橋。家山休悵秣陵遙。剪取吳紈寫取舊烟梢。喚取幽禽入畫對影舞雲翹。金縷曲春暮和嶰筠綏定城看花云、絕塞春猶媚。看芳郊清渝漾碧。新蕪鋪翠。一騎穿塵鞭影瘦。夾道綠楊烟膩。聽陌上黃鸝聲碎。杏雨梨雲紛滿樹。更嫩婆新染朝霞醉。聯袂去。漫游戲。謫居權作探花史。忍輕抛韶光九十。番風廿四。寒玉未消冰嶺雪。毳幕偏聞花氣。算修了邊城春禊。怨綠愁紅成底事。任花開花謝皆天意。休問訊。春歸未。公此詞在鴉片戰後。因夷事得罪出關時而作。讀謫居權作探花使諸句。悱惻纏綿。哀而不怨。眞得小雅之遺矣。左文襄嘗書公聯句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貴自立。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文襄奉以爲圭臬。而公於賜環後。即任陝甘制軍。復以粵寇奉命督師。行次粵西。薨於軍次。公次子聽孫先生。泣述公於薨前有句云。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殆詩讖歟。

一個作伯父的人

劉水

這作伯父的還不到五十歲，而鬢髮已白了許多。人是讀書人，在年青時原以風流俊逸而鳴於一方的：身材修美，性質蕭洒，以一點不羈氣派騎走馬到幾十里外去看野臺戲，也是常有的事；可是現在老了，家境亦復累到這人的心，當年豪氣，久已消磨，故就祇將精神放到教導子姪上面，冀其成立，以振家聲。然度日瑣事，仍非這人之所善長，故家務操之於女人者多，而自己則時常看點詩詞之類的東西，藉遣閒中歲月。

自從哥哥死後，到如今已十六年。這十六年中，爲得對得起泉下的人，故諸事從不令嫂嫂受委屈的。而那尚未長成的侄，因是哥哥的獨子，將來能爲死人墳上添土，這人就更加鍾愛，令其讀書。縱其間因門庭式微，用錢顯着有些拮据，可是自己一點也不憚勞苦地去作幾年教員，到底將這孤雛供給到大學畢業。見到這情形的人們皆說：

「二先生眞是好人，沒見過這樣的。」

二先生亦頗聞人之美譽，然他輒以一笑置之，並不以此自詡。在他的意思，認爲這是應該的事，對死者爲弟，對生者爲叔，論情義與慈愛，皆不容他不如此作。他的倫理觀念極深，於家庭的義務或責任毫不苟且，他看不起那些氣量窄小對於家務輒斤斤於自己利益的人，他視這種自私爲卑鄙，故在作人上，他是永遠不逾於「義」字的。

侄在大學畢業，且作一點事，月中可賺百多元錢。二先生處這環境中，逢年過節，晚輩人皆在家時，隨便談點古人軼事，眼看「蘭桂成行」，即頗覺自慰了。然侄媳婦却是又一種足以理家的人，覺到自己度日可以更好一點，故就慫恿丈夫分爨。而這青年男子又不忍拂逆妻子意旨，於是亦即作如此主張了。

二先生當然不能强與侄嫂同居。且爲了不願沾對少年人收利嫌疑，被人說教侄子是爲自己養老，爲善不終。故縱自己傷心於家庭失睦，然亦終由着寡婦嫂子携兒媳與女兒去另立門戶。偶或一時窘迫女人罵到侄子無良，白讀聖賢書，不懂禮義，放下叔叔嬸娘們不顧，自己過充裕日子，則二先生即擱着說：

「女人總是說這樣話。由他去吧，不然，小夫妻間也要起風波的，你看着好？左右我對得起他死去的爹爹就行，總算由一小拉扯他成人了。」

但二先生說這話時總免不了要嘆氣

的。天知道這人仍是眷戀於大家庭的熙洽生活。分家，他是不贊成，不然，哥哥死去時不是很好機會？然而在他心中即從未想到這一回事！他愛他的侄，又愛他死去的哥哥，故對這孩子加以教養。現在孩子大了，為了仍是愛他，故亦祇好由他出去。

既分了家，這作叔叔的就祇作兒子的父親與又一侄子的伯父了。兒子在外讀書，不回家。侄子雖亦正上學，然現因日本佔了瀋陽，學校當關了門，故暫時來到家裏。每日陪伴到這老年人念一點詩，說一點話，故他的一向寂寞的心又感到幾多溫暖。

孩子年方十四，聰穎可喜，且善伺老人之意，每見伯父縐眉，不說話，即到眼前說：

「二大，你怎的？」

二大撫一撫孩子的頭就說：

「不怎的。」

「不怎的你縐眉？又不說話？」

二先生頗覺心酸 。眼看這天真態度，且對自己如此關心，就不禁又想起另過的那一個了。然而他生怕愛憐種子也灑在這小小人的小小心裏，故即不說出自己所想到的事，反轉問孩子：

「我教你的詩，念會沒有？」

孩子如說念會 ，則即要他拿過來背，接着再講別的。這樣，自己的心又稍稍快樂一點，而作侄子的亦即忘掉方才伯父愁苦模樣，不問了。

在實際上，二先生的心緒在一起比眉毛縐在一起的時候是更多的。鄉土淪亡，身為賤奴，這是肉食者之所甘心，他沒辦法。故國事之於他，縱或一時也不免恨憤外，他是祇好忍受了。可是這變故之直接影響於他的則為獨多；例如侄子不能上學，眼看着這樣荒廢時日，無法救濟。設或環境稍微富裕一點，固亦可將他送到關內，然而勿論家境已一年不如一年，即是想辦家中所有以答對這孩子出去，然際此人荒馬亂時候，從前之所視為生錢方法的現在又有什麼用？這樣一想，二先生的心就永遠不開展了。

二先生到老來烟管抽得是更甚的。從前喝酒，現在已不喝酒，故遣愁的方法祇有抽烟。想起家事抽烟，想起在外的兒子抽烟，想起分出去的侄子抽烟，想起眼前的侄子還是抽烟！故不必看二先生的臉是怎麼樣，祇坐在別的屋裏聽到他不時地磕烟袋灰，則即可知道又有什麼煩惱事被他想到了。在他愁的時候是一聲不作，間或烟抽夠了，即一頭倒在床上，曳起被將周身包住，這麼睡個三點四點——其實說睡是不對的，他祇是在默默地想——及起來時，則又拿起詩本高高地吟上一首二首。

這人在今 之世上也許是 少有的一個。他不阿私，存心正直。他需要快樂，然卻不是聲色狗馬之好，祇若有知書

識禮的子弟於願即足。家業零替，固亦令他多少傷心，然他的才幹偏又不適於操持家務，就如紅樓夢上的賈政一樣，僅僅是一溫厚長者！

秋已深。草木黃落，鴻雁南歸。二先生此時的心就更多淒涼處了。他一想兒子在外久已未滙錢去，就覺到作父親的責任又有許多未盡。縱然兒子似亦頗懂事故，來信不提窮困，猶殷殷以老子爲念，且說到自己是怎樣好，一切皆不必家裏操心，可是因此這人的難過反更多一點，他想：

「這孩子一定是怕我着急的。」

二先生一想，不禁又將眉毛深深地縐了一下。那作侄子的照例又問：

「二大，你怎的了？」

二先生原亦想照例將話支開，不令這孩子聽煩愁事，可是也許這回他的悲哀更多一點，不能自已，故未能將顏色改換，却是長長的一嘆。

「你說呀，二大，是怎的了？」這又是孩子問的。

於是二先生說了：

「唉，你還小，正是快樂時候，我不該拿不高興話來敘你聽，可是……」

在他一遲疑時孩子就又問：

「可是怎的？」

「咳，你還小——玩去吧。」這人竟又不說了。

「不行。我小怎的？就不能聽？」

這孩子一說話就好用「怎的」這兩個字，故態度顯得更天真可愛得多。二先生一見這，心中就更覺得酸。想起自己小時家境還好，從未受過委屈，比自己再晚一輩的這眼前孩子，論聰明或不下於自己，然在這童稚年齡時即將家事傷其太樸，這是何等慘酷的事？自己並不必亦無需眷戀過去的豪華，可是在教養幼年人的能力上則不能微缺，現在已居然到此凋零地步 ，來對小小人敘說苦楚，這情形是多可憐？二先生萬感交集，幾乎掉下眼淚。

「二大，你到底怎的？」

「我想起你們這羣孩子來了。」

作侄子的終是年歲尚小，不懂想起孩子伯父即難過的原因。家不好，他知道，然與孩子有何關係？不是伯父常說喜歡這羣孩子嗎 ？ 怎麼想起來倒要縐眉？故牽着老人手說：

「大哥，分家了，不管他。二哥在北京，也好好的。想起怎的？」

「年月這樣沒有出項，你們怎麼念書？」

孩子聽這話想起了大哥來：從前領着他玩，現在分家了就誰也不顧，未免有點憤憤，即說：

「大哥真不好，誰都忘了。他能賺錢，就出去過！」

二先生不欲孩子們在心裏對兄弟種下惡感，故趕緊說：

「孩子話！他賺錢還得養活你大娘和嫂子呢，那有富裕？不要這樣說。」

「不說他，就不說他 。二大，別愁。二哥過年畢業，教我念書 ，也不晚。我畢業好養家。」孩子說時仰着頭看伯父的臉。

作伯父的見孩子如此知道好歹，微微笑了。 於是他又作許許多多的夢：想到兒與侄皆長到如他們的哥哥那樣大時，他又將有極溫雅的年青人在年節時環坐身側，陪他說話，談點詩，談點文章，談點文人故事，如杜甫將兒子餓死之類。家庭中無一俗人，縱不富有，但得溫飽亦即足慰晚景，那時候，他二先生即極滿足了……

說起來二先生是够可憐的：他什麼不求，什麼不好，祇是希望兒輩能給他安慰，可是偏偏這也不能。世上固不缺少對子弟希望的人，然那是又一類；他則是天生下即喜歡一點團圓歡樂，家計勿寧再壞一點，那也行。自己的享受，他並不計議到許多，可是孩子們的教育則不能馬虎。現在呢，即此亦生問題了。他有時亦未嘗不想大侄能這麼幫他三年四年也好，然這意思是得出自那年青人之心願的，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在人前作乞憐態。論產業，他還有一些，但即變賣亦變賣不出。世亂毀損到他這樣的家庭，中等之戶，那個不是一籌莫展？且時事壞好似人心也壞一些，負債的皆不肯償還，貧窮的同狡黠的則又皆揭竿而起，殺人越貨，他心存古道的二先生怎行得了？

各處皆非太平景象，盜賊蠭起，人心不安。二先生從前還想所謂事變也不過就是臨時的事變，不會繼續到多久，國家一定有處置方法，未必即舉手以贈土奉人。但到現在他已明白這念想爲錯誤了，强梁寇人且有組織政府模樣，無疑地將來教育事業也要被摧毀的，他一念及侄子的前途不禁不寒而慄！他想：「國家完了，難道教人心也皆死嗎？縱一般人心已死，難道教吾家子弟也同歸於盡嗎？」故他認爲侄子再讀書時是非到關內不行的了。然而錢呢？知否明年不比今年更壞一點？

此時那作侄子的正由他屋進來．口中念着杜甫「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的詩句，到伯父面前即說：

「二大，到春天，再念這兩句，那就更和我們一樣了。」

二先生凄然笑了。而這笑，是比哭更苦的。他覺得這孩子實太可憐，看什麼皆是可造材，然偏遭逢這不幸時代，生在這式微門戶，家事的漸窘他已懂得，而國事的蜩螗他亦懂得了。按道理，這樣幼小的孩子，正該以好環境好教育來培植他的身心，然在現時，這兩者已皆不可得！這個時候的多數年青人生下來即爲受折磨的，二先生想到這一點就更覺慘了。他說：

「好好用功吧，過年到北京去，同你二哥在一起。」

「不是二哥念書還沒錢嗎？又加上我！」

二先生之說那話，原是爲太愛這孩子，現在一被人提到實際的情形時，他

亦歸意識到己言之未必實踐，徒騙這孩子了。他極想怎樣才可以有生財方法，然而皆不行。經濟狀況已爲敵人以礮彈同城壘一起轟碎，找錢决不如找死尸那麼容易，到處皆有。至於說作點事，以自己聲望，當不是難事，可是勿論自己年歲已稍稍老點，即或正在年輕，子弟猶不肯令之就讀此土，難道自己即躬爲虎倀嗎？他終於又廢然說：

「唉，二大現在想作教員去也不行了。」

因爲話的含義似深一點，不能爲作侄子的所盡明白，然以有「作教員」三字，令他想起另一件事，即說：

「二大，是不是大哥念書時，我們家裏不好，你作過教員？」

這作伯父的不直接答，却說：

「現在不是那時候了！」

二先生近來看到侄子，皆是又歡喜又憂愁的。這種不同情感的交織，已成了摧毀這老年人的因素，人原是非常的瘦，故這些日子就更憔悴許多，望去如一顆杈枒老樹。同樣年紀的人，在這時候正該是發胖時候，好肉好湯培養到身體，而心則又祇計算一點享樂的事，在他們滿面紅光是頗有理由的。然而基於上面理由，二先生的瘦也正不無原因，少停，他又伸出白細的手拉侄子說：

「走，到外面走一走去。」

門口是一行柳樹，溝渠中秋潦積水未乾，現已結薄薄的冰了。霜葉滿地，微風過處，沙沙作響，多少又助人一點凄凉，原野中一望無垠，時有一二條野犬走過，將尾巴夾在股裏，因爲近日風聲不好，說是匪人離這祇有二三十里遠近，說不定就在日內到來，故行人亦極稀少，皆躲在家裏埋藏東西，或早幾天即跑到他處親戚家裏，預備逃難。祇見遠處小小河流沿岸還有二三藍縷孩子在那里拾取燒柴，二先生指點着對侄子說：

「窮人是沒辦法的，不那樣，也許晚間就煮不熟飯。」

孩子沒說話，樣子顯着有一點默，好像想什麼事。二先生也並未注意到，看着已起了風，故即又回屋了。

家中正皆忙着收拾東西，預備藏在什麼處所。孩子見伯母正疊着舊樣子的鮮麗衣服，於是即問：

「二大，這是誰的？」

二先生就答說是自己的。觸物傷情，摩挲一會，一種沒落的悲哀又來在他的心上，孩子又問幾句話皆未聽見，連着呼幾聲「唉」，於是又將被蒙頭臥在床上了。

作侄子的見這樣子，心中發悶，想到方才見的幾個拾柴孩子，似有所動，亦即走出去。二先生起來時久不見了侄子，問家人亦皆答不知道。他原相信這小小人萬不至同年齡相等的出去打架吵嘴，作野蠻行動，但家中沒有，又是到那裏去？心放不下，故放下尚未成癮的烟即走出去。剛到門口，見那小孩子背負一綑茅草方走了來，二先生見這心幾乎裂了，孩子之意外舉動，使這人受意外刺激，他想不起多的話來，眼淚已掛在臉上，邊打掃侄子身上的塵土邊說：

「我們家還不等你拾柴燒呀！」

抗戰（五）

——「生命線下」第一聲——

含沙

施瞎子說到這裏，一口氣接不上來，台下的一片吼聲乘隙而出：

「打倒日本鬼子！出這口氣！」

吼聲過去，施瞎子又繼續他的報告；他說他感到馬隊長的第二種缺點是太直率，不知道用手腕！說是他們剛拖到熱河來的時候，光棍兒要來收編，並且答應不撤散他們的部隊！祇要歸服他，受他的提調，不然的話，就要解決他們！他說他們都主張暫時歸服光棍兒，但馬隊長却反對，他說光棍兒已經很明顯地在勾結日本，他正想多招收些人來發展他的勢力，好去向日本要名義，他說我們再逼得無路可走，當土匪都行，不能去給賣國軍閥當工具！這樣一來，……。

「打倒賣國軍閥！」狂大的吼聲爆發出來，壓着了施瞎子的報告。

「就是最近」，施瞎子換過一口氣，又繼續報告下去，「使我很感到馬隊長的第三種缺點，是他太相信人！他雖是有過這樣多的越歷，他的思想雖是這樣清楚，他好像還不知道人這東西是險惡萬分，是什麽卑汚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來！我們不祇警告過他一百遍，恐怕他太激烈，是不免要招那些狗的忌恨的，勸他要隨時提防着，謹防別人的暗算，但馬隊長却滿不在意，就在他遇難前幾個鐘頭，我都還勸過他，他竟這樣就死了！……。」

施瞎子滿腔的悲哀湧塞了喉管，眼鏡框下一顆顆的淚水掉下來。

「打死走狗！槍斃漢奸！」

又是一陣吼聲經過，施瞎子率性就一邊哭一邊嚷，在台口上跳：

「……他就在臨死的時候，都沒有一點兒悔意，他的眼珠都在翻了，口裏還不住地在說他這樣死是死得痛快，他還說他這時死了更堅定了一般弟兄們的心！」

「槍斃兇手！爲馬隊長復仇！」

熱狂的吼聲壓着了施瞎子的悲嘶，最後，他又勉强支持着呼喊：

「……可是，他這樣死算是痛快嗎?!這時是需要他死嗎?!要是他不死，我相信我們一般弟兄的心仍然是很堅定的！他死了，無論怎樣是我們絕大的損失！我們在這時不僅要給馬隊長一個人復仇，我們要替成千成萬的像馬隊長這樣遇害的民衆復仇！我們要替幾萬萬被日本鬼子和他的走狗壓迫着的中國人們復仇，我們要有馬隊長的精神，同時要

注意到他的缺點，要這樣，才對得着馬隊長，馬隊長才不是白死！」

「馬隊長精神不死！」

「槍斃兇手，爲馬隊長復仇！」

這時，施瞎子退在一旁去揩眼淚和汗水，接上來的是一片呼聲，吼聲，甚而至於還有哭聲，整整地繼續了幾分鐘。

突然間，吳大隊長不待邀請就跳到台口上來，下邊的羣衆霎時就吼起一片噪雜：

「請大隊長立刻交出兇手來！」

大隊長的臉皮上沒有笑紋，脹得透紅；他好像很鎮靜，等到噪雜過後，用盡他的全力在那兒吼。

他說他對於馬隊長的死，實在很痛心，他現在是「欲哭無淚！」接着他就嘖了很多的馬隊長的功績和好處出來，說是沒有一個隊長趕得上他的！所以他認爲馬隊長的死是整個的保安大隊的損失！他說了很多抗日的理由，態度和言詞都顯得非常激烈，在每一節段他希望着下邊的羣衆響應，但所得到的祇是一片沉寂！最後他表示，說是他是大隊長，他對於這件事情自然要負責任，要是幾天以後弄不到一個水落石出的時候，他不但願意受一般弟兄的裁制，他自己也是不甘心的！他說他希望一般弟兄在事情還沒有結果以前，不要操之過激，在這種大敵當前的時候，不要在自己的內部就惹起裂痕！他說要是大家能夠替他想，給他時間，他一定可以對得着大家的，他一定要爲馬隊長報仇雪恨！他說要是大家實在不能原諒他，他祇有任憑大家來處置！他看着羣衆沒有響聲，立刻他就提出了就在今天把抗日會組織起來，他還要歡迎朱黑痣和曹大脚板到白岔山來組織義勇軍。

對於大隊長的意見，祇是幾個隊長和第一支隊少數的人響應着鼓掌，一般羣衆都沒有什麽表示；不過，這樣的情形已經使得大隊長滿意地退了下去；接着就是幾個隊長的講演，語氣都很緩和，這更適合了大隊長的意味。

最後還有一些弟兄自動地跑上來講演，但都很簡短，並且有的也說不很清楚；還有的對於大隊長提出了一些要求，他都一概接受；於是一股惡浪漸漸地平靜下來。

散會的時候已經將近黃昏了，當場就由各分隊選出抗日會的代表來，並且組織起宣傳隊，從明天起，出發講演。

十六

王戰標他們回到關帝廟的時候，天色已經黑盡了。他剛回去就聽到値日的報告，說是在西山嘴放步哨的鄧班長打發人回來說過，他們在山頭上望着遠遠的有一大股人馬正往白岔山開來。正在說，鄧班長又打發人回來報告，說是朱黑痣的隊伍已經到了西山嘴，並且帶回

來了一封給吳大隊長的信，要他赶快去見大隊長請示。

大家得着這種消息都高興得跳起來，王戰標立刻就去找到唐隊長，一塊兒到大隊部去。

他們見到了大隊長，王戰標把信交上，簡單地報告了以後，大隊長很客氣地讓他們坐着，在燈下看信。他的臉上迅速地起變化，紅一陣白一陣，所有的笑紋完全消逝了。

「想不到朱黑痣來得這麼快！」大隊長把信看了，扔在一旁，回過頭來向着唐隊長，「朱黑痣同我們到還有些交情，祇是這樣突如其來，一時恐怕不很好安頓，唐隊長，你看怎樣回答他才好？」

「他的信是怎樣說的？」唐隊長的反問。

大隊長又伸手去把那封信拿過來，「信上到沒有什麼，祇說他的勢子太單薄，他到白岔山來無論幹什麼他都爲我們的馬首是瞻。祇是在這個時候，他實際上是一種什麼意思，誰說得定！」

說着，就把信遞給唐隊長；大家都默不作聲，大隊長鎖着眉頭等候對方的答覆。

「我看大隊長現在暫時回答他，我們待一會兒再來討論好了。」

「那就這樣，」大隊長的眼光忽然轉向王戰標，「王隊長你馬上就去跑一趟，我這裏寫一封信，你去見到朱司令，就說我們很歡迎，我們今晚上就把他們的駐處找好，明天就親身去歡迎他進來。」

大隊長說完立刻就叫師爺來，把應該怎樣措詞的意思囑咐了他，叫趕快把信寫好、轉身過來，又把唐隊長拉到另一間屋裏去了。

一會兒，大隊長同唐隊長出來，把信交給王戰標，又囑咐一翻，唐隊長就留在大隊部，王戰標獨自一人走出去。

他先回到關帝廟，一碰頭遇着魏克和趙得勝也轉來了。

雖是才幾天的經過，他們大家都感到滿肚子的話說不完！魏克說是他們一到西山嘴就知道了這幾天來的變動情形；提到馬隊長被難，大家又是一陣的驚叫和怒罵；說到一般弟兄們的情緒，他們大家都忍不着互相抱着跳起來。

「太好了，這些弟兄太好了！」

過度的興奮使得魏克掉下淚來，另辨不出是歡欣還是悲傷。當時，他們又說出朱黑痣那面的態度和幾天的經過。

說是他們到那兒的時候，看到朱黑痣表現得很激烈，他們就把這面的一切情形毫不隱諱地說出來了。說是朱黑痣完全聽從他們的主張，把隊伍扯到白岔山來，再看吳大隊長要是不改變過，就把他幹了再說。並且說是曹大脚板那面已經聯絡好，也同朱黑痣的隊伍在一天

出發，算起來明天無論怎樣是要到的。又說是錐子嘴的東亞聯軍有漸漸地向這面開動的模樣，所以他們還是沒有把猴兒坑放棄，留下了郝金剛帶幾十桿槍在那兒把守，要是將來猴兒坑實在保不着的時候，這個地方也要另找出路才行。

王戰標要忙着去見朱黑痣，所以他們不能久談；可是，這時魏克還要提出他的意見：

「抗日會既是組織起來了，就在今晚上把標語貼出去，歡迎抗日部隊，歡迎抗日義勇軍，歡迎抗日將領朱司令和曹司令。」

對於魏克的提議，王戰標立刻就指定黃青庭去辦，他同魏克起身去西山嘴見朱黑痣，趙得勝就留下來辦抗日會的工作。

「你去見着朱司令的時候，可以盡量地把一般弟兄表現給他知道。」

魏克又忙着向王戰標祝咐，他們牽過兩匹馬，一塊兒走出了關帝廟。

恰巧今天推選出來的各分隊的代表就在今晚上要在火神廟開第一次會，第七分隊的代表是黃青庭和鄭明山，可是鄭明山在西山嘴，不能去出席，黃青庭要拉着趙得勝去。

「我又不是你們隊裏的， 那怎麼成？」

趙得勝顯得很遲疑，但黃青庭却拉着他笑：

「那你就算我們隊裏新招進來的就是了；沒有什麼關係，幹這種事情誰還有什麼說的。」

裏的事情就交給第三班的胡班長，黃青庭和趙得勝到火神廟去。

第十一分隊的分隊長是胡文海，他是學生出身，在過去，他的態度不很明顯；自從一般弟兄吼出了抗日以後，他在隊裏做了不少的工作，於是他同一般弟兄的隔膜才跟着他的努力漸漸地打破；馬隊長的事情爆發，一般的情緒鼓動了他！尤其是今天的追悼會，他的熱度湧到了沸騰點；他能夠寫宣言，他能夠擬定標語，他還能夠分析許多的問題，他們隊裏那些傢伙——如劉扁嘴唐春山他們那一批——雖是再跳得起勁兒，這些事情還是祗有他一個人才辦得到！

追悼會開完以後，他就忙起，在亂哄哄的噪雜聲中，他的筆沒有離過手！

黃青庭他們到了火神廟，各分隊的代表還沒有到齊；趙得勝被介紹以後，他們才知道朱黑痣的隊伍已經到了，立刻就湧起了一片歡呼，劉扁嘴和唐春山好像發了瘋，抱着趙得勝亂跳。

「啊，怪不得隊長又到大隊部去了，」胡文海離開桌子，走了過來，「大概就為這件事情，大隊長又要開會來對付。」

「管他怎樣對付，」黃青庭很氣盛

地說，「我們有了抗日會，我們要歡迎，我們抗日會去歡迎！」

「對！」唐春山接着說，「待一會兒我們開了會就去歡迎！祇要是抗日的就是好弟兄！」

十七

次日絕早，正當朱黑痣的隊伍在一片歡迎聲中開進白岔山的時候，曹大脚板的前頭部隊也到了西山嘴。

這些部隊的駐處，經過大隊長的分配，把第五支隊調到街上來，分駐在幾家民房內，朱黑痣的全部就擠在娘娘廟。曹大脚板却又太不客氣，沒有等到大隊長分配駐所，就長驅直入地開到了正街上。

這樣一來，所有的房舍立刻變成了兵營，大街小巷都擠得水洩不通；這兩部份隊伍給一般老百姓帶來的是忙亂，恐怖，大家都感到一種大變動快要襲來了！街上的生意完全沒有了，街沿上搭滿了的是鋪板，地上撒下一堆堆的亂草，人們躺着的，坐着的，站着的，混合着各種噪雜，更顯得情形的紛擾。

曹大脚板打起義勇軍的旗幟，號稱兩師，其實還不過一千多條槍，可是在這幾個部隊當中，他的勢力要算是首屈一指了；至於朱黑痣的人數和槍支都給保安隊不相上下，仍然用的是靖國軍的旗號。

吳大隊長這才感到了無法支持，他知道這種局面再也穩定不下去了！他想不到事情來得這般快，他怕看到目前的變化，他怕想到將來的結果，要是有什麼變動發生，不但整個的實力不是別人的敵手，就是自己的內部都無法指揮了，精明的吳大隊長在近日來深切地感到的！

至於各支隊的隊長，除開第一支隊的向隊長，本來都是沒有什麼一定的主見的，可是，最近兩天，他們看到下邊的氣燄那樣盛，感到很大的威脅，尤其是聽說朱黑痣同曹大脚板的部隊開來了，他們立刻覺着自己的地位太危險，要是一有變動，還站得着脚嗎？

可是，險惡的情勢已經迫到了目前，他們沒有力量拒絕朱黑痣同曹大脚板的隊伍開來，他們沒有辦法阻止別人的野心的實現；到這時，吳大隊長已經感到了他過去的計劃完全失敗，他不得不變更策略，另覓途徑來消滅當前的危機。

惟一的路是祇有完全放棄過去的主張，同他們採取一致的行動——組織義勇軍！

然而，大隊長剛剛說到這兒，向隊長却又馬上提出了種種的困難：

「要是我們這樣幹的時候，他們未必會相信；並且的時候……錐子嘴那方面的關係就算完全斷了！還有要是他們一定要我們把兒手交出來，那又怎去對

付呢？」

對於這些問題，大隊長立刻就很詳細地給他解答；他說錐子嘴那邊沒有多大的關係，實在最重要的是設法保存這部份力量，祇要能够維持下去，將來無論在那方面去找關係都是不困難的；他說現在最困難的是自己的內部，祇要能够設法打破過去的種種隔膜，那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他又說，據他知道的，朱黑痣和曹大脚板並不是怎樣地合得來，祇是一時的勢子逼在一條路上來，並且朱黑痣的力量又顯得單薄，他對於曹大脚板總不免要提心弔膽的；他說他同朱黑痣過去還有點兒交情，祇要去把他拉緊，說是實在弄得不對的時候，保安隊全部份都願意歸服他節制，他空手就得這一大部份力量，還有不樂意的嗎？要是曹大脚板有什麼意見的話，這兩部份聯在一塊兒來對抗他，不然的話，也可以保存下去。話雖如此，困難還是有的：

「最要緊的是設法把弟兄們的隔膜打破，不然的話，恐怕我們自己內部就要動，那時不但我們的力量沒法保存，恐怕誰都跑不脫身！」

又經過許久的沈吟和討論，大隊長才把他的具體辦法吐出來：

「現在爲了要保全我們大家的生命，保存這部份勢力，必得拿一個人來犧牲！」

問題明擺出來集中到溫鐵牛個人的身上，不管向隊長再怎樣感着爲難，事情還是祇有這樣決定下去！

當曹大脚板的隊伍開來的時候，保安隊的各支隊都集中着擠在大隊部附近一帶，所有的地方都讓了出來。當天下午，就在大隊部的大門當前的大場裏，舉行歡迎大會。

開會以前，各隊都陸續到齊了，第一支隊還是溫鐵牛領來的，向隊長因病未到。不一會兒，朱黑痣和曹大脚板的部隊也開來了。

這次的主席是吳大隊長，宣佈開會以後，他報告他歡迎的意義；他說他一向就是存心與倭奴不共戴天，祇怕沒有機會來盡他的「保土安民」之責！他說正在大敵逼近的時候，熱心抗日的朱司令和曹司令都來了，祇要站在抗日的意義上是極表歡迎的！他說朱司令和曹司令雖是不是正式軍隊，但他們的弟兄是最有紀律的，無論開到那兒，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歡迎的！最後地宣佈，他立刻就要把他的保安隊改編成義勇軍，同朱司令曹司令澈底合作，抗日到底！

接着是抗日會代表施瞎子跳上講台致歡迎詞，最後他又提到了馬隊長的被難，他說馬隊長是最初主張歡迎朱司令和曹司令的抗日部隊來白岔山的第一人，想不到在這樣熱烈的歡迎大會上沒有馬隊長參加了！

「槍斃兇手！爲馬隊長復仇！」

「肅清漢奸，鞏固抗日戰線！」

就是新開到的部隊也跟着吼起來了。

「現在大隊長旣是表示堅決抗日，我代表抗日會要求大隊長立刻把兇手清出來！」

施瞎子退下去以後，大隊長請出曹司令來講演。他的身批太胖，好容易才爬上了講台，從他動身上去，一直擺到台口，鼓掌聲繼續好幾分鐘。他開始說話好像很困難，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地吐出來，幾句開場白過去，又停頓了十幾分鐘，大家都等不耐煩的時候，他好像發了瘋，破口漫罵起來。

他罵日本鬼子，罵軍閥，罵大老官兒，罵漢奸，罵完了以後，又停頓了十幾分鐘，忽然笑了：

「我兄弟今天太樂了，不會講什麼演，總之，我們決定要同那些狗王八羔子的拚個你死我不活！」

完了。曹司令又在鼓掌聲中慢慢地爬下講台，接着就是朱司令的講演。

大家想不到的是朱司令講演以後，特別爲吳大隊長表白一翻；他說他自來就很知道吳大隊長是很有點血性的人，不過在他們的隊伍還沒有開撫的時候，因爲所處的地位關係，有些事情是不能辦到的。他說他相信吳大隊長對於馬隊長的事情一定有個辦法，不過在他還沒有弄實在的時候還不便公布出來，這是要大家耐着性子等着看的！

散會的時候，吳大隊長跳到台口上來，撕破喉管領着呼口號：

「歡迎抗日將士！」

「歡迎熱心抗日的朱司令和曹司令！」

「一切抗日部隊！聯合起來！」

「誓死爲國守土保護老百姓！」

「打死日本鬼子！」

等到吳大隊長領着呼完以後，羣衆又接上了一片吼聲：

「槍斃漢奸，鞏固抗日戰線！」

「槍斃兇手，爲馬隊長復仇！」

散會以後不久，又是一件出人意外的消息傳出來，就是大隊長把溫鐵牛扣了起來，據說已經查出實據，馬隊長是他害的，說是還與向隊長同謀，但向隊長已經畏罪潛逃，大隊長一方面是「撤職査辦，」一方面是「懸賞通緝！」

就在當天晚上，吳大隊長又同朱司令曹司令他們開了一次三頭會議，決定從明天起！一律改換旗幟，總稱爲「熱西抗日義勇軍，」曹司令爲第一路，朱司令爲第二路，吳大隊長爲第三路；並且招收各地的部隊，分配着布置抗敵的陣線。

一九三四，九一八紀念後十日

寫成於北平。

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目錄總索引

（題下數字表示期數）

一　一週簡評

二、通論

(甲)國際

(乙)政治

三、記載

(丙)戲劇

(丁)詩・曲

十五　國內外大事述要

(國內)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目錄總索引

十六、論評選輯

十七、時人彙誌

十八、補白

原文献残缺